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第 5 冊

DUXIU.COM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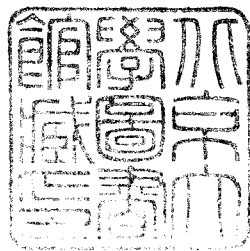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5 册



第五冊目錄

孟子年譜	一
孟子編年	四三
孟子年譜	二〇九
孟子年表	二五九
孟子年表・考	四二一
孟子年譜	四九七
孟子年略	五二九
莊子年表	五八五
屈原年表	六一一
荀卿子年表	六一三
韓非子年表	六二七
先儒年表	六三五
賈太傅年表	六五七
董子年表	六六五

孟子年譜

太原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予觀之信辨博然意謂猶

有舛誤暇日無事輒取史記六國表參以他書著此卷以補

閻之闕孟子生卒年月本不可知留青日札聽雨紀談所載

周東理四書典故辨正又列史記索隱云孟子卒於周其畧

可知者某年有某事而已閻書名曰生卒年月考無當也既

正其失輒改題曰孟子年譜云爾嘉慶二十一年冬十一月

上元管同識

太史公作孟荀列傳謂孟子始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見惠王而遂退而著書其言畧且舛矣宋蘇子由作古史言

之稍詳而於游齊梁之後先乃仍其誤至閻百詩生卒年月

考始漸明焉其說曰孟子鄒人晚始游梁繼事齊為卿久之

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乃之滕道不行歸而著書
七篇百詩所言亦惟游齊梁之次不舛耳其他多出臆斷而
實不盡然以予考之孟子首至之國今誠不可知而見於其
書者則莫先於宋是時宋君蓋辟公剔成而王偃猶未立去
宋之後不知其適他國與否而旋乃歸鄒歸鄒而之滕見文
公然後適梁見惠王襄王而又之齊見宣王焉其曰仕齊為
卿喪母葬魯復反於齊固皆是時之事矣然宣王終不能用
而孟子一去齊其後再至則所值者湣王而非宣王也既事
湣王不合而再去再去之時魯平公始立而孟子乃再至魯
云凡此皆以史策之事合之七篇而約畧可見者也當孟子
之去齊也其書稱致為臣而歸百詩謂久之歸鄒亦是也然
是歸也則未見其必為宣王時至於宋偃稱王而孟子復在

宋此其事固當湣王時矣然於再至魯之先後則又不可決
知夫考古事者不宜畧不宜疏而尤不容以意斷今百詩之
說謂孟子於宋齊但見宣王王偃斷至魯於宋後而又謂其
終乃之滕夫豈能皆得其實也哉予既以史策考孟子斷
其可知而闕其不可知者因又撮其大畧於前使覽者易以
觀焉

孟子鄒人為鄒國之鄒而非魯耶邑之耶固無庸辨然其喪
母乃葬魯說者謂太公子孫五世葬周之義斯亦無徵之臆
說耳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初不當
屬魯意孟子本鄒人當喪父時是山陽猶為鄒地而其後適
為魯取焉周公以來必合葬杜氏之墓在季武子寢西階下
入宮而合之况其地之僅入他國者乎此喪母之所以必葬

魯也春秋以後列國交爭苟壤地相接則朝秦暮楚地有不
能專屬者矣故孟子生為鄒人而葬母則於魯地吾因是思
之孟子於諸侯非禮聘則不至其晚而至於魯為邱墓之寄
於魯焉爾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謂來見此明孟子在魯樂
正子勸君使見之而豈魯之能聘孟子哉魯不能聘孟子而
謂孟子往就之哉故知其至魯者邱墓之情而非如適齊梁
之比也而百詩直云以樂正子故至魯夫豈其然矣

太史公謂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而趙注孔叢及索隱引王
劬併謂孟子親學於子思朱子兩存其說而未能定吾以為
是不難定也蓋嘗考之孔子世家載子思年六十二夫子思
逮事孔子而下為魯繆公臣據魯世家孔子卒於哀公十六
年後十一年而哀公奔越下歷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

年而繆公始立然則繆公之立距孔子沒已六十九年與謂子思年僅六十二者大不可合矣然太史公於孔氏子孫自伯魚至孔忠皆記其生年是固與孔安國游得於其家親說者必無誤而記魯之年徐廣謂自悼公以下悉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則其言固多所牴牾未足據也設必如年表魯世家說則子思縱仕於繆公元年距其事孔子時已七十歲孔子沒時子思年當一二十則是子思年八九十而後始為魯臣也何足信哉然則子思之年必如孔子世家之說今考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下逮顯王三十三年孟子至梁之歲為一百四十四年子思之年六十有二設使孔子卒時子思年十歲耶則其卒當在考王十三四年間去孟于游梁歲九十矣如其年已二十歲則其卒去此且百歲矣當孟

子游梁其年固已老矣然要不過五六十間故其後二十餘年及見燕人之事畔與魯平之立蓋其年七八十時也使其及事子思則游梁年過旄期數十歲而其後二十餘年尚復游於齊魯乎由是言之孟子之生與子思迥不相及彼諸人以為親受業者何其妄哉夫趙岐注孟子於複壁之中其言固多舛誤若孔叢則固後世偽書朱子謂其平白撰出而王劭者特據之以為說焉耳曷足信也要之孟子之學則正出於思曾其曰私淑諸人人必子思之徒無庸議者荀卿亦曰子思倡之孟軻和之太史公之說夫必有所受矣

姚姬傳先生九經說曰伯魚之年五十而死則未知孔子之十九生伯魚六十八而喪之耶抑二十生伯魚六十九而喪之耶然必可知者當孔子反魯之後與顏子之死差先焉爾

故淵死以荅顏路請車為槨之不可也同按伯魚之死先孔子五六年而其生又有出妻之事然則孔子之沒時子思之年至幼亦當七八歲矣其生去孟子游梁蓋一百五十餘年矣

太史公記魯事於元公繆公之年特難依據不獨與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者自相畔也按檀弓陳莊子之死赴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陳莊子者即史記之田莊子白田常之孫太公和父名為齊臣實則齊君而魯之強敵故縣子以為交政中國而畏而哭之也而史記載莊子相宣公其卒當魯元公之世逮至太公和立取魯之邾時猶屬元公而明歲始為繆公元年焉夫檀弓之書蓋魯繆公稍後人作記當時事必無舛誤彼莊子者安得死於元公之時哉吾謂元公繆

公之後先史文互舛蓋當云悼公三十七年卒而繆公立繆公二十一年卒而元公立田莊子者卒於齊宣公之四十五年實魯繆公之十八年爾如此則與檀弓之文適相合矣若今本史記元先於繆不知太史公書本誤耶抑後世傳寫之譌而於二公互易其字耶要之以檀弓徵之則知史記之文之必互舛矣子思之年六十有二使年表魯世家如予今所定則繆公元年距孔子沒時僅四十八歲子思為臣正可相及固至確而無可疑矣而因是推之繆公十一年陳莊公卒前一年齊伐魯葛及安陵是年齊伐魯取都後二年齊又取魯邾豈非孟子之書所謂魯繆公時魯之削也滋甚者乎吾益知檀弓之言之必可信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載毛詩譜云毛詩出自子夏授高行子高

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好子授河間人大毛公
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
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
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同按王伯厚困學紀
聞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是詩序及孟子所謂孟高子
者也吾疑孟子之高子其前後恐必非一人高行子受經于
夏其年輩宜先於孟子其論小弁曰固哉高叟之為詩雖譏
其固而尊稱曰叟疑其為是人矣今毛詩絲衣序猶載高子
一說以為祭靈星之詩其固亦可見要之此高子不必與孟
子同時且相見也若他篇高子以告孟子謂高子今茅塞于
心意徑辭直此為師者責弟子之辭豈施於年老長學士之
辭哉古之人以子為通號雖一書不嫌同稱檀弓於參申併

曰曾子何獨於高子而必欲一之若孟仲子者事別無可稽
據詩譜則仲子受詩李克且再傳而得荀卿卿是亦通儒而
說孟子者未嘗一引及何也予因譜孟子年而特附見之
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
也閔宮傳引孟仲子曰是謀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
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
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

周安王二年

徐廣曰元年庚辰
則是年為辛巳

六國表曰魏文侯二十五年 魏世家曰子擊生于縈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六國表曰魏武侯元年

一古同公餘或本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烈王元年

徐廣曰
丙午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元年

七年

顯王元年

徐廣曰
癸丑

六國表曰魏惠王三年齊伐我觀津 田敬仲完世家曰敗

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

按惠王東敗於齊非一事觀津一也桂陵二也馬陵三也太

子申死於馬陵之敗事在秦取少梁後而觀津之沒當惠王

三年事實居首故惠王敘喪敗事特先言齊而後記喪地於

秦之事焉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獻公曰秦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六國表曰魏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闕百詩四書釋地曰惠王九年秦魏戰於少梁虜魏太子此
太子即名申後死於濟者滎非惟不仁且不智矣同按少梁
之役秦本紀魏世家皆云虜公孫痤耳惟六國表以為虜太

子實語之譌戰國策惠王起境內諸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
公子理之傳曰太子年少不習於兵是時上距少梁之戰二
十三年矣使少梁時太子已將兵度其年必已踰二十而馬
陵時猶得謂之年少哉夫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恐不
勝而至驅子弟以殉之則不仁且不智矣而安問所使之何
如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六國表曰秦孝公八年魏惠王十七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
七千取少梁

朱子以喪地於秦為秦取少梁不誤而云後魏又數獻地於
秦則襄王五年後事闕百詩嘗辨之矣然考少梁故城在今
陝西同州韓城縣南東有繁龐南有郃陽少梁偏處其間疑
不得有七百里及讀商君傳秦孝公遣鞅代衛襲虜公子印
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然後知惠王之時魏
果有獻地於秦之事第一割而非數獻耳魏之河西自臨晉
今同州元里今澄城郃陽今郃陽縣少梁諸地皆是又迤北至膚施今
德州則為上郡意秦取少梁後魏自上郡以南悉割以畀秦是

以喪地之多至七百里蓋自是而魏之邊險失矣

魏之地兼有河東河西河內河外約而言之龍門以東據汾

為河東今汾蒲吉龍門以西濱洛為河西今同符太行之南

殷虛為河內今彰德衛輝太華之東魏畧為河北外今陝自

惠王七年秦取少梁而河西首動然濱洛者未全失又襄王

六年秦始取焦漢志宏農郡陝縣有焦十二年始使張儀伐

取陝則是時河外尤安然也矣而惠王於移民移粟第言河

內河東豈舉內以包外舉東以該西與抑其時去安邑而都

大梁惟於近國都者加之意而河北河西不復措意與世之

學孟子者皆未嘗言及何也

十六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十八年齊威王二十六年齊敗魏桂陵魏

世家曰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 戰國策曰
邯鄲之難楚使景舍趙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澁之間

按南辱於楚宋子以昭陽之役當之此襄王十年之事非惠
王也闕百詩之說當矣然百詩遂謂事無可考則於明見國
策者而遺之國策楚取睢澁之間考之時當惠王十八年此

正南辱於楚之事耳

包少東廿馭
補皆同此說

睢水者本汴水分流自陳

留東至杞縣北而後東入睢州澁水即渙水亦自杞縣東流
而後經乎睢州之境是時魏地有雍邱承匡等正今杞縣睢
州之地故睢澁之間屬於魏焉非宋地也

宋子庭四書釋地辨証曰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
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
志屬河東郡為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為趙西為秦南為楚次

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
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
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為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南
辱於楚不云喪地也與後破襄陵為二事同按此說自可通
然睢澁之間明見國策不可云不喪地也

十七年

秦本紀曰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降者降其人未得其地也至秦昭王二十一年魏始納安邑
距此五十餘年矣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六國表曰齊宣王辟疆元年

史記是歲齊威王薨子嘗考孟子於諸國首游宋次適滕然後至梁見惠王或疑無據不知以薛事徵之蓋可見也按史記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齊薛索隱引紀年則曰齊湣威王封紀年本妄書不足據而此則視史為獨信矣何以言之國

策胤辨為嬰說宣王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然則嬰之封薛誠遠自威王不得謂為湣王之世也夫齊不滅薛則不可以封嬰而文公與孟子言時始將築薛則知孟子至滕必在威王之世而未見梁惠之先矣而其書稱滕文公為世子過宋而見孟子是知孟子游宋又在至滕之前此於事無可疑議者以年表考之齊威之七年當宋辟公元年其十年當剔成元年孟子之至宋則未知為辟公與為剔成與要之此在宋與後與戴不勝語當君偃稱王之日者非一時矣或曰問百詩謂是時薛滅已久蔡者如城虎牢逼鄭之類子不取其說而必從朱子何也曰百詩之說果出於何書且國策載靖郭君欲城薛以容海大魚之諫而止齊既以薛封嬰矣是舉也齊為之乎抑嬰之將自為乎斯皆無據之言也按孟

嘗君傳嬰為齊威王子其得封固宜蚤不待湣王而策載淳于髡說宣王亦曰薛不量力而為先王立清廟以髡之言合之貌辨知其皆不誣也夫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薛將滅則滕是懼此固事理宜然而必欲改乎舊說也何為也哉

滕之滅國策以為宋漢志春秋釋例水經注以為齊索隱引紀年又以為越子末句漢志諸書皆後出不足據其可信者惟國策耳國策載宋偃滅滕使蔡薛為湣王時事則與偃時正相值矣縱畏齊楚而於宋豈能無惕惕哉觀文公與孟子言但謂問於齊楚商事兩邦而未嘗一言及宋知其時宋猶未強必非王偃之世也百詩之說毋乃未審與然則孟子至滕必為齊威王世此又其一徵云

二十八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三十年齊宣王三年齊田忌田盼將孫子為師敗魏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惠王十八年代趙而與齊戰敗於桂陵至是年復與趙攻韓而致齊之救首事者皆魏也故曰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國策言太子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太子年少不習於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策又言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止之然則太子不勝兵時之人率知之度其父尤必知之矣知之而使之故曰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殉者明置於死之辭也蓋蓋于當時灼見惠王之用心故其辭痛疾如此

二十九年

秦本紀曰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公子卬 魏世家曰惠王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於是徙大梁 商君列傳曰

魏割河西地以和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六國表曰魏襄王元年

或問予曰孟子見惠王之歲何以決為三十五年而惠襄之年必從史記而不從竹書也曰惠王三十一年始徙大梁孟

子書於惠襄稱梁王而不稱魏固知其至必在三十一年以後矣此易明也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薨襄王立度孟子時正在梁而繼見之見之有不似人君之歎則不久旋去梁矣故後二年有齊宣伐燕之事而孟子已在齊其年歲事實歷歷可見如此故知太史公記惠襄之年決不誤安得有如竹書改元之說者與惟孟荀列傳以為始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而後見梁惠王則考之不可合前人之辨詳矣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六國表曰燕易王元年齊宣王十一年 戰國策曰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

伐之取十城 燕世家曰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
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

宋黃氏曰抄謂孟子齊人伐燕本二事後所云者湣王時子
噲子之之役而前所云者指是事其言的當不可復易矣史
策但云取燕十城旋聽蘇秦之說而歸之未嘗如孟子所載
之甚然而知為一事者策載蘇代說王噲云聞君居處不安
飲食不甘思齊報齊噲亦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欲報之二
年矣齊者我讐國也是時燕噲初立二年未嘗與齊構難而
讐齊已至此何哉固以先王時齊嘗舉之取之毀宗廟而遷
重器如孟子所云也而因喪伐燕又必當文公初薨易王未
立之際故曰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焉耳惜國策於此等不
詳記載故說孟子者皆失其事然以噲代所言徵之則其實

亦可推而見矣蓋二書者互相證乃明也太史公采策作史記故燕齊世家載是事並同惟策以子噲子之之役亦屬宣王此則謬誤而史公所不取要之孟子未嘗勸齊伐燕則所謂今燕文武之時不可失者固傳聞之謬說而併其記事亦豈足信哉孟子在齊事宣湣二王而其書則作於湣王之世故書言宣王皆舉謚其凡曰王曰齊王不舉謚者皆湣王也其記事分別明白本無可疑自溫公朱子以來皆不能詳考而溫公因國策之誤遂徑增宣王之年其皆以下就噲之之事近闕百詩者又欲移噲之之事以上就宣王之年其皆不可通也已

國策記齊宣因喪伐燕但云取其十城而已未嘗如孟子所云舉之取之之說也然而考之他篇則其事皆可證孟子蘇

秦既說齊歸燕城謂燕王曰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夫第七十城燕何至危而不存哉曰功存危燕則是齊有舉全燕之事矣且非第此也李兌為秦謂奉陽君曰燕弱國也且燕七國之餘也鮑彪注本以此語屬燕文公時按燕自立國以來惟周景王六年嘗有惠公出奔之事下逮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蓋已二百有五年兌不宜遽舉是事而如定為昭王時謂所指即子噲子之之役則蘇秦死又八年不及見矣然則是策必屬易王王噲時乃正與蘇秦相值而秦之所云亡國者仍齊宣伐燕之事而已夫以齊宣一伐燕而謂燕為亡國則孟子舉之取之之說益可證也秦之說趙也已曰奉陽君捐館舍此奉陽君蓋別一人封號同焉耳嗟乎燕固弱國而齊之伐燕一因喪一因亂皆乘間蹈瑕

之勢故功易成矣而宣王謝罪歸城湣王遂取燕而據有之此齊前者猶幸而無事而其後所以卒動天下之兵也雖然孟子以仁義說宣王王不悟至蘇秦以利害說之而宣王大說頓首塗中謝燕使而願為兄弟列國之君之不足與有為也可慨也夫

田敬仲完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閭百詩謂孟子於齊既云為卿而乃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者蓋惟齊卿有如此而非所論於他國也又惟宣王之卿有如此而非所論於他王也同按孟子在齊事宣湣二王列傳言齊襄王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則不治議論之卿

寧獨宣王時有哉然孟子事宣為卿亦固有他證孟子自齊
葬魯充虞請曰木若已美然樂正子謂前以士後以大夫是
其母卒固在為卿之後也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惠王
已稱之曰叟度其年必已踰五十至是齊宣代燕之歲又復
五年度其喪母即於是年前後矣列女傳言孟子處齊因母
老道不行有擁糝而歎之事蓋是時母年踰七十義不可遠
游是以雖道不行卒為卿喪母終喪反而後去此於情事固
無可疑也溫公不之審乃徑增宣王之年以下就噲之事
噲之之事去是十八年去孟子至梁之歲二十三年當孟子
游梁年五六十度其母年當七八十則彼時年七八十而其
母且年過旄期矣不知孟子是時始奉母居齊而喪之耶將
道不行於齊而淹留二十年之久耶斯說之必不可通者已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六國表曰宋君偃元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閻百詩云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予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前方為合耳同按百

詩誤合充虞致為臣兩章為一時事故其說如此然以所推
年數言之亦可見充虞章之去齊正當在前此數年間而宣
王因喪伐燕為孟子所親見不得下移而為贈之之事明矣
四十六年

六國表曰齊湣王地元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六國表曰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

此史記之誤辨已見前然孟子之書所謂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者則所指不可知按史策齊以薛封田嬰號靖郭君其子
文號孟嘗君戰國之人皆稱為薛公孟子之書所言薛者苟
在齊威王時則或仍為任姓如在威王以後則固當為靖郭

孟嘗矣威王之時孟子蓋未至齊觀陳臻言前日於齊王鮒兼金而後及於宋薛似在薛為去齊後事其所謂薛其即靖郭孟嘗之屬耶然而不可確知矣

慎靚王元年

徐廣曰辛丑

六國表曰燕王噲元年

二年

三年

六國表曰宋自立為王 宋微子世家曰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為敵國 戰國策曰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孟子再至宋時不可考以其書稱宋王推之則其至當在既去齊宣君偃十一年以後也第君偃在位四十餘年去燕噲

亂事三十餘年而後滅則未知孟子先見齊湣魯平而後至
宋耶抑先至宋而後見齊湣魯平耶其詳又不可知矣惟萬
章曰今將行王政則知在此十餘年間約畧可見而已

四年

五年

六國表曰燕君噲五年君讓其臣子之國願為臣 又曰齊
湣王八年

六年

報王元年

徐廣曰
丁未

六國表曰燕君噲七年君噲及相子之皆死 又曰齊湣王
十年 戰國策曰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
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僕之破燕必矣 又曰孟軻謂

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破燕子之亡

此皆湣王十年之事史記不誤國策誤屬宣王而通鑑因之辨詳於前矣又按孟子沈同兩章為溫公疑孟所尤譏不可不辯燕噲子之之當代事不待言豈孟子而獨能為異論乎然而伐燕之先不聞其告戒湣王如前對宣王之語何也湣王之伐燕其初舉動蓋未嘗失策載其告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如其言雖天吏何以加此逮其後利令智昏竟取燕國是則湣王不踐其初言而要豈孟子之所及料哉牽牛以蹊人之牛田而奪之牛其

先託聲罪之名非孟子所當阻其後以燕伐燕實孟子所不料其答沈同與對或人之語皆至理宜然無可非議者也然及至是則孟子固有諫止之辭矣諫之云何曰以若所為則燕人必畔惜夫書闕有聞而其語今不傳耳語今雖不傳而以後說徵之要自可見如溫公言則是孟子於伐燕之事始終旁議而無諫止之辭始則燕人之畔王何以曰吾甚慙於孟子哉其亦思之不精也矣

閻百詩不知宣王更有伐燕之事欲移是役於宣之八年以合孟子其言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僕燕而儲子正為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而章子正與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為三也吾謂五為三既無確據若孟子在齊本事宣潛二王儲子為相不言其時安

見其為宣王之世哉惟章子將兵之說則若可疑焉國策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威王之薨至是幾三十年果令章子將兵則策作宣王伐燕為近然吾考他策又云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宋之稱王在湣王六年以後然則章子是時正復為將於齊不獨威宣之世戰國之士若廉頗王翦年既老而將兵者甚衆奚足疑哉要之國策是篇語出傳聞多舛謬不足信必欲舍史記而一一據之則策謂今燕文武之時不可失者亦將信為孟子之言耶則孟子不真勸齊伐燕耶

元吳氏師道校注戰國策力辨增之之役必屬宣王其誤蓋與百詩同獨其間載一說云或謂荀卿嘗事齊宣為之諱也

今不知其語所出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荀子事襄王未嘗事宣王也荀子書春申道綴基畢書列傳亦云春申君廢而荀卿因家蘭陵春申之事上距齊宣八十有七年矣傳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則至此卿年一百三十有五豈猶能授徒著書以哀他人之死哉吳氏之說亦疏矣

孟子在齊事宣湣二王惟其書序事無先後故措雜不可分然苟細讀而精考之則其間亦有可分者數焉充虞章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顯王四十五年前未滿八百時語也宣王時也致為臣章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此數言則正當為湣王之語孟子於宣王時已不合而去齊今事湣而再行故曰又棄若闕百詩因郝楚望說以孟子墓母反齊

為去而又至則大不然母喪而歸葬喪畢而仍來歸葬之時
其於君詎可謂棄而今胡為又之哉故知又棄云者必湣王
而非宣王之語而記者次此章於燕人畔後益知噲之之役
必出湣王也孟子事齊宣為不治議論之卿其於湣王蓋亦
然故曰致為臣孟荀列傳言齊襄王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
至襄猶然而況於湣乎吾因是思之孟子宿晝尹士兩章蓋
亦皆湣王時事尹士所云然且至者與又棄語正相符代暴
救民者湯武之事孟子以伐燕事去齊故曰不識王之不可
以為湯武孟子在齊雖不受祿而至而再為臣故士譏其干
澤焉耳嗟夫湣王亡國之君而孟子謂其足用為善以燕畔
甚慙一語觀之其足為善蓋亦可知然而卒不為善而其終
且至於亡國者蓋其臣皆陳賈之流為王怙過者也其臣皆

陳賈之流為王怙過是以過不能改而於大賢亦必慚疏焉
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又曰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此皆孟子棄湣王而歸之故也已

孟子充虞章為去宣王時事尹士宿晝諸章為去湣王時事
然則居休章次於充虞章後是亦宣王時事而已矣何以知
之尹士章謂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而不舍王而居休
章則曰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又曰久於齊非我志其
情意辭語不相同如是是所指豈一王乎哉吾意孟子雖事
宣為卿而遭喪三年反而即去其仕時蓋無幾故淳于髡曰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正是時語譏其
不當即去焉耳若其事湣則代燕燕畔首尾已三年而其至
尚未詳何歲孟子游諸侯蓋未有如是之久者是以辭祿至

十萬而其久也亦正由潛王足用為善故也使一見而即有去志則於齊必不至如是之淹志不欲淹而淹今獲去則固已遲矣又何為乎猶以為速哉由是言之此明非去一王之語而說孟子者不能辨也前之去齊以道不行而非有顯然之跡故淳于髡得而譏之後則明以諫王之過不改而去髡雖佞曷得而譏焉吾益知其非出一時矣

六國表是年附曰魯平公元年

年表赧王元年徐廣注曰丁未而魯世家平公卒下廣注引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如其說則是歲平公二年也以世家考之謐說良是要之是數年中孟子正在齊而平公初立則知孟子至魯平公將出固其再去齊時之事此為其確證矣

二年

三年

六國表曰燕人共立太子平 戰國策曰是為燕昭王

按是後孟子復去齊其可見者惟魯平公將出一事而其他皆不可考矣自梁惠王三十五年至此凡二十六年當孟子至梁時其年已老則是時年當七八十矣又後十六年而魯平公卒報王十九年又十年而齊滅宋報王十九年又二年而五國共擊齊報王十一年孟子書於梁惠梁襄齊宣魯平皆舉謚獨於湣王不舉謚則知孟子卒於魯平卒後齊破之前大抵年近百歲或且過之而於今不能確定也



孟子編年敘

言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卽魯也乃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卽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卽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年爲周顯王四

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遊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年已五十餘故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卽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

伐燕爲宣王後伐燕爲閔王孟子集注又謂齊破燕後二
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
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
叔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
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
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遠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
孔子編年尙易爲孟子編年卽淹雅如閻百詩亦謝不敏
甚矣書缺有間令人嘆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
有四書補闕行卽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
偉夫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聖賢之

門則不多見卽謂先生爲聖賢之徒也可

大清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古歙程恩澤拜撰

孟子編年敘

孟子之事與孔子不同孔子有年可紀而孟子無年可考其顯晦異也然其生平出處有可推測而得者大約四十年前講學設教六十以後歸老著書其間傳食諸侯不過二十餘年事而歷聘所至則惟齊宋爲兩餘各一其至之前後則齊最先宋次之滕次之梁又次之去梁後乃仕齊又由宋而薛而歸魯何以知之孟子見諸侯自鄒穆公始孟子居鄒章言由鄒之任由平陸之齊先儒謂在周顯王辛卯壬辰間而其適宋在君偃之世是時尚未卽位是先適齊而後適宋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孟子已在宋及卽位

乃自宋反鄒自鄒至滕是先適宋而後適滕也齊人築薛
 在顯王四十六年當梁惠王後元十三年是時孟子尙未
 至梁而已在滕是先適滕而後適梁也齊人伐燕在赧王
 元年孟子猶在齊而梁惠王卒子慎靚王二年孟子卽去
 梁是先適梁而後再適齊也陳臻問受餽以于齊爲前日
 于宋于薛爲今日是去齊後又由宋而薛而歸魯也此皆
 質之本書而確鑿可據者至於七國之事亦是與孟子相
 參考孫臏之用齊白起之用秦孟子所謂善爲陳善爲戰
 也蘇秦之約從張儀之連衡孟子所謂約與國連諸侯也
 申不害之修術公孫鞅之變法孟子所謂辟土地充府庫

也他若諸侯救燕不舉其國秦楚構兵不載其年當以史策之詳補孟子之略相王改元訛惠爲襄伐燕燕畔訛宣爲閔當以孟子之是正史策之非凡斯之類更僕難數奇既校孔子編年復有是作雖末學膚受淺陋實慙然本末始終約略可見言孟子者或於此有取焉溧陽狄子奇

--	--	--	--	--	--	--	--	--	--	--	--

例言

一孟子鄒人其世次無考故以周史編年而以七國諸君之年繫于其下凡宋魯小國有可紀者皆書之

一孟子事蹟除列女傳韓詩外傳畧載一二外其與七國相涉者具見于國策史記及竹書紀年但紀年用夏正史策用周正三書年月往往不同茲取其同者錄之其不同者則第兩存其說以俟考核

一通鑑綱目多採史策以成文茲皆取本書錄入其有語涉冗蔓或複沓倒置反不若通鑑之簡當者則舍彼錄此卽以通鑑標名以存其實

一孟子轍迹所至本無確年可考惟齊人築薛齊人伐燕
秦楚構兵諸條差爲可據餘皆本先儒之說以意排纂
閱者諒之

一列國之事本與孟子無涉然足與孟子相發明故附錄
之以備參考其無關要義者則從闕略

一編年之體有綱卽有目然春秋有經無傳者甚多通鑑
亦然茲仿其例凡無可採錄者概不重出但於本事下
注明何書以爲徵信

一先儒考孟子事蹟者有程氏復心孟子年譜譚氏貞默
孟子編年略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閻氏若璩孟子生

卒年月考任氏啟運孟子考略周氏廣業孟子四考曹氏之升孟子年譜等書皆互有得失惟日知錄云孟子遊諸侯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其說差可信然孟子本書明云由平陸之齊又云自范之齊則適齊自有兩而其初適宋在至滕之前再適宋在去齊之後亦自明白可據顧皆不之及亦似考之未審他如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繼事齊閔王通鑑前編謂孟子先遊齊梁後至滕宋皆與本書不合茲正之

一孟子編年本與孔子編年各自爲書故其中體例多有

不同閱者當分別觀之

孟子編年卷一

溧陽狄子奇

原謹按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又字子居子與與子輿皆傳寫之訛本魯

公族孟氏之後居於鄒本春秋邾國是時改號曰鄒

氏貞默孟子編年畧曹氏水經注以為卽孔子陬邑譚

之升孟子年譜主之非是父激一云名彥璞曹寅谷

經博士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字公宜早卒據孟子本

年襲職則彥璞非孟子父名書後喪踰

前喪語則其父當卒於孟子成立之時母仇氏或云

列女傳謂孟子三歲喪父恐未可信李氏

夙有義方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孔叢子及趙岐

孟子親受業治儒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孟子題辭俱謂

列女傳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廣輿記子孟母故宅在太

有三徙鄉愚按此說恐出附會既云居鄒何得在太原豈從母居外家耶以為并人說亦無徵孟子

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

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街孟母曰此非所

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

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教子矣遂居之幼時問東家

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者胎教今

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稍長

就學而歸母方績疑當作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

也母以刀斷織曰汝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懼且

夕勤學不息三遷志孟子斷機祠在鄒縣東南隅曝書臺西去子思書院僅百步山東通志

孟子故里在縣北三十里
傅村宅前有池名孟母池

又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何也對
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
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
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
闈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
道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
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
何憂乎

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

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親

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

問孰存六字依列女傳補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

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

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

敢去婦以上三條本非一時之事亦無一定之年謹列諸卷首以誌義方

己酉周烈王四年秦獻公師隰十三年楚肅王臧九年田齊威王因齊七年趙成侯種三年魏武侯擊

十五年韓哀侯魯共公奮五年燕桓公宋辟公辟兵衛

聲公訓越王之侯元年按竹書紀年列國諸侯王之

年與史記迥異茲四月二日孟子生按孟氏譜謂孟子

概不錄以省謬葛生於定王三十七

年己酉其誤不待言陳土元謂定王乃安王之誤考安

王止二十六自庚辰元至乙巳陟並無己酉則其說

亦誤闕里志謂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又非己酉惟三
遷志則云孟子生於烈王四年己酉以譜謂孟子卒於
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 衛伐齊取薛陵田齊趙
逆溯至是年正合此數今從之

伐衛取都鄙七十三趙世家○此七雄 衛敗趙師于北

藺六國表趙世家○ 衛魏世家作魏

庚戌五年年二孔子以周歲增年而孟子不然者孔子以索

改也故仍照舊本編次 魏敗楚取魯陽六國表楚 趙敗秦高安趙

家

辛亥六年魏惠王罃韓 年三 趙伐齊鄭六國表趙世家○

齊侯朝周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韓趙遷晉君于屯

留紀韓趙伐魏敗魏濁澤 按竹書紀年於是年書韓趙
伐魏葵蓋卽是役六國表趙

世家在七年
通鑑從之

通鑑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是以

賢威王

凡書中所引通鑑皆據朱子綱目以綱目亦稱通鑑也

田齊世家威王九年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

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

官無留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

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吾

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

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

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擊趙衛敗魏於渴澤

按渴澤之役韓趙實主之豈齊亦從事於其間耶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于齊二十餘年

魏世家初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謂韓懿侯曰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渴一作濁

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殺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也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

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之謀不和也若從二家

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壬子七年楚宣王良夫宋剔成年四魏敗韓馬陵六國表

敗趙懷魏世家○六國表趙世家在六年懷紀年作濁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紀年

癸丑顯王元年韓改號年五齊敗魏觀六國表魏世家○

據田齊世家當鄭城邢邱紀年○按史記鄭滅於烈王

於安王二十一年烈王二年徙都改號是年趙侵齊至

城邢邱然顯王以前仍稱韓至是乃改稱鄭

甲寅二年六國表與鄭攻周趙世家趙世家○吳氏師道曰

周鮑彪易之大謬 雨金櫟陽 秦本紀○六年表在元年

卯乙 三年年七 魏使公子景賈伐鄭 紀年與鄭會于宅陽 六年

表韓魏世家○宅一作宅 秦敗鄭魏于洛陽 六國表○按魏世家惠王五年武堵為秦所敗

蓋卽指此 趙與齊戰阿下 趙世家

辰丙 四年年八 魏發逢忌之藪以賜民 紀年○曹寅谷云惠王所云察隣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此類是也 伐宋取儀臺 六國表趙攻衛取甄趙世家

丁巳 五年 趙改號曰邯鄲 年九 雨碧于郢 紀年 秦敗三晉之師于石

門賜以黼黻之服 按趙世家成侯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疑因此而敗

秦本紀 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

二上二 三三 卷一 二

子賀以黼黻

戊午六年年十雨黍于齊紀年○按此與五年雨碧于郢

入其餘一切災異之事皆在所畧

己未七年年十一魏敗鄭及邯鄲之師于澮取皮牢按六國表

韓懿侯九年趙成侯十三年皆曰魏敗我于澮係顯王七年事趙魏世家亦然惟表及魏世家於魏惠王十年曰取趙皮牢則在顯王八年而紀年魏取趙列人及肥又在六年彼此互異茲酌其中書於是年○曹氏之升曰甘茂言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蘇秦言魏君擁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以西謀秦楚世家宣王六年所云三晉益大魏惠王尤彊蓋皆指此愚按惠王云晉國天下莫強指其先世言也然在惠王初年秦敗魏師于少梁虜其將尚稱全盛曹君所云是也

公孫痤

閻百詩以痤為太子申曹寅谷云此即衛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奔秦六國表僅稱太子

趙世家作太子痤皆非申也
愚按此乃既虜而復返者
魏與邯鄲榆次陽邑會鄭

于巫沙年紀

趙世家成侯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

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

按昭侯當作懿侯

庚申八年秦孝公渠梁燕文年十二彗見西方六國表衛公

孫鞅入秦 梁入河水于圃田

秦本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下有與齊威楚宜魏惠燕悼韓

哀趙成侯並十五字悼當作文哀當作懿茲削之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

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

中南有巴黔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
夷狄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
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
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狄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
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
甯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
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
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
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
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

源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魏策〕魏公叔痤患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
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
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
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
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西入秦孝
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
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竹書紀年〕顯王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
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辛酉 九年 年十三 周致胙于秦 六國表 秦本紀 秦師伐鄭次于

懷城殷 紀年 邯鄲助魏攻齊 趙世家

壬戌 十年 年十四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三

晉盡取晉君屯留地遷之端氏 趙世家 楚師出河水以水

魏長垣之外 紀年 ○金仁山以此為南辱之一似未合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

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

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
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
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
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
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
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
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
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
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

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
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
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
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
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
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
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
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

此變法之始三代典制於是蕩

然無存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爲政而不行先王之道者蓋謂此也

癸亥十一年鄭昭侯元年年十五學于魯聖門志孟子十五歲就學于魯按此說亦無考

之姑仍魏伐鄭執其君既而歸之秦敗鄭西山六國表

邯鄲與魏遇葛孽趙世家

竹書紀年顯王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

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及鄭釐

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

甲子十二年齊封年十六騶忌為成侯六國表田齊世家

威王魏與邯鄲會鄗六國表宋魏伐鄭今封

韓世家昭侯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朱六國表

乙丑十三年越王無疆年十七魯衛宋鄭朝魏紀年在邯鄲

與齊宋會平陸

齊趙世家

與燕會阿

六國表○阿紀年作安邑

魏世家

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是時魏猶強盛

丙寅

十四年年十八

齊魏會田于郊

任氏孟子考畧在魏二十一年疑誤

魏

與秦會杜平

秦本紀魏世家

侵宋黃池

六國表魏世家

田齊世家

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

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尙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

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

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憚而去

丁卯十五年魯康公屯元年。按魯自悼公以下世家與年表不同茲從世家年十九 秦

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 魏伐邯鄲

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此喪地于

秦七百圍趙邯鄲此孟子盡心下篇所謂梁惠王以里之始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說

後見

戊辰十六年年二十 鄭君朝魏伐東周取陵觀廩邱六國表韓

世家○紀年
在十五年

魏拔邯鄲齊救邯鄲伐魏敗魏于桂陵

田齊世家

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

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

不如勿救段干朋

國策作綸

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

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

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以

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使田忌南攻

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

此孟于盡

心下篇所謂大敗正馬陵之戰所自來也

於是齊最强於諸侯自稱爲王

以令天下

按紀年齊稱王在顯王三十四年或威王時已先稱王未可知也

孫吳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陰使召臏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臏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

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
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
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楚策邯鄲之難楚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

濊之間包少丞通考年譜以此為南辱于楚之
證果爾當先及南辱次及東敗西喪矣

己巳十七年年二十一 秦伐魏 諸侯圍魏襄陵上年齊
南攻襄

陵疑卽指此紀年云米景鼓衛公紀年在十
孫倉會師圍我襄陵又在十五年魏築長城紀年據秦本

紀則孝公元年紀年在十六年齊使楚景舍求成于魏紀年任鈞臺云恐魏

魏已築長城矣下秦也故移於是
年曹氏年譜亦云

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

之六國表同

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庚午十八年年二十二 秦伐魏固陽攻趙趙世家 魏歸邯

鄆盟漳水上 六國表趙 鄭以申不害為相 齊築防一作

房以為長城 紀年○按蘇秦列傳齊有長城足以為塞蓋即指此

六國表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

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

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

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世家 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辛未 十九年年二十三 秦徙都咸陽初廢井田 魏與秦

會彤 六國表 魏世家

商君列傳 作為築冀闕宮庭于咸陽自雍徙都之命

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

縣置令丞凡三秦本紀 作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

賦稅平平斗桶權衡尺丈

壬申 二十年 趙肅侯語元年 年二十四 秦初為縣有秩史

六國表 邯鄲奪晉君端氏地徙處屯留 趙世家○按六國表於安王二十六

年卽書韓趙魏共廢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紀年則云烈王六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桓公于屯留蓋靖公卽位史記在安王二十五年竹書則在顯王三年也然趙世家云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與紀年所云鄭取屯留尙子合在顯王十年本年又奪晉君端氏地徙處屯留然後晉絕與六國表迥異姑備錄之以俟考

癸酉二十一年年二十五 秦更賦稅法 六國表 魏與邯鄲

遇陰晉 趙世家 鄭君朝秦 六國表

甲戌二十二年年二十六 魏侵楚 楚伐徐州年 紀年

〔竹書紀年〕顯王二十二年壬寅 韓氏怡日壬寅日也 上無時月簡有脫落

孫何侵楚入三戶郢

乙亥二十三年年二十七 邯鄲君朝周 趙世家 魏鄭伐楚

衛貶號曰侯衛本侯也此云貶號意必有服屬三晉按

鑑此條下有子思與衛侯論苟變及問答語疑誤于思生干魯哀公二年至是已一百四十餘年即使年六十

二之說為不的亦斷無是年尚存之理並不錄

竹書紀年顯王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

上蔡孫何取滎陽任鈞臺云惠王不得志于齊連年伐楚卒致辱焉非不幸也

丙二十四年魯景公年二十八 魏敗鄭馬陵紀年

丁二十五年年二十九 諸侯會于京師六國表田忌襲

齊不勝 邯鄲攻齊拔高唐趙世家

田齊世家威王三十五年田忌率其徒襲攻臨淄求

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是時齊都臨淄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曹寅谷

云田忌與騶忌不善騶封下邳是齊之邊邑豈卽田所攻歟

戊寅二十六年年三十 周致伯于秦 邯鄲攻魏首垣趙世

家

六國表秦孝公十九年城武城從東方牡邱來歸天

子致伯

己卯二十七年齊宣王辟疆元年○按通鑑以宣王元年

三十一 諸侯賀秦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朝王

紀年在二十三年通鑑在二十六年

秦本紀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

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庚辰二十八年年三十二 魏復伐邯鄲齊救邯鄲伐魏敗

魏于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紀年在二十六年魏城濟陽

任鈞臺云備齊患也愚按水經注引紀年云惠成王三十

三年城濟陽在顯王十一年今在是年則為惠成王三十

十年疑十三乃三十之訛

說見韓氏怡紀年辨正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

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

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

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

莒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

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

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
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

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

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國策魏太子自將篇與此畧同

田齊世家宣王二年曹寅谷年譜以此事在威王時非是魏伐趙趙與

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紀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

敗逋曹云梁赫即南梁惟在二十六年則互異耳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

臣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

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

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

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
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
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
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
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
盟而去國策南梁之難篇與此畧同惟田忌
作張丐孫子作田臣思彼此互異

孫吳列傳後十三年魏與趙攻韓句與齊魏
世家稍異韓告急

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通鑑改作
魏都非是魏將龐

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

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監子之名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

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以上三條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謂東敗于齊長子死焉盡心下

篇所謂將復之恐不能勝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也

辛巳二十九年魏改號曰梁

年三十三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

公子卬而敗之秦封鞅為商君

紀年在二十八年魏徙都大梁

紀年在惠王六年索隱引紀年在惠王九年○按通鑑是年魏獻河西地於秦蓋本商君列傳然秦本紀魏世家俱無其事稽古錄亦然茲削之

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紀年齊

與邯鄲伐梁

趙世家在三十一年

邳遷于薛

紀年○按顯王十二年齊封驪忌於下邳

彼時邳已滅矣此云邳遷于薛似至是始滅者豈忌所封者為下邳而此乃上邳耶姑錄之以俟考

商君列傳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攻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印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國內空日以削恐有

割河西地以和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

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十五邑號曰商君

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云五月齊田

勝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逋是也惟在惠王二十九年

則有不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印而襲奪其軍破

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

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

壬三十年楚威王熊商元年年三十四 秦與梁戰岸門六國表

紀在三十一岸作雁索 虜其將魏錯 按魏錯即王錯也 烈王七年奔

韓不知何年復返魏

癸未 三十一年年三十五 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商君列傳 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

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

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

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弗受遂內秦秦攻

殺之惠王車裂以徇滅其家

秦策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

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暮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已死惠王代後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甲申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年三十六 楚鄭邯鄲蜀皆朝于

秦六國表
秦本紀

乙酉三十三年年三十七按通鑑是年書孟軻至魏蓋本魏世家然惠王一見孟子便稱之日

叟必在遲暮之年是時孟子止三十七歲安得當此且與本書西喪南辱諸事皆不合恐必有誤至謂是年適

魏直至愼親王二年始去魏適齊
凡在魏十八年更未可信茲削之
云元年四國來朝次年天子致
賀惠文於是有不臣之萌矣
鄭與邯鄲圍襄陵
○周秦本紀
○曹寅谷

與梁會平阿南
六國表齊
宋太邱社亡
六國表

丙戌 三十四年
梁惠王後
年三十八
齊梁會于甄
六國表

家 又會諸侯于徐州以相王
六國表在三十五年按紀

故會諸侯于徐州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是

惠王此時並未卒也乃史記云惠王三十六年薨以會

于徐州為襄王元年事因以襄王之事為哀王殊失其

實通鑑不從史記又襲其誤以相王改元繫之三十五

年實差一歲大事越伐楚

丁亥 三十五年 年三十九
周致胙于秦
六國表周
楚滅越

紀年在三
十六年

越世家越王無疆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大敗之殺

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

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海上服朝于楚按吳越春秋無疆子玉玉

子尊尊子親親失琅邪乃為楚所滅與此不同

孟子編年卷一

浙江書局刊
馮一梅校
張大昌校

孟子編年卷二

溧陽狄子奇

戊子三十六年邯鄲復國年四十 趙築長城趙世家秦以公

孫衍為大良造六國表楚圍齊于徐州六國表齊燕趙

鄭梁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六國表

表燕世家蘇秦說燕在三十五年

通鑑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

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

也且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里之內

夫不憂百里之內而憂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

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強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國策作隔則禍必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令其將相會盟

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
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
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諸侯乃
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
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
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
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

交臂而事秦何異於牛後乎二句照國策補夫以大王之賢

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

其言又說魏惠史記作襄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

小而人民甚眾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

臣願大王熟計之魏王聽之又說齊宣王曰齊四塞

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

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二句照國策補即有軍役不待發

於遠縣而臨淄之眾已二十一萬矣夫韓魏之所以

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存

亡之機決矣幸而勝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
已危亡隨其後矣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
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
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
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願大
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
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與
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

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比報趙車騎

輜重擬於王

巳三十七年韓宣惠王燕易王衛平侯元年年四十一始客鄒譚氏貞默曰孟子四

十以前講學設教六十以後歸老著書其傳食諸侯當在四十以外周氏廣業曰孟子之遊自鄒穆公始愚按二者之言皆無確據然以本經推之當不甚相遠今故繫之是年而以次排纂焉梁以陰晉和

于秦 秦公孫衍以齊梁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

約皆解 齊伐燕取十城既而歸之

孟子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

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土死其長矣

此章是孟子居鄒時語孟子以鄒人客鄒其與穆公往來自非一次今皆無可考謹錄是章以誌行蹤所自始其任人有問屋廬子章不知何年不敢妄錄

秦本紀惠文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甯秦

又見六國表

蘇秦列傳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

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

趙而從約皆解

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

又見田齊世家

燕世家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

說齊使復歸燕十城按黃氏日鈔以此即孟子梁惠

從之非是是時孟子尚未至齊且所取僅十城不得

云倍地易王新立又安用置君言蘇秦說齊歸燕十

城則與孟子無涉審矣
庚寅三十八年年四十二居于平陸經云孟子居鄒又云居

居鄒之後故秦大敗梁師虜其將龍賈取雕陰六國表

繫之是年傳在三十六年魏秦定義渠蘇秦列
世家在三十九年

孟子孟子之平陸

按平陸爲古厥國卽魯之中都在今汝上縣與鄒相近孟子適與平

陸大夫孔距心有舊故往居焉

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

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

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

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

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

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

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

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蓋先至平陸而後見王於崇此章所云他日見於王是也

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

首八萬

竹書紀年顯王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

師敗逋

六國表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辛卯

三十九年年四十三由鄒之任

經云他日由鄒之任由平陸之齊其年數本難

懸揣今姑分作四年編之

秦伐梁梁獻河西地于秦

六國表河西上有少梁二字通

鑑從之按顯王十五年秦已取魏少梁無庸再獻且秦本紀魏世家俱不言是年魏獻少梁稽古錄亦然茲削

之又圍梁焦曲沃

六國表

秦本紀惠文王八年魏納河西地

按魏世家在襄王五年即惠王後元

六年也此喪地
七百里之大者

壬辰

四十年年四十四由平陸之齊史云孟子兩至齊經云由平陸之齊又云自范

之齊則孟子至齊確有兩次蓋平陸本與鄒接壤又為齊屬邑既由鄒之平陸則由平陸之齊固萍蹤之無定耳秦伐梁取汾陰皮氏拔焦與梁會應紀年在三十九年梁取

楚陘山楚使景鯉于秦謀報梁也

孟子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

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此章本非一時之事姑列於此

秦本紀惠文王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

圍焦降之六國表同

楚世家威王十一年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

楚取我陘山此南辱之根

癸巳四十一年楚懷王熊槐年四十五為賓師于齊孟子在

不同其始為賓師但受公養之禮不受祿其後為卿受

粟十萬凡言無官守無言職者皆在為賓師時言當路

於齊加齊卿相者皆在為卿時當分別觀之○齊桓晉
文之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孟子將朝王等章或云
皆孟子為賓師時語然無左證且年四十
餘遽以達尊自居恐無是理故不敢錄
秦客卿張儀

伐梁取蒲陽旣而歸之梁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爲相
犀首歸梁 秦敗趙疵于河西

通鑑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
術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王悅
之以爲客卿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
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
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
謝焉儀歸而相秦

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

魏世

冢在襄王七年卽惠王後元八年也曹氏之升曰魏
河西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無七百里惟盡入上郡

則自丹郟延緩等州北至固陽向所為築長城以界秦者都委棄之而秦乃可以東鄉矣

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

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

甲午四十二年四十六在齊秦縣義渠歸梁焦曲沃紀年

在四十九鼎沒于泗紀年○按此事恐不實說

秦本紀惠文王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

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

乙未四十三年年四十七去齊之宋說見後○皇極經世謂孟子是年為卿于齊明

年去齊未知所本秦初臘六國表秦本紀

孟子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丙申四十四年趙武靈王年四十八由宋反鄒說見秦初稱

王按六國表於秦下書魏君為王秦齊置稷下館招賢

者任氏考略在梁鄭太子朝趙趙世梁敗趙護六國表

谷云肅侯卒則梁會葬武靈王立則梁來朝乃不旋踵而○曹寅有是役魏○曹寅營之反覆至斯極已愚按此事不見趙魏

世家恐有誤 敗韓舉于桑邱 六國表韓世家○趙世家在四十二年 趙

孟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
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
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
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
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日知及至
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張儀列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

田齊世家宣王十八年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

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

數百千人於是時齊宣號稱好士孟子似宜少留乃先

格不相入惟孟子去而後若輩來若輩來而孟子更不容不去矣此其所以相背而馳也

丁酉四十五年衛嗣君元年秦惠文王後元元年年四十九自鄒之滕孟子至滕

本無確年惟齊人築薛一條差為可據按索隱引紀年

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

薛在周顯王四十六年是時孟子已在滕禮既葬稱子

踰年稱君是年孟子與文公言已稱之曰君而問為國

章則稱之曰子是其至滕必在四十六年以前可知由

此推之則其由鄒之宋由宋反鄒之年亦大約可見矣

秦張儀伐梁取陝六國表○秦本蘇秦自燕奔齊燕世家在四十四年

四十六年蘇秦
列傳徐廣注同

孟子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

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

舊作予

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與館人問答如此

又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
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
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
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
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
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
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
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
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
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
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
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三

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

又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
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
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
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六句皆古語集注作四句蓋誤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
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
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
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
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八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疆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
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八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二句俱指周公說舊屬僖公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
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
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
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通鑑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為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

囿以明得意欲以倣齊而為燕此齊燕相仇之本

戊戌四十六年史記以是年為齊閔王元年茲從大事記年五十在滕 齊築薛

按紀年以築薛在威王時史記則云在閔王時國策注又云在宣王時三說相持訖無定論而要其在梁惠王後元十三年為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則一也曹寅孟谷孟子年譜亦引紀年乃繫之四十八年反以任氏孟子考略書城薛于是年為誤其意蓋以史記閔王三年始封田嬰于薛當在四十八年耳然史記並無城薛三年

自當以紀年為據既據紀年則梁惠王後元十三年自當在四十六年不得在四十八年審矣有謂在四十七年者此大事記梁惠王丁亥改元之說不足據也○孟子之歷聘諸侯其先後皆當以此為斷有謂孟子先至梁後至滕者楚敗梁于襄陵取八邑此南辱於楚也魏當以此折之年紀年在惠王後元十二年差早一歲然其為南辱之實無疑也朱子既不信紀年而孟子集注仍引此為證則惠王改秦張儀與齊楚大臣會于齧桑元之說固未可廢矣

表秦還秦免相鄭燕稱王六國表燕世家○韓世家本紀在八年○通鑑稽古錄於是年書魏亦為王夫魏

本紀在八年○通鑑稽古錄於是年書魏亦為王夫魏之稱王久矣豈至是而後僭乎惟以韓易魏庶得其實耳

齊策齊將封田嬰于薛鮑彪注作閔王三年從史記也吳師道注則云在宣王二

十年蓋以紀年為據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而以宣王易威王也

輟志公孫開曰封之成與否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于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又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

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

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

夫疑當齊雖隆薛之城至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

乃輟城薛以上二篇雖不足信然正是將城未城光景故備錄之

孟子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

為也

又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玩將字則此章問答自在薛未城之前據紀年

薛封于四月城于十月則此語當在夏秋時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爲善而已矣

又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

請擇於斯二者

按問為國章稱文公為子蓋定公甫葬孟子初至滕時語此二章稱君則

踰年以後語矣是時滕國小弱不能為故孟子不

久即去任鈞臺謂記言孟子去滕凡二十一年而滕亡當在赧王十四年庚申是亦以

孟子至滕去滕俱在顯王末年也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

陵得八邑朱子孟子集註作七邑四庫全書提要云索隱史記古本作七邑朱子蓋據古本

愚按今索隱云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未聞其審

齊策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下與本事無涉不錄

巳亥四十七年年五十一去滕反鄒

張儀相梁

六國表秦本紀魏世

家○通鑑在秦取梁曲沃平周六國表○紀年梁鄭太

四十六年紀秦本趙鄭會于區鼠六國表韓

子朝秦紀秦本張儀列傳儀與齊楚之相會齧桑在四十還而免相

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

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公孫衍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

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

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

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

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

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此據後事言之因與

張儀事相首尾景春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也故備錄之

庚子四十八年年五十二居鄒

辛丑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元年年五十三適梁任氏考略在顯王四十八年衛

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魏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

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按史記以此繫于三十五年乙酉茲移於是年○劉彥和新論

有秦攻梁孟子勸王去梁語不知何本又風俗通云孟子去齊梁惠王聘之為上鄉皆非實錄

孟子見梁惠王即篇首書法便知孟子至梁在惠王遷都稱王之後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
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麀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何必曰利

〔又〕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
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
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
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
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
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
獸豈能獨樂哉

又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隣國
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

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
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又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
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
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又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以上五章雖未
孟子在梁不過年餘當依本經彙列于此至周霄問
章雖亦是在梁時語然難別其為惠王時與襄王時
其不仁哉章則事後追論之言景春
白圭瀆于髡諸章更無明證故不錄

孟子編年卷一

浙江書局刊
馮一梅校
張大昌校

孟子編年卷三

溧陽狄子奇

王寅

二年年五十四梁君瑩卒孟子去梁適齊

按孟子去齊章云千里而

見王若自鄒來僅五百餘里故知孟子去魏後即適齊也

秦擊鄭取鄆

六國表

楚城

廣陵

六國表

魏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

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

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

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

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

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惟惠公乎告惠公惠公
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
王季厯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
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
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
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
先王必欲少畱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
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
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

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孟子〕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又孟子自范之齊

曹寅谷云范即齊聊攝地與趙魏交界是時孟子自魏之齊故經此

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

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

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

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

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按孟子兩至齊年歲

既久問答亦多實難別其前後茲取其信而有徵者謹登一二以誌蹤蹟餘不敢錄

癸卯

三年

梁襄王

年五十五為卿于齊

按孟子為齊卿雖無確年可據然其自梁

至齊以至去齊之宋前後凡六年中開自齊葬魯終三年喪其餘在齊亦僅三四年耳則以為卿繫之是年當

不甚相遠也

楚趙梁鄭燕齊伐秦攻函谷關秦開關延敵六

國皆敗走大國表有楚無齊秦本紀有齊無楚楚世家兼有之按賈誼過秦論當時攻秦者尚有宋衛中山凡九國則齊宋稱王六國表齊大夫殺蘇秦通鑑在四年楚固當各與其事也義渠襲秦

孟子孟子為卿於齊

此處特書為卿明前此未為卿也至是則受祿矣季氏本曰孟

子為卿於齊受粟十萬出弔於滕季氏本曰此蓋文公之喪故孟子禮觀王驪稱使而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孟子不稱使可見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

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謂王驪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楚世家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

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

而歸齊獨後

惟齊後至故當
時或稱五國

宋世家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
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
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
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

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

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通鑑以此條繫之顯王
四十六年似失其實

蘇秦列傳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

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
臣卽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
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
出齊王因而誅之

〔公孫衍傳〕犀首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
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
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
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
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
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按國策李伯作李
帛索隱云李伯人

名或
邑號

甲辰四年年五十六自齊葬于魯年表年譜並同宋與齊敗梁觀津

六國表田敗趙觀澤趙世家梁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

犀首相梁

通鑑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

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

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

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

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

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復歸

相秦

乙巳五年

魯平公旅元年○年五十七居魯

魯平公旅元年○年五十七居魯

年表年譜並同

犀首行

三國相事

張儀列傳

秦伐蜀取之

秦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六國表○趙世家作西都中陽無安邑秦本紀同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秦本

紀在惠文王後元十一年當赧王元年蓋誤

通鑑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

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

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

據此則前九鼎沒泗按圖竹書之言殆不可信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
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
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
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
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
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
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
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

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

燕世家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相蘇代使于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連趙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

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實令啟自取之今王欲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曾老不聽政願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丙午

六年年五十八自魯反齊

按孟子自齊葬魯自魯反齊諸儒說各不同閻百詩云是

必三年喪畢而後適齊其論甚正年表年譜並同茲從之梁城陽向秦取鄭石章

秦本紀 敗趙將軍英 六國表○英 秦本紀作泥

孟子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

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

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

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

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

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

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 元張頊重修孟母墓碑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

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
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片
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

竹書紀年慎靚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

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雍向為高平

丁未報王元年年五十九齊伐燕取之醯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宋曹寅谷年譜以孟子去齊之宋

在勝燕後也茲據大事記及朱子綱目訂正秦拔梁

焦曲沃按顯王三十九年秦圍梁曲沃焦曲沃四十二年歸

矣此又云拔梁焦曲沃豈疆場之邑一彼一此固無常

列傳則在慎靚王走其將犀首又敗鄭師于岸門六國表秦

本紀韓魏世家○據國策則秦伐韓在齊鄭君朝梁紀

齊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

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因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燕策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

史記作子孟子謂閔王非是

因而仆

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

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

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

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此下有孟子勸齊伐燕語今削之

王因合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

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燕世家畧同惟

齊作閔王與孟子不合故舍彼錄此

趙策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

齊齊必仇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

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

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

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

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此即孟子所云

趙世家武靈王十一年有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

王使樂池送之一事任氏考異以為救燕之證其事

不果行且止一趙不可云諸侯又破燕在慎觀王五

年立職在六年年數俱不合故以此篇為實○諸侯

救燕即燕人叛也觀孟子去齊於齊人伐燕之下朱子綱

目從之大事記書孟子去齊於齊人伐燕之下朱子綱

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似二年始叛者未

免兩歧史但云破燕後二年始立君耳非二年始叛

也若二年始叛則孟子已去宣王已死又何慙之有

說者不察乃欲移易宣王之年以

就孟子之注紛紛聚訟似未足信

魏策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

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

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

齊遂伐趙取乘邱收侵地虛頓邱危楚破南陽九夷

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為

制事敗為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張儀告

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

吳氏師道曰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

一以字 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

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

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

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

此篇多不甚可解大約是楚魏欲伐齊存燕張

儀阻之其後齊已退師故諸侯亦不果伐齊

孟子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以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又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又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霓朝見則雨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又燕人叛諸侯救燕則燕與諸侯爲一而叛齊矣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
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
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
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
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見
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又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齊卿之祿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古本作也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取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又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

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
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
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
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
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
則欲以微罪行指孔子自己說卽不欲爲苟去君子
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

又孟子去齊宿於晝

舊作晝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

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
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
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
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又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
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
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
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

宿而出畫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
則必反予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
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
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
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
誠小人也

又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
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
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矣

按是年距武王元年已卯凡八百有九年此云七百有餘歲者蓋自

成康以後言也文武成康皆賢聖之君即所謂王者也此云王者不作自當從成康以後說起朱子集注

謂文武之閒本未明析閻百詩以此章為孟子初適齊時語云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以合七百之數更為

拘泥江慎修云三統術誤衍七十以其數則過矣以

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又孟子去齊居休路史國名記休在潁川曹氏之升

證愚按適宋是也惟云潁川屬宋正孟子去齊之宋之

又云故休城在滕縣北十五里是時孟子自齊反魯

殊嫌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

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此特據初至齊

未受職時言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此節

○並未言不受祿則為卿以後固受祿矣但非本志耳以上四章自係一時之言閻百詩曹寅谷俱以後

二章為孟子初至齊時語似未可信

戊申二年齊閔王地元年○年六十楚屈匄伐秦孟子遇宋

輕于石邱年表是年孟子歸魯年譜是年孟子在齊俱誤魏與齊會臨晉六國表秦

本紀魏世家秦伐趙六國表秦本紀趙世家

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

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

甚悅者無先大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王閉關絕齊

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如是則北弱齊西德于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王曰何故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墮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尙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

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卽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尙可全今王已絕齊而責歎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

曹氏之升曰此卽宋輕所謂秦楚構兵正孟子去齊適宋時事也愚按此說見任氏孟子考畧

撫餘說取之與年譜互異當以此爲是

孟子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

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
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何必曰利

又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
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
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
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
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

古注本
作肉

黍稻者奪之不

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也湯始征自葛句載

語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舊本俱作惟疏云惟

念臣服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

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
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又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
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
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矣引而置之莊嶽之
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
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章下有公孫

丑問不見諸侯章季氏本以爲此孟子在宋時語未見的確茲不錄

又戴盈之即戴不勝字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

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

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

來年季氏本以此章爲孟子初適宋時語疑未必然今附於此又孟子謂宋句踐章孫疏以句踐爲

宋人然不知其爲何年語茲不錄

孟子編年卷二

浙江書局刊 沈景修校 張大昌校

孟子編年卷四

溧陽狄子奇

己酉

三年年六十一自宋如薛

任氏考畧曹氏年譜俱謂是年孟子始去齊恐誤○大事

記田嬰卒於閔王元年子文立按孟子去齊在宣王末年而其自宋如薛已在閔王二年則此時薛君自當屬

文通鑑於顯王四十八年即書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以史記封嬰之年為文立之年似乎太早附識於此

魯史樂正克為政

四書考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歸魯茲從之秦君見

魏君子蒲坂關

紀年

魏與秦擊燕

六國表魏世家

秦大敗楚師于

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鄭魏

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燕人立太子平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

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

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

將有遠行疑即指薛行者必以賸辭曰餽賸予何為不受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風俗通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疑即指此辭曰聞

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

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此章自係

孟子第二次去齊後語蓋齊王以萬鍾留孟子孟子不許故又以百金餽而孟子仍不受也年譜作初去

齊時語似未合

又魯欲使樂政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

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
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
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十三年庶長章擊楚于丹陽虜
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
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東攻齊到滿助魏

攻燕

楚世家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丈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于鄧

楚聞乃引兵歸

張儀列傳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

燕世家子之亡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

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
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
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燕國殷富士卒樂軼
輕戰

庚戌

四年韓襄王倉燕昭王平元年年六十二自薛之魯不遇旋反鄒自

轍迹終焉季氏本圖譜謂孟子去魯後始適宋非是秦使張儀說楚鄭齊趙燕連

橫以事秦封儀爲武信君惠文君卒諸侯復合從秦

伐楚取召陵秦本紀○曹寅谷以此爲秦楚構兵證孟子是年始之宋魏翟章伐衛

魏世家○又見紀年敗趙將韓舉紀年○按六國表於顯王四十四年書梁敗韓舉于桑邱韓世

家云魏敗我將韓舉是舉韓人也茲云趙將豈姓名偶同耶抑始韓而終趙者耶○紀年於威烈王十六年卽書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師敗獲韓舉至是已百年不應尙存趙世家又云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前後舛誤須俟詳考

孟子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

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此下岳本有爲字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通鑑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
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
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
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
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

三十一
卷之五
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
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爲其主
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
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爲從者
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
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
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
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
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
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

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
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三歲之食見卒
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
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烏卵
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
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
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
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于三晉地
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奈齊何大王賢其說
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

河閒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
臨淄卽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
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者十五年惟大
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併漢中包
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避遠然心含忿怒之日久矣
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
鄲之下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
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
求欲毋危得乎臣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

國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今趙已事秦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

惠王薨按魯世家惠王卒於平公十二年蓋誤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

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亥辛五年秦武王元年年六十三曹氏年譜是年張儀復出相魏

紀年在秦魏會于臨晉六國表魏世家○秦本紀作魏惠王非是

秦策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

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

人者皆張子之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

秦矣

張儀列傳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

讓又至張儀懼誅乃求入魏相魏一歲卒於魏地紀年

張儀死于報
王三年五月

子王六年年六十四年表是年孟子始適滕誤甚秦初置丞相 張儀死

于魏犀首入相秦佩五國相印

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樛里疾甘茂為左右丞

相張儀死于魏

公孫衍傳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

相印為約長儀衍二人相傾相軋始終本末於此可見景春云云同當時所豔稱也然自孟

子視之則妾
婦而已矣

癸丑

七年年六十五

秦魏會于應

六國表
魏世家

秦甘茂伐鄭宜

陽

按六國表韓世家於顯王三十四年即書秦拔宜陽則宜陽已歸秦矣然三十六年蘇秦說韓猶云大王

事

秦秦必求宜陽成皋則當時實未拔也故削之而附誌於此

秦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闔周室

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

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

王勿攻也王迎甘茂於息壤問故對曰宜陽大縣其

實郡也今倍數險行數千里攻之難矣臣羈旅之臣

也樛里疾公孫衍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

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主曰寡人不聽也與之盟果攻宜陽五月不能拔樗里疾公孫衍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

茂攻之遂拔宜陽拔在

甲寅八年年六十六 秦拔宜陽以魏冉為將軍 趙始胡

服紀年在秦伐魏皮氏紀年〇六國

六國表秦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魏太子來朝秦本紀同

穰侯列傳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

姓芊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

為芊八子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其異父長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昭

王同母弟曰高陵君名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

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

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胡服羣臣皆不欲使王縹告公子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圖之也王因自請之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

乙卯九年秦昭襄王年六十七年表是年作孟子七篇不知何本趙畧中山

及胡地 楚齊鄭合從 秦復與鄭武遂六國表

韓世家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甯葭西畧胡

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

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楚世家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使使遺楚

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王何不與寡人

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

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

秦必矣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丙辰十年年六十八 趙伐中山 秦魏冉弒其君之嫡母

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

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

并將胡代趙與之涇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鴟之

塞王軍取鄣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

通鑑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

文后皆不得良死穰侯列傳謂惠文后先武王死疑誤而悼武后出歸

于魏王兄弟不善者悉滅之冉遂為政威震秦國

丁巳十一年年六十九 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六國

表秦本紀
楚世家

戊午十二年七十 齊鄭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于秦秦

救之 秦拔魏蒲坂晉陽封陵六國表○魏世家作陽晉紀年作封谷復

取鄭武遂六國表韓世家

楚世家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

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

使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己未十三年年七十一 秦魏鄭會于臨晉 楚太子橫殺

秦大夫亡歸

六國表秦昭王五年魏王來朝魏哀當作襄王十七年

與秦會臨晉復我蒲坂韓襄王十年太子嬰與秦王

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韓魏世家圖

楚世家懷王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

太子殺之而亡歸

庚申

十四年年七十二 秦鄭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

邱六國表楚世家○秦本紀在十六年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按趙世家武靈王二

十三二十六年俱攻中山是年獨否六國表是年趙伐中山不言中山君出奔惟秦本紀有趙破中山其君亡

竟死齊十字然繫之昭襄王八年則亦不能盡合也

辛酉

十五年年年七十三 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

襄城楚使太子橫質于齊以請平

六國表楚世家○秦本紀攻楚在十六年

殺景缺在

十七年

薛侯會魏君于釜邱

紀年

王

十六年年七十四

齊魏會于鄭

六國表○又見紀年

鄭魏公子

為諸侯

秦本紀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

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于

少子何自號主父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

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

秦本紀取八城在十七年留楚王在十八年惟六國

表與楚世家合茲從之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本紀在十七年

通鑑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女孟姚

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

焉使肥義為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

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入

二五二 卷之二
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楚世家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敢以聞下執事楚王患之欲往昭睢

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
絕秦驩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
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
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
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患之乃詐赴于
齊齊歸楚太子立之是爲頃襄王

孟嘗君列傳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于
齊在報王十五年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卽以
爲相

癸亥十七年楚頃襄王橫趙年七十五 齊田文自秦逃歸

秦本紀在 秦伐楚取十六城 齊鄭魏伐秦敗其軍于

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秦本

紀在十 九年 趙封公子勝為平原君

孟嘗君列傳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

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秦昭王囚孟嘗君

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

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獻之昭王客有

能為狗盜者夜為狗入秦宮藏中取狐白裘以獻幸

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馳去夜半至函

谷關秦昭王後悔使人馳傳逐之關法雞鳴而出客

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楚世家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

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

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氏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右十五城也

通鑑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欲

割河東而講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于三國初孟嘗

君欲借兵食于西周蘇代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孟嘗君

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

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

二二二
三
敝邑深合于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合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

又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異同之辨平原君客之孔子之元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

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訕

甲子十八年年七十六 楚君槐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

之以歸秦本紀在十九年

楚世家頃襄王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乙丑十九年魯文公賈元年年七十七 楚君槐卒於秦楚三閭大

夫屈原平投江而死按屈原之卒無年可考然其繫心懷

全其志通鑑在十趙滅中山六國表田齊世家俱在二十年秦與魏河

外及封陵為和魏世家又與鄭河外及武遂韓世家

楚世家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魯世家文公七年

誤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

不直秦秦楚絕

通鑑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

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眷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

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

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按屈原為戰國第一流人物當懷王信張儀會武關時原嘗力諫其見屈原列傳張儀列傳錄此一條以概存梗

趙世家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

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

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

使田不禮相章

丙寅二十年鄭釐王咎魏昭王元年年七十八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

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于沙邱 秦以魏冉為丞相

趙世家惠文王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今

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僂
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
于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章與田不禮作
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卽與王戰公子
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主父閉之成兌因圍
主父宮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
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
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斮食之三月餘餓
死

秦本紀昭襄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予楚

粟五萬石

穰侯列傳樓緩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
冉為丞相秦從之

丁卯二十一年年七十九 齊田文出奔尋召歸 秦敗魏

師于解六國表

孟嘗君列傳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
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
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

或毀孟嘗君於齊閔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

閔王六國表報王二十一年齊田甲劫王相薛文走閔王竟疑孟嘗君孟嘗

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閔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閔王許之

戊辰二十二年年八十 鄭魏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

秦本紀昭襄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

韓世家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魏世家昭王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

二十四萬秦本紀言斬首二十四萬合韓魏言之也

乃韓魏世家俱云敗我二十四萬則四十八萬矣此史

白起列傳攻韓魏于伊闕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

已二十三年年八十一 楚君迎婦于秦 秦大良造白

起攻魏取垣秦本紀攻鄭取宛秦本紀作攻楚六國表

楚世家秦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

一旦之命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頃襄王患之乃謀

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復平

庚午二十四年年八十二 秦封魏冉為穰侯

〔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封公子市

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

〔穰侯列傳〕昭王十五年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

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按秦本紀是年有冉免乃

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

辛未二十五年年八十三 東周君朝秦 秦魏冉伐魏魏

入河東鄭入武遂于秦

〔秦本紀〕昭襄王十七年城陽君及東周君來朝秦以

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

魏世家昭王六年子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韓世家釐王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壬申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卒

曹氏年譜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日

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是其卒當在十一月十五非正月十五也愚按周人建子其冬至

正在正月孟子時周正未改當以正月十五日為是○孟氏譜亦主正月秦大良造白起伐

魏取六十一城魏世家白起列傳秦自稱西帝

趙世家○通鑑在下年按上年

周君朝秦本年秦稱西帝冠裳倒置按本塞源姬之易而為嬴夫人而知之矣而孟子適卒於是年豈天亦有

意於其閒耶

後錄續文獻通考孟子娶田氏生子罃

按三遷志謂孟子之子名仲子孟子

年譜則云孟仲子名罃孟子之子曹寅谷疑孟子之子自名罃不必稱仲子若仲子則孟子之從父昆弟

也其說似可信姑錄於此以俟考

山東通志亞聖孟子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景祐四年孔

道輔知衮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因於墓旁建廟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外宣和四年縣令朱缶又徙今地金太和甲戌燬於兵元元貞間縣尹司居敬重修元末復燬於兵明初知縣桂孟與宗子思諒復鼎建焉宏治十年詔巡撫熊翀大加修建萬曆九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孟子編年卷四

浙江書局刊

沈景修校
張大昌

孔孟編年後敘

余於壬午癸未閒撰孔子孟子編年各一冊就正於廖勿
堂都轉被都轉攜回川中蜀道崎嶇末由請益學乃不足
疎漏良多數載以來時深抱疚恐川中本他日流傳或致
遺誤因卽原稿重加裁訂付之剞劂以判從違非敢自信
也亦聊爲補救云爾道光庚寅閏四月旣望狄子奇自識

嶠山甜雪卷一

三長物齋叢書

孟子年譜

孟子生卒史記列傳未載說者紛紛迄無定論
自太原閻徵君若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
附四書釋地以傳考據家遂奉爲圭臬焉余近
得山東孟氏家譜所載孟子生卒年月日時享
年八十有四又賢配田氏之生卒及子孫世系
無不詳備可謂聞所未聞或曰譜牒所書未足
爲據余謂家傳事實或有阿私至生卒年月以
其子孫載記累世相傳雖未必盡實不猶愈於

數千年後據逸史遺文推測考求之為確乎况
 先賢後裔不乏通儒豈若民間族譜全無所據
 而漫錄之乎又所載出處年月多與史記六國
 年表通鑑綱目等書相合由是而推其生卒亦
 甚可據也其不合者惟齊宣王之薨年與六國
 表異譜云宣王薨於周赧王元年丁未伐燕是
宣王事與孟子合表云宣王薨於顯王四
十五年丁酉伐燕是梁惠王之薨年與綱目異
譜云惠王薨於顯王三十四年丙戌襄王立明
年丁亥孟子去梁與孟子合通鑑從竹書紀年
謂惠王薨於慎觀王二年壬寅明年癸卯襄王
立是孟子自惠王三十五年乙酉至梁在梁凡
十有八年至襄王元年癸孟子以同時人書當
 卯而後去與孟子不合

世事自較史記通鑑為確閻氏駁之是矣至閻

氏謂孟子未嘗再至梁譜云惠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至梁襄王元年

丁亥去梁適齊襄王十年丙申去齊復之梁十

六年壬寅又去梁適齊是兩次至梁前後共留

十年又謂孟子致為臣而歸在顯王丁酉以前

在赧王丁未并牽附伐燕事在宣王丙戌丁酉之間

以合孟子遊齊之歲月別與家譜固不相符即

與孟子亦多未合今以家譜證之史鑑別為孟

子年譜一卷以俟後之尙論者折中而是正焉

孟氏自黃帝四傳至后稷堯封之邵十六世為周文

王再傳為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其子伯禽八傳至

桓公生莊公及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
爲仲孫氏蓋以莊公爲孟也禮庶子自爲少長不敢
祖諸侯故仲孫氏亦稱孟孫春秋書仲孫左氏書孟
孫豐黠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氏是也叔牙之
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
三家之後皆顯於魯惟孟孫之後世有令德其支庶
祇稱孟氏獻子言義利莊子以孝聞孔曾亟稱焉其
尤賢者僖子將沒遣其子懿子敬叔從學孔門而敬
叔遂爲高弟下逮武伯敬子皆與孔曾問答之反公
綽亦以廉讓見稱蓋數十傳如一日矣其後裔徙居

於鄒鄒即邾國魯穆公時改名史記作騶非孔子所居之瑕邑鄒魯密邈左傳魯擊柝聞於邾孟子
云鄒與魯案鄒縣有南宮适墓則孟氏自
開是也遂為鄒人敬叔已遷於鄒孟子先世蓋敬
叔之後有名激者孟子與告子論性曰激而行之可
裔也使在山殆教學臨文不諱之謂與
字公宜娶仇氏仇音掌今沂州府沂水縣有
孟母祠孟母殆其縣人也
而孟子
生焉卒得子思之傳以倡其道

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寅時孟子生自一歲至三
十六歲皆在鄒其故宅在今兗州府鄒縣北二十里
馬鞍山西傅村是歲為魯共公奮之五年

案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卒至烈王四年孟子
生相距一百有八年孟子曰由孔子以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蓋孟子以傳道自任謂孔子卒而已適
生今指所生之年而言故曰百有餘歲又案明郎
瑛七修類稿載有孟子生卒一條云史記不書孟
子生卒而孟譜云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
日卽當今之二月二日也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
月十五卽今之十一月十五壽八十四又云孟仲
子名罈乃子也四十五代孫名寧以今譜校之所
載生月日卒年壽數及仲子爲孟子之子皆同惟
生年卒月日及罈爲仲子之名則與郎說大異周
定王在位二十一年又有貞定王在位亦止二十

八年皆無三十七年且定王之後尙有簡靈景悼
敬元貞定哀考威烈安十一王而後至烈王其中
相距二百餘年卽貞定王距烈王亦有六十九年
烈王元年至赧王二十六年又八十七年斷無生
於定王而卒於赧王者今譜云孟子卒日爲冬至
則十一月十五是也非正月十五矣以舉爲仲子
之名據今譜世系數之至名甯者祇四十四代其
中亦少一代則舉乃孟子之孫仲子之子非仲子
名舉也

六年辛亥三歲父卒葬鄒縣馬鞍山母仇氏鞠之列女

傳曰仇氏孟子之母也其舍近墓孟子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處吾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賈人街賣之事又曰此非所以處吾子也復徙舍學官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

案三遷當在鄒之近地今鄒縣有三遷故址近是舊傳太原榆次縣有三徙鄉非也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聞東家殺豚問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母悔曰吾懷妊是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

買鄰肉以食之是歲魏惠侯薨立

七年壬子四歲是歲烈王薨

顯王元年癸丑五歲

六年戊午十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列女傳曰孟子

既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

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而遠害今而卽爾廢之是

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去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

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去其夫子而長不乏糧

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同於修德不爲竊盜卽

爲虜役矣孟子懼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家譜曰孔叢子稱孟子見子思時尙幼則見子思當在此時

案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年十九娶并官氏明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其時爲敬王三十七年自敬王三十七年伯魚卒至烈王四年孟子生相距一百一十二年子思之生雖無可考史記云卒年六十二卽以伯魚卒年爲子思生年其卒亦當在威烈王四年距孟子之生尙隔五十一年何得及門受業卽以孟子繆公之於子思一事證之

鼎肉致餽其時子思年已老矣何得更見繆公子
共公五年始生之孟子孔鮒劉向王邵趙岐之說
皆不可從當以史記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爲是

十五年丁卯十九歲梁惠王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是

此歲事

秦與魏戰於元里
斬首七千取少梁

二十六年戊寅三十歲娶夫人田氏

田齊之公族夫
人少孟子八歲列

女傳曰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

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

與

去聲

焉今者妾竊墮

同情

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

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召

孟子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

二十七年己卯三十一歲

案史記以齊宣王立於是年今從通鑑說見後

二十八年庚辰三十二歲梁惠王曰東敗於齊長子死

焉是此歲事

齊與魏戰於馬陵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二十九年辛巳三十三歲是歲爲魏惠侯三十一年秦將商鞅伐魏虜公子卬惠侯割河西之地以獻遂去

安邑舊都徙大梁改國曰梁

案紀年以徙梁爲惠侯九年此從史記

三十年壬午三十四歲八月七日寅時子仲子生

案趙岐曰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
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
昆弟今據家譜是孟子之子是時孟子成室已四
年理合有子然曰仲子而伯子無聞或者伯子早
歿故不見於七篇與又告子篇有孟季子問公都
子語趙氏未註季子何人孫奭曰季子卽下卷所
謂季任爲任處守者也朱子集註疑卽仲子之弟

趙氏註季任曰任君之季弟也然家譜孟子子祇有仲子一人則此季子當是魯孟孫氏之別支孟子之宗人也故孟子三言彼將曰彼者疏遠之稱非其子也非其子卽非仲子之弟矣謂卽處守之季任亦無所據任薛之同姓夏奚仲商摯仲之後也未聞以孟爲氏謂之任季可也不得以孟季稱三十三年乙酉三十七歲是歲孟子至梁史記曰惠王三十五年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

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與傲同邑之庭將何以

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又曰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

案史記次適梁於適齊之後以孟子及家譜證之實先適梁而後適齊也適梁之明年惠王薨孟子始由梁而之齊閻氏曰孟子生爲鄒人晚始游梁謂孟子出游實自梁始足訂史記之誤云晚則非也孟子是時方是盛年

三十四年丙戌三十八歲是歲梁惠侯薨

三十五年丁亥三十九歲梁襄王赫元年孟子見襄王
是此時事是歲梁侯僭稱王

案史記曰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
父惠侯為王是梁之僭王自襄王始孟子史記皆
據追尊而稱惠王

三十六年戊子四十歲秦將犀首伐梁九敗其師擒將
龍賈於雕陰不聞籌策之言則已去梁而之齊矣犀首
秦官名即公孫衍也是歲齊宣王辟疆立

四十一年癸巳四十五歲是歲宋君偃立

四十三年乙未四十七歲仕齊爲上鄉史記曰道旣通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孟子仕齊實始於此

四十四年丙申四十八歲去齊復之梁

四十五年丁酉四十九歲

案史記六國表田齊世家皆云齊宣王十九年薨
是此歲事明年湣王立則齊人代燕是湣王事與
孟子不合今從通鑑

四十六年戊戌五十歲是歲爲楚懷王槐六年遣將昭
陽伐魏破之襄陵亡其八邑

案朱子集註謂梁惠王曰南辱於楚卽此事其時

惠王卒十三年矣安得預言之必前此有梁楚交
兵事史失載也此條閻氏釋地辨之甚詳亡其入

邑集註誤入作七

四十八年庚子五十二歲是歲顯王薨齊封靖郭君田

嬰於薛

案春秋時任姓之薛已滅於齊故嬰得受封孟子
云將築薛乃齊人欲為嬰城以偪滕也將者事未

定之辭

慎靚王元年辛丑五十三歲夫人田氏卒年四十五歲

葬馬鞍山是歲燕王噲立

二年壬寅五十四歲梁襄王薨復去梁適齊孟子兩次
適梁前三年後七年共十年

三年癸卯五十五歲在齊迎母就養列女傳曰孟子處

齊有憂色母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斂異日

閒居擁楹而歎母曰鄉嚮見子有憂色曰不同也今

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輒聞之君子稱去身而就

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

士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

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卽飯糲酒漿

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閭門內之修而無境外

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
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少從乎父
母出嫁從乎夫夫死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
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其時孟仲子年二十
二母喪甫畢奉王母至齊有對醫來語是歲宋君偃
自立爲王有萬章問宋小國語

四年甲辰五十六歲孟母卒於齊歸葬於魯今孟母墓
在鄒縣馬鞍山鄒魯接壤地魯爲孟孫氏大宗所在
故不曰葬於鄒而曰葬於魯猶太公反葬於周之謂
也

案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十三字駭三
年事在內充虞敦匠事是孟母病危未卒時在齊
事也及孟子扶喪歸葬終制反齊然後充虞在途
次追問前事故孟子詳告之郎瑛所疑及京山郝
氏所辨皆非是蓋誤以葬魯反齊止嬴爲一時事
故有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之疑又有止
於嬴地拜齊君贈襚之賜仍反於魯之辨閻氏羸
字條內所駁極爲近理特未申明其致誤之由以
三年事爲一時事耳總之孟母卒於齊當在是年
春夏孟子終喪自魯反齊當在六年秋冬

五年乙巳五十七歲居喪在里時燕王贈讓其國於臣
子之

六年丙午五十八歲終母喪後自魯反齊宣王以爲客
卿是歲慎靚王薨齊人伐燕有答沈同等語

案孟子三次適齊一丁亥梁襄王立自梁之齊一
壬寅襄王薨又自梁之齊一是年終母喪後自鄒
之齊其書云自范之齊范卽鄒之郭門左傳哀七
年公伐邾及范門是也趙岐云范齊邑非是閻氏
釋地以爲秦隨會食邑尤非也自范之齊范卽鄒
也與許行自楚之滕陳相自宋之滕正是一樣文

法必謂此爲倒裝語其說亦固

赧王元年丁未五十九歲齊伐燕取之燕王噲相子之皆死是歲宣王薨潛王地立遂去齊史記曰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去聲連衡從衡卽縱橫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家譜曰齊宣之尊孟子過於梁惠故一時弟子有當路加卿相之語至以喪還魯稷下談士有淳于髡等七十六人乘間讒毀再見之後禮意寢衰

案孟子去齊朱子疑王驩積憾故閻氏以爲王慙
伐燕事皆近於鑿

七篇之中雖無次第然葬魯反齊之後卽繼以齊人
伐燕燕人畔又繼以致爲臣而歸自此至篇末多論
齊事則去就之迹可見矣

案致爲臣而歸當在湣王初立時故王曰前日願
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若據六國表湣王立
已十年則不必爲是語矣又案史記田齊世家湣
王名地孟子則謂齊有王子墊地墊二字皆從土
則地爲湣王之名墊其字也又有望見齊王之子

事又有齊王之子有其母死事所謂齊王之子者
皆謂地也觀於士何事之間及孟子居移氣養移
體之論則地之驕盈慢士可知矣孟子之久留於
齊以宣王果能見用尙可行其所學及王薨而地
立孟子云於崇得見王退而有去志者見地也儲
子云王使人矚夫子者地矚之也雖有萬鍾矜式
之語貌爲恭敬觀其驕盈之態必不足與有爲於
是見幾而行不俟終日亦如初見梁襄王時望之
不似人君尙能冀其保民而王耶此孟子致爲臣
而歸不遇故去浩然自行其志之隱念也及孟子

既去齊事日非湣王出亡於衛以不遜見侵去走
鄒魯以驕色不納卒至爲淖齒所殺其事雖在三
十一年之後孟子於道途望見時早已決其氣體
之移必至於敗孟母曰君子之學動而遠害非知
幾而善承母教者能如是哉

附錄宋葉大慶攷古質疑曰舊見一策問云齊伐燕
史遷以爲湣王而孟軻則曰宣王近世有作古史者
嘗正軻之失軻之書得於親見遷之史出於傳聞而

古史斷然以爲湣王而不信孟子何也

原註古史孟軻傳齊湣王

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問孟子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問孟子勸齊

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
伐燕也注曰史記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
致之孟子也而孟子稱宣王伐燕亦失之矣
按古史乃蘇公轍所作其子遜爲之注也
策者固不暇詳究近見儒學警悟一書內有陳氏新
語云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燕世家
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遜子之國大亂
云云孟軻謂齊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
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此
與孟子沈同問答事同則此伐燕乃湣王也燕噲之
立當湣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二十六年燕與秦晉

五國共擊齊而燕獨入至臨淄取其重器湣王亡走
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
王時事孟子遊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何以
誤爲宣王退之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
軻所言爾意其以此故誤也原註以上皆陳氏說夫慶嘗攷之
史記齊世家卽無宣王伐燕事至燕世家雖云齊宣
王取十城後因蘇秦之說復以歸燕乃在燕易王時
非噲也及後噲立遼國子之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
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云云又以六國年表攷之齊
宣王立於周顯王二十七年凡立十九年而薨乃顯

四十五年也子潛王立潛王四年燕噲方立是噲
不與齊宣同時也噲立五年而遜國又三年而齊破
燕卽周赧王之元年時宣王死而潛王立十一年矣

然則伐燕乃潛王非宣王誠如陳氏之論原註但陳氏以沈同

問答時為潛王時此不過據史記世家及年表而言爾是猶可也若謂燕與五國共擊齊而燕獨至臨淄以為孟子所謂多謀救燕者未必然也蓋齊伐燕至燕入齊時前後二十七八年不應孟子許多年常在齊也初齊伐燕不從孟子置君而後去之言燕人自立太子平故曰燕大畔爾又攷之戰國

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

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原註代秦之弟及秦死而齊宣

復用代使於燕燕王問齊王何如曰必不霸曰何也

孟子年譜

曰不信其臣代欲激燕王之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
大信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燕國大亂儲子謂
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
因北地之眾伐燕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由戰國
策而觀則齊宣伐燕與孟子脗合又朱可遽謂孟子
爲誤也然則以孟子爲誤皆因遷史世家年表而爲
是言歟司馬公作通鑑乃于周顯王三十六年云齊
威王薨子宣王立顯王四十八年云燕易王薨子噲
立據此則齊宣正與燕噲同時

原註顯王在位四十八年次年靚王立又

六年歲 王立 赧王元年燕國大亂齊伐燕且舉孟子答問
之言甚悉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然則齊宣十九
年通鑑亦與年表同獨年表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
七年通鑑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六年爲異故自是
次第有差爾溫公進通鑑表以爲徧閱舊史抉摘幽
隱校訂毫釐豈有此大節目不加攷究而或誤乎况
孟子答問歷歷戰國策又有可稽乎然卽史記參觀
互攷紀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
伐燕一事又未足以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事或可
爲證何者以其未免自戾也越世家云越王無疆北

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遂
 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疆北破齊於徐州按此則
 破齊於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敗越之
 勢而破齊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圍乃載於顯
 王三十六年為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歟然則徐
 州之圍既為威王之時則齊宣非立於顯王二十七
 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為得其實原註通鑑載楚敗越
圍徐州於顯王三十六年是知伐燕為宣王明矣夫
是歲齊威王薨子宣王立
 抵卽此可以明彼而因其自戾則尤可以辯而破也
 案古人著書必謂無誤則正不然如孟子好色好

勇語與齊宣王言也劉向新序則誤爲梁惠王太
王去邠語與滕文公言也史記亦誤爲梁惠王且
誤齊人將築薛爲惠王謀攻趙司馬遷方引此語
作孟子列傳獨不取孟子之書一寓目焉何也卽
此可證史記之誤又何必遠徵越世家與年表之
同異哉閻氏謂通鑑屈齊之年數以從燕爲信孟
子不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是仍以
六國年表周烈王四十六年戊戌齊湣王立爲可
據也孟子一書與史記不同者惟伐燕一事葉氏
所論最爲詳贍故采附年譜以爲攷古之助

二年戊申六十歲魯用樂正子及欲見平公不果皆在
去齊歸魯之時是歲爲平公叔立之二年

三年己酉六十一歲於宋於薛餽金而受俱去齊以後
事是歲爲宋王偃十七年薛田嬰受封之十年

案閻氏謂孟子自齊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
魯之滕余謂聞魯欲用樂正子喜而不寐亦孟子
子在齊時事其時宣王薨湣王立知道不行於齊
旣喜樂正子將用於魯又喜己之道亦可因樂正
子而行於魯則去齊歸鄒卽以樂正子故也及自
鄒至魯樂正子果已先達於魯君又爲臧倉所聞

卒不能用遂自魯之宋又之薛復歸於鄒時滕文公爲世子有事於楚道過宋見孟子論性善自楚反復見孟子論道一之旨皆在宋時事及滕定公薨文公兩使然友問禮則孟子已歸鄒矣因有在宋兩次之見及然友兩次之問故又自鄒至滕并田世祿說幾可行矣許行等又從而撓之於是復歸於鄒以著述終老此孟子自齊歸後出游之次第也閻氏敘如宋在至魯之先殊爲倒置

四年庚戌六十二歲張儀說六國事秦通鑑載景春問答在此時

六年壬子六十四歲是歲滕文公壽立孟子在鄒與然
友往來問答及至滕滕文公問爲國皆在此前後數
年內

案孟子之道國之可爲者惟齊君之可與有爲者
惟滕文公三次至齊而有擁楹之嘆及宣王薨而
稷下之談風愈熾知道之必不可行故三宿出晝
猶有惓惓之意其於滕也自文公爲世子至終定
公之喪所與往復贊襄者已非一日喪制井田有
說必存似可以展所負矣乃有許行陳相等從而
撓之是誠蒼蒼者未欲平治衰周之天下也故退

歸田里以老壽終孔子六十八歲以後不求仕與
七十子成六經論語孟子學孔子者也亦六十餘
歲以後不求仕與萬章等十有七人成書七篇蓋
欲爲萬世之平治計也於人何尤哉

八年甲寅六十六歲三月十六日辰時仲子子墨生

邾文公卜遷於繹註繹邾邑名在鄒縣又詩云保有
鳧繹繹卽鄒縣繹山也六書本義畢與繹同孟墨之
名蓋取去齊以後宋薛滕魯游歷幾徧皆不足有爲
諸此

此二十餘年大抵里居日多史記云退而與萬章之
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卽其事也

案孟子七篇趙岐以爲孟子自作朱子亦謂七篇

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惟唐林慎思及昌黎韓子則謂門人共記非孟子自著閻氏從朱子又謂諸侯王稱諡爲門人所加不知孟子著書時諸侯王皆已先卒故書其諡非門人敘定也

十九年乙丑七十七歲是歲魯平公薨

二十六年壬申八十四歲十一月十五日午時卒其日爲冬至鄒人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秦焚詩書孟子之書號爲諸子得以不毀漢文帝得其書置博士以傳後罷宋景祐四年兗州刺史孔道輔訪求墓地得於鄒縣四基山就山立廟元豐六年追封鄒國公詔

兗州鄒縣立孟子廟元祐三年封父爲邾國公母爲
宣獻夫人以孟子配享孔子廟元至順元年改鄒國
公爲亞聖公明洪武元年立孟氏學免大宗子孫徭
役正統三年以孟子父配享啟聖王去公爵稱先賢
孟孫氏景泰三年以孟子嫡裔襲五經博士嘉靖九
年去公爵稱亞聖孟子

本朝加孟母封號爲端範宣獻夫人於曲阜縣立孟子
專廟康熙二十六年頌

御製

御書孟子贊刻於學宮鄒縣曲阜孟子專祠從祀賢儒宋

政和五年封樂正克利國侯配享公孫丑壽光伯萬
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
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
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戚邱蒙須城伯
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城括萊陽伯子叔承陽
伯均從祀

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去侯伯封爵以樂正克公孫丑萬
章公都子配享稱先賢某子陳臻等十三人唐韓愈
宋孔道輔從祀稱先儒某氏其遺蹟之在鄒縣者有
孟母斷機堂養蠶祠三遷廟孟子曝書臺三徙館先

賢孟孫氏墓宣獻夫人孟母墓亞聖孟子墓先賢孟仲子墓又滕縣有性善上宮二書院存心堂居休館益都縣有雪宮書院萊蕪縣有止羸祠沂水縣有孟母祠曲阜鄒寧陽嘉祥范濮在平等州縣皆有孟子專祠額設奉祀生共五十二人歷代碑碣之存者有宋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孟子贊明人在曲阜元豐六年加封鄒國公牒宣和四年鄒國公廟榜皆在鄒縣紹定三年理宗孟子贊道統十三贊之一在杭州府學金明二年赫號孟廟題名大安元年重修孟廟碑元至元二十年趙文昌孟廟題名元貞二年重修孟廟碑

至正十一年祭孟廟記皆在鄒縣

各家注釋孟子者漢書藝文志有孟子十一篇孟子止七

篇傳自劉歆尚有外書四篇漢志合言之故曰十一篇趙岐曰外書後人依放而作今不傳隋書

經籍志有趙岐注十四卷鄭康成注劉熙注各七卷

唐書藝文志有綦母邃注隋志謂邃注梁有隋亡唐志有之則其時猶未亡也

陸善經注各七卷張鎰音義三卷宋史藝文志有蘇

轍解丁公著手音張九成拾遺馮休刪孟各一卷孫

奭音義二卷戴石鼓問答三卷程頤解四卷王令

講義五卷蔣之奇解六卷張栻解七卷龔原解十卷

王雱注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注陳暘解義游

醉解義許允成新義尹焞解鄒浩解朱子集註又集

義又或問張栻詳說王汝猷辨疑各十四卷

漢隋唐宋各史

志皆入子部儒家類自朱子編入四書文獻迺考升

入經部明史因之編入經部四書類其書非專解孟

子者不錄明史藝文志有陳士元雜記四卷管志道訂釋

七卷

本朝四庫書目有張九成孟子傳二十九卷余允文尊

孟辨三卷續辨三卷別錄一卷蔡模集疏十四卷金

履祥集註考證七卷許謙叢說黃宗義師說李光地

劄記各二卷

案孟子七篇尊信者多詆斥者亦復不少如王充

刺孟馮休捌孟司馬光疑孟明太祖孟子節文之外尙有蘇軾子觀鄭厚叔等類多駁詰之詞自昌黎韓子紫陽朱子表面彰之列於學官然後尊王賤霸撥亂反正之功燦然大著雖浮雲善蔽究無傷於日月之明也今就各史及

本朝四庫書目著錄各家編附年譜之後此外如葉夢得通義蘇洵批評李相權衡遺說顧起元私箋之類不見史志而見於諸家藏書目錄及見有刊本行世者尙多不備載

孟氏家譜載賢裔嫡派亞聖子仲子仲子子學學子

寓 周赧王四十年己丑生 寓子舒 秦始皇十三年丁卯舒子之

後 漢高祖三年之 後子昭 文帝十四年乙昭子但 武帝

元 年丁酉生 為 但子卿 倉及大小戴以春秋授疏廣

漢書儒林有 卿子喜 舉 帝本始二年己酉生 元帝時

蘭陵 喜子 茲 元帝建昭三 茲子翼 哀帝元壽二年庚

書 翼子 嘗 光武帝建武 十五年己亥生 為合浦太守

人 嘗子 展 明帝永平十七年 展子 有 安帝永初五年

為 太 馘子 敏 順帝陽嘉元年 王申生 以破醜不顧 為

氏 敏子 光 桓帝延熹二年 己亥生 仕蜀至大司 光子

康 獻帝初平二年 辛未 康子 宗 建安二十二年 戊戌

康山封雪 卷一 孟 子年譜 三

孝有哭竹事見宗子楫吳孫亮建興元年壬申楫子

晉書會孫嘉傳宗子楫生仕晉為廬陵太守觀子

觀有傳云勃海東光人為趙王倫事夷三族觀子

嘉愍帝永昌元年壬午生為桓溫參軍有龍嘉子懷

玉穆帝永和十五年己未生為下邳太守南史宋書

綽子元懷玉子表安帝義熙二年丙午生仕齊為太

與譜異懷玉子表守北史魏書皆有傳云濟北地邱

人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表子斌宋文帝元嘉十

孟仕魏為齊州刺史與譜異表子斌四年丁丑生

斌子威明帝泰始三年丁未生仕梁為驃騎將軍北

大夫子恂威子信梁武帝天監三年甲申生為冀州

嗣與譜異威子信刺史北史有傳云廣川索盧人仕

周為太子少師信子業大同二年丙辰生仕北齊為

子儒嗣與譜異信子業大中大夫北史齊書循吏皆

有傳云鉅業子景陳武帝永定景子善誼隋文帝開

鹿安國人業子景二年戊寅生景子善誼皇九年己

西生為河善誼子詵唐高祖武帝七年甲申生累封

內太守 梁詵子大融高宗永徽三年 大融子浩然永隆元年

詩隱鹿門山唐書文藝浩然子雲卿中宗神龍元年

有傳云襄州襄陽人 浩然子雲卿乙巳生為校書郎

雲卿子華明皇開元十八年庚午生為李寶臣幕

華子常謙天寶十二載癸巳 常謙子尊慶代宗大曆

已尊慶子瑄德宗貞元十六年庚 瑄子方立武宗會

甲子生為澤州成將唐書五代史方立子承誨懿宗

梁雜傳皆有傳云邢州平鄉人 方立子承誨咸通

仕梁為太府卿承誨子漢昭宗天復元年辛酉 漢子

貫後唐莊宗同光 貫子昶後周太祖顯德 昶子齊宋

祖雍熙三年甲申生 齊子寧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寧子堅仁宗

年丙戌生 齊子寧己酉生奉祀祖廟 寧子堅至和

年丙戌生 齊子寧己酉生奉祀祖廟 寧子堅至和

兼山甘泉 卷一 孟子年譜 三

二年乙未生 堅子寬 哲宗元符三年庚辰生 寬子欽 高宗紹興十二年癸

為徐州知事 亥 欽子津 孝宗淳熙十年生 津子德義 理宗紹定二年己

德義子允祖 寶祐六年戊午生 允祖子惟恭 元至祖

十四年 惟恭子之訓 武宗至大三年 之訓子思諒 順宗

丁亥生 元二年丙子生 明初授 思諒子克仁 以下生年皆缺

鄒縣主簿奉祀祖廟 年贈翰林院 克仁子希文 代宗景泰三年授五經博

五經博士 傳 希文子元 孝宗宏治二年襲世宗嘉靖二年 元子

公榮 仍以公榮襲 公榮子彥璞 穆宗隆慶 彥璞子

承光 神宗萬曆 承光子宏譽 熹宗天啟 宏譽子聞玉

莊烈帝崇禎二年襲 聞玉子貞仁 治元年襲 貞仁子尙桂 康熙

二十五
年襲
自亞聖至此凡六十六世
衍泰子毓瀚
乾隆三十
三年襲

自亞聖至此凡六十六世

案孟子後裔今在山東鄒縣據各史所載鄉貫不

同以

本朝縣名計之屢有遷移八世卿九世喜徙居嶧縣

十二世嘗徙居浙江上虞十五世敏徙居直隸臨

城十六世光徙居河南洛陽二十世觀徙居直隸

東光二十一世嘉徙居湖北宜城二十二世懷玉

徙居山東安邱二十三世表徙居肥城三十五世

威仍徙洛陽二十六世信徙居山東恩縣二十七

世業徙居直隸祁州三十世訖徙居河南汝州三十二世浩然徙居湖北宜城三十八世方立徙居直隸平鄉以後史傳無名不知何時仍歸鄒縣譜載四十四世甯生於大中祥符二年奉祀祖廟則歸鄒當在宋眞宗時也

嶸山甜雪卷一終

叙

太史公列傳稱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楊雄稱孟子非荀知之亦允蹈
之以荀子爲同門異戶班固乃以孟
子子思與荀董司馬劉楊同列故漢
以後或稱孟荀或以等于晏嬰之儔

唐藝文志猶云孟子荀卿專修孔氏
以折異端至韓文公稱孟子醇乎其
醇荀楊大醇小疵實本楊子宋儒宗
之而萬世之論以定夫司馬作史去
戰國甚近而僅云孟子七篇則趙岐
謂外書四篇爲後人依託當矣顧日

月經天而容光所照亦非爝火比也
江河行地而泌沸所溢尤非潢汚行
潦派也若精言之則家語國語紀聖
賢言行未必盡爲可信然究與莊列
異旨余所以于秦漢以前古聖賢書
每日孜孜也孟君經國以佐幕餘閒

蒼萃各書于孟子微言佚事輯成篇
冊曰孟子年表曰佚文曰註解又訪
得外書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四篇
錄入其用心可謂勤矣宋劉昌詩蘆
浦筆記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只有
性善辯一帙而闕其三則此書尤足

珍也因孟君請而叙之

道光己丑十一月初六日

翰林院編修前護理貴州巡撫福建
布政使南海吳榮光撰于廬墓之雲

朔山房



陳道集

卷之四

叙

昔先嚴莅南州始得執摯見先生憶其歲蓋嘉慶乙

丑也先生篤于品行長于詩古文辭爲幕中傑出者

先嚴曾屢述之故得相從於話雨樓觀德堂之間後此豫

奉母北上踪跡多疎歲丁丑先嚴任南汝觀察奉諭

始知仍聘先生至古申國重美東南大慰所望自偕遊

秦關以往莫知稅駕矣今年春辱遞魚牋附寄孟子年表

捧誦數過廣搜博攬考据精詳採拾各條辯論明晰子車

氏一生所如不合展卷瞭然不特遊梁遊齊先後年歲確

有可憑伐燕取燕均爲宣王疑團得破更識誕降之日五色雲呈捐館之時鄒人盡哭卽歷聘侯邦或爲術士所傾或爲嬖人所沮天之不欲斯人遇非爲七篇故乎至若外書四卷千餘年來佚而不傳今幸先生好學博古購而錄諸編年紀月之首是何異霧開雲歛復覩日星河嶽也其有功于子車氏豈淺鮮哉謹拜手而爲之跋

道光九年歲在己丑臘月朔

知河南歸德府事前吏部郎中恒豫謹撰



序

嘗讀漢志以內外名篇者惟淮南爲然蓋內論道外雜說也復讀莊子亦分內外篇東坡謂出于世俗非其本意今以之擬孟似不干倫第觀劉歆七畧作孟子十一篇應劭風俗通亦稱孟子中外十一篇然則所謂中者顏師古注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內卽七畧所稱內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是已而此言外者何居按孟子七篇武帝時已入大內故曰中亦曰內至成帝時陳農所求劉向父子所校續得民間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謂之外其時郊鄉只知

內府七篇而不知有民間所得之四篇故疑爲後人依託
勿之註耳魯稽 孟君經國爲子輿氏七十數世孫余夙
耳其名客秋與 芝庭將軍衡論幕中品概 將軍首推
之余乃物色得與晤語雖修髯蒼蒼不失儒生面目也言
論風采綽有可觀袖所輯孟子外書及佚文年表註解四
卷出閱苦心孤詣匪伊朝夕夫表與註解尙有古書可稽
而逸文亦有簡編可採惟外書自綦母遂熙時予注後至
唐已失 孟君久業申韓見推名公卿佐理劇郡邑南遊
楚江閩嶠北歷秦嶺梁園舟車所至不爲不廣而能于案

牘餘閱搜羅陳迹披拾羣言使二千餘年之佚書一旦彰而顯之卽謂子輿氏之賢裔也可謂之功臣也亦無不可余嘉其志廼屬付梓倘附諸七篇之末以充十一篇全數俛別于淮南莊子之外其誰曰不宜道光十有一年歲在重光畢闕修禊之日

福建巡撫汾西韓克均芸舫氏撰



陽明集
卷之三

閑道集目錄

卷一

孟子外書

卷二

孟子逸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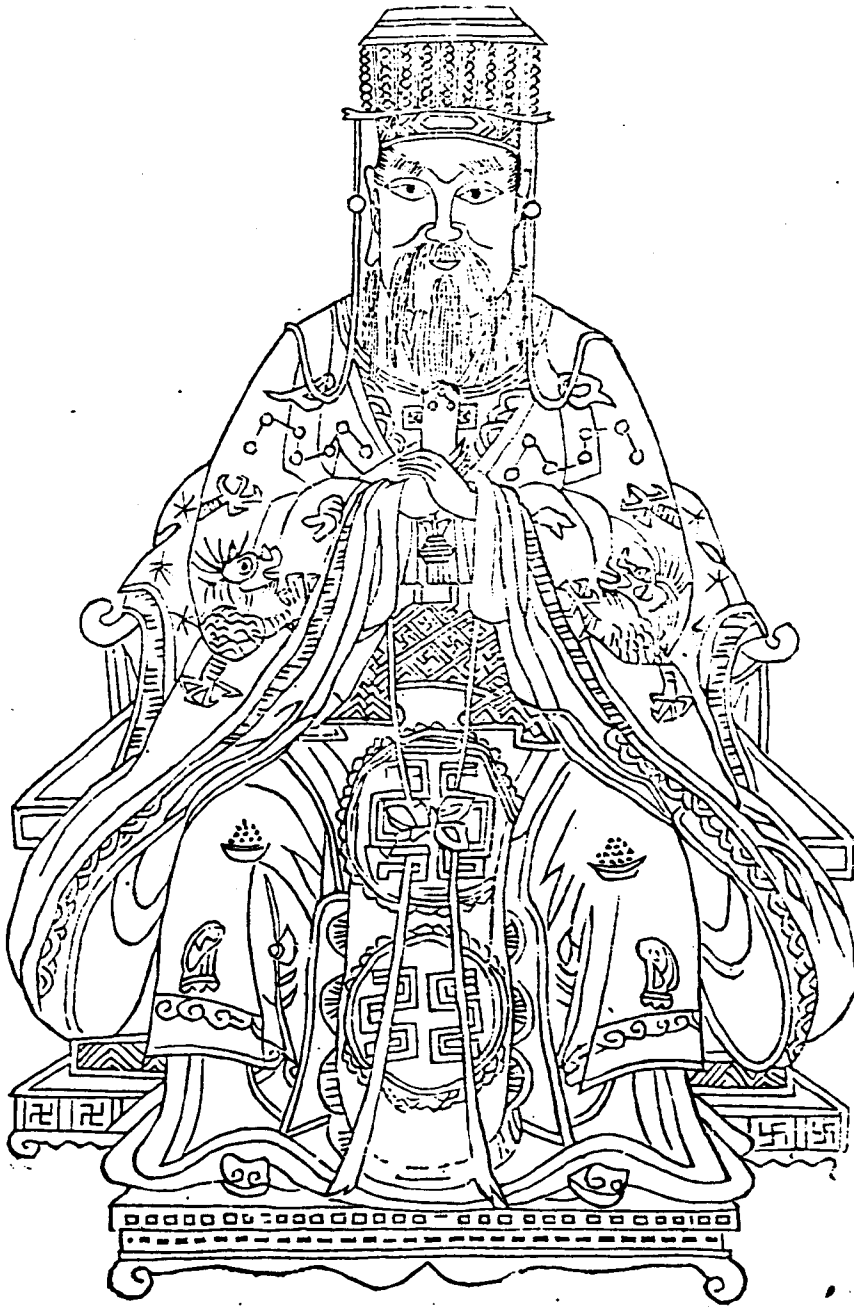
卷三

孟子年表

卷四

孟子註解

孟 子 冕 旒 像



孟子冕旒像圖

贊曰鳧嶧鍾靈篤生神異母教三遷孔門配四黜霸尊王
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恥言功利距墨
排楊浩然正氣德竝禹績古今無二宜享千秋澤流後嗣

卞里後學仲蘊錦

孟 子 石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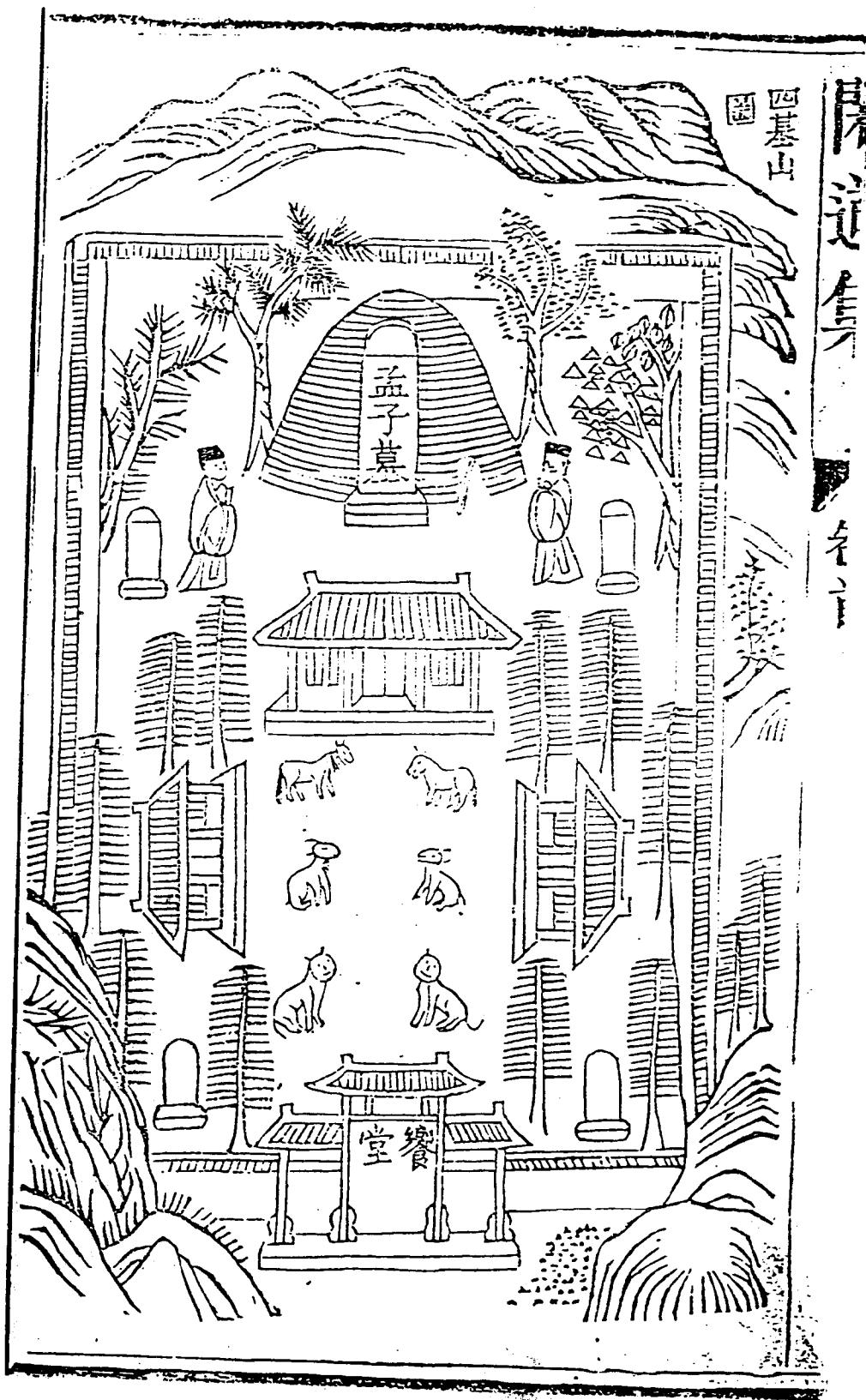
孟子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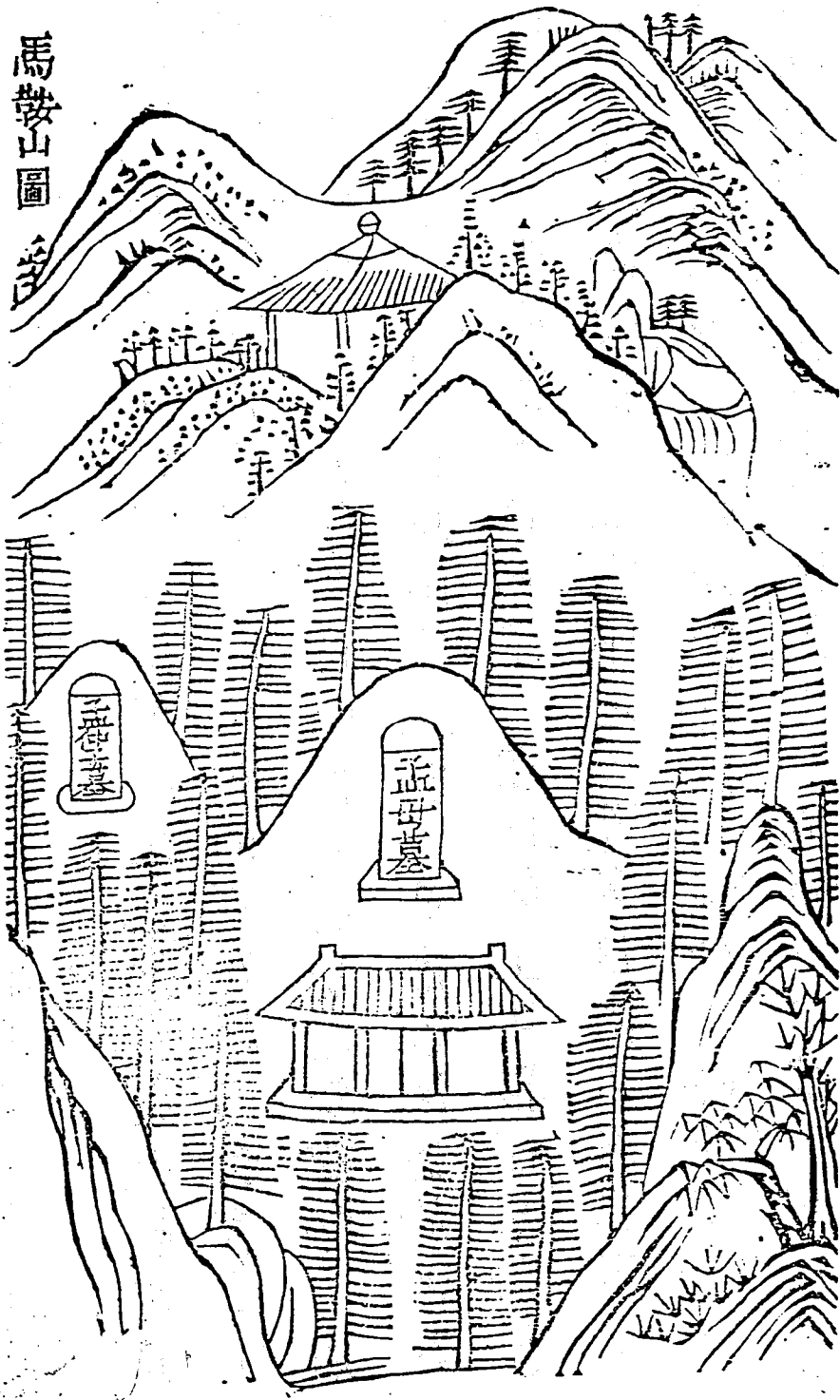
石像

二

四基山



馬鞍山圖



經國自讀

先亞聖書後五十餘年來追維 祖德屢見羹牆輒神遊
于馬鞍四基諸山思欲一瞻墓廟而不可得乃自嘉慶丁
丑戊寅之間硯食古申國已卯自秦而楚之梁獲謁 遊
梁祠北上燕都庚辰夏由燕就聘 葉廉使汝芝旋浙竊
喜假道兗鄒必能辨香瞻謁 聖像躬上馬鞍四基埽墓
不謂行抵泰安牲口倒斃中途逗遛多日輿人又言時方
炎夏霖雨正多未克驅車湖路而 廉使星輅復前行數
站卽由泰安單騎前赴沂州山路而行私願成虛爲悵快

者久之嗣閱三遷家乘首圖 亞聖冕旒正像竝跪坐側
像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跪像以殉後經宋人修孟母墓
得之墓中者或又據闕里志引元鄒尹司居敬謂蜀有文
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歛蹠向後屈膝當前蓋古人席
地而坐也孟子刻像殉母之說疑無所據昔朱子亦嘗云
古人坐者兩膝着前因反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跪者
然茲經國不問孟子之像是否得之孟母墓中謹將冕旒
跪坐二像及馬鞍四基所葬三墓概付剗剗刻諸卷首俾
天下後世凡讀吾

先亞聖書者咸見美牆于勿設云

閑道集卷一

裔孫經國謹輯

孟子外書

性善辯第一

謹按王克論衡孟子作性善篇凡十五章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

荀卿名況楚人避漢諱易荀為孫

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蠶蟻知君臣而况于人乎故人之性

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性無不善而物亂之水無不清而物污之是豈本性也哉

而物亂之一本作而物亂之

曼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

曼邱姓不擇名齊人

孟子曰魯有

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人

之傳也

子上名白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生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於

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

孟子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濤
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

此章戒人不學

而牆面如聾瞽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
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
舍市又嬉戲爲賈街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徙舍
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
我子矣遂居之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踞別女
傳作袒

孟子處齊爲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
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
爲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
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閩內之
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
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
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
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五飯稻
黍稷麥
菽五種
之飯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子
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
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

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專一其性
禁止其淫

孟子謂子石曰卵有毛信乎

公孫龍字子石趙人
為堅白異同之說者

子石曰

信孟子曰何謂其然也子石曰卵無毛雞無翼孟子曰雞

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

孟子曰筦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筦敬仲義故齊威公亦

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章言齊威公存衛亡國之德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徐辟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蘓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蘓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曰辟蘇之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之以言不約從不連橫不爲威屈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已矣

文說第二凡十七章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人

徒騁才辯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做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爲己小人爲人爲己者逸而泰爲人者勞而危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孔子也子上曰言仁不

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信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也言刻則人害也大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爲吾謝梁王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子曰太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諫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而
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兮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而水
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九泉兮

靈龜隱於萊孟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

丁公

著曰靈古蚺字萊國名後屬齊地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爲臣而去之後

萬章問曰子夷何人也

子夷泄柳字

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不

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曰繫易也叔

孟子門人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子吉小

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子不可以不知易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王蠋請見孟子見之王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國果亂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日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

弛緩也惠子名旋渦出欒水

孝經第三凡二十章

孟子曰孝經者孔子傳於曾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之

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連也釐魯

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之文而稱之歟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家

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萱死孝也劉熙曰茅萱騶大夫喪母哀毀而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聖

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嚮以智各以所

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得乎

端木賜也

蔡母遠曰伯贛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咸邱

蒙治噐萬章治紼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牲樂正

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

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與哉吾母死吾猶孺子

也記孟子居母喪之孝盡禮盡哀齋子弔見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

之道遂棄墨而歸儒齋子為墨子之學者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覈實此乃循名責實之義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文侯孟子

曰非古也古莫善於蒞蒞者殷法雖周亦蒞也地有餘利

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非古也綦母遠曰

蒞讀如藉陸德明曰與助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尹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王

而不言高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齊末公子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為氏亦曰景丑孟子曰我

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犂門子敖王驩字程曾犂門齊南門再舉觴孟子

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夫欲我賦詩乎

詩經卷之八 孝經 八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讀如連與堅為韻白讀如裴

緇讀如哉與白為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詩故以為詩而賦之

屋廬子曰無為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為非無為也

堯舜先勞而後逸者也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王五霸之罪也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其苦將道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爲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

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

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孟子曰不

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

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

彫世者歟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州

之外也

爲正第四 凡十七章

孟子曰爲正以心爲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

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舛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爲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罰薄稅歛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爲政也君其勿信佞臣之言

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

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孟子過邾見邾莊公

邾國名高誘曰世本邾莊公名顛

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文王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曰有道吾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孟子老於闕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而桀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

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孟子曰今之士大夫皆罪人也逢君意以順其惡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

乎按左綿李氏刊本止有十五章以下闕

孟子曰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無好知無好勇勇知之過禍患所當以仁義爲本

閑道集卷二

裔孫經國謹輯

孟子逸文

孟子曰今之學者其性善

荀子性惡篇

孟子曰人之性善

姚鉅唐文粹

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

董子繁露深察名號篇

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也

袁宏後漢紀鄧曄語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在穀不可勝食下佃漁以時魚肉不

可勝食在材木不可勝用下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

也寧窮飢居于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也同上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克王

論衡本性篇

孟子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大行人注

孟子曰王者師臣也高誘呂氏春秋仲春紀當善篇注

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應劭風俗通正失篇

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公羊

傳成十八年築鹿囿下何休注

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說

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抱樸子外篇

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梁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

孟子曰千載釋史作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

逸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北堂書鈔案孟子稱逸始見于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

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後漢書張衡傳我

孟子曰嘖蹙而言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使自求之

文賦注

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張景陽七命注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釋史作間有命

世者答蘇武書註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王仲宣誄注案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章指云大聖之君由采

善于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觀故曰字則引古可知選注謂出孟子當有據也

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文選潘安仁夏侯常侍誄註

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

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仲子遂夫

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史記索隱

孟軻謂之寄居秦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有寄君索隱曰向

所稱九主載之七錄名稱甚奇寄君謂人困於下主驕于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孔穎達詩幽風七月篇正義其下云則冬亦有

績麻但言不備耳案漢書食貨志叙聖王制土處民法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

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公羊傳宣十五年初稅畝注述聖王井田之法亦有云

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趙筵長短經是

非篇

通文

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而不為非未之有也

宋白等文苑英

華論入牛
希濟治論

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馬總意林在渴者易為飲下

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

廣韻注

孟軻言遇不遇命也

王定保據言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論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

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

邱光廷兼明書釋史亦引

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從天理

萬物故天下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

太平

御覽 案從天本作順天梁避太祖諱

政理萬物本作治萬物唐避高宗諱改

孟子曰軻少貧從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

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同上案文選注引列女傳

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徐鍇說文案此疑是性善辨之文

孟子曰國無小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借偽部政治小序

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冊府元龜環衛部志節小序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管子日忠者

臣子之高行

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朱子集注

載外國本孟子仁也者人也下有此二十字語類問所据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

孟子曰江海異于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别于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于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于邱陵則

跛羊步其巔儻苑珠璣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正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劉向說苑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于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于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

之道也

韓詩外傳鍾惺孟子翼考亦載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

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

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

宋裴松之三國志注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

同上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

坐塗炭蓋聖人之清也

蕭梁劉峻世說新語注韓詩外傳亦載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

形漢應劭
風俗通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唐章懷子
後漢書註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
選注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

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

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

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

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史記
魏世

家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劉熙注曰致至也

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心不正

則童子眊然

唐白居易易六帖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有過者止而聽之

過者上脫吹笙

二則弈敗笙汨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鵠彎弧擬

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

劉晝新論正義亦引

人之于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

以生矣

玉海藝文

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學齋估畢

使動其端善于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勿見也

董子繁露深察

各號篇其上即性有善端云云

孟子下質于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以善吾上質于聖人之

所為故謂性未善

同上

今人之性不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詹道傳孟子集注纂箋引

閑道集卷三

裔孫經國謹輯

孟子年表

周烈王喜四年

魯共公
奮五年

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于鄒

紀魯

侯之年者何鄒先自
邾邾故魯附庸也

按孟子譜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攀鳳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間巷皆見五色雲獲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按孟子譜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

月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那移也如書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秦以十月冠年漢初亦是亦以十月爲歲首而不正十月也至于邠風叙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考安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斷于四月初二日

闔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畧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

七篇爲主叅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
晚始遊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
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當在赧王之世卒
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陳氏鳳石謂孟子生卒史記不載據孟子譜稱卒于周
赧王二十六年壬寅壽八十四歲晉青日札聽雨絕談
與孟子譜竝同獨其所生之歲孟子譜謂在周定王三
十一年日札絕談又作定王三十七年陳氏士元謂在
安王瞿氏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孟子乃生諸說

不同惟三遷志云常在烈王四年已酉蓋自赧王二十六年遙遡烈王四年孟子年適八十有四况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孔子生于靈王庚戌距孔子卒一百八年孔子卒于王戌與孟子自言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亦合任鈞臺從之較譜說足据

孟子譜孟子名軻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又字子車音從平聲又廣韻箇字內亦收此字注曰孟子居貧軻軻故以軻名從去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孟子譜孟子字自司馬遷斑固趙岐皆未言及曹魏人

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
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
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
世所稱子車者出于孔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著聖
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于晉司隸較尉傅玄所著傅子
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不載有疑其僞者而劉孝
標李善之註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其世代去傅
玄已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似真且古人雖不諱字而
孟子師子思子師思曾子豈卽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

子字從孔叢子稱子車爲當

任氏兆麟曰聖證論稱字子車又曰學者不知孟軻字
按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少居坎軻字子居
也又傅奕休稱字子車按孟子字當從子輿爲是攷漢
石經論語殘碑執輿作執車古二字通用居則以音譌
于義亦無當也

史記索隱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按漢志魯
國有驪邑故邾國水經註鄒山左傳所謂嶧山邾文公
所遷城鄒山陽故邾婁之國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

于此今以孟墓證之則孔孟生同鄉邑矣

陳氏鳳石云譚氏編年畧以爲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卞人之類又引自齊葬母爲魯人之證閻百詩曰孟子爲鄒人非魯人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適鄒其葬歸于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魯鄒密邇左傳魯擊柝聞于邾是也故孟子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按孟子少居鄒有鄒與魯閩孟子對穆公語意其聚徒講學居鄒日多而曹交得聞人皆可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此時

孟子居鄒猶是四方來學之初也譚氏編年畧列見穆
公于見齊潛王之後非也

精舍記曰孟子故宅在鄒縣東隅有曝書臺其東隙地
子思講堂孟子學道于此

三遷志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東南隅曝書臺西去子
思書院僅百步

林氏春溥云孟子生卒年月史傳無明文元張頴孟母
墓碑訛据鄒公廟碑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
定王三十七年雜記載孟子譜云周定王三十七年已

酉四月二日孟子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正月十五日
卒壽八十四今考貞定王在位只二十八年無己酉己
酉在考王元年下距赧王二十六年己酉一百四十三年
不得云壽八十四也陳士元疑定爲安之訛然安王在
位亦只二十六年無己酉己酉在烈王四年故三遷志
所載年表据黃榑瞿九思說爲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
二十六年壬申卒旣與八十四之數符亦與孟子言由
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合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
辨引孟子世譜亦然故今從之至闕里志謂孟子生于

周安王十七年潘彥登孟子生日考亦謂疑是安王十七年譜訛安爲定訛王爲三周廣業孟子四考從之謂孟子當卒于赧王十三年或十二年譜倒爲二十又衍六字也按如其說則孟子先魯平公梁襄王卒七篇中何以皆稱其謚殊不可從 又言孟子本魯公族趙岐說後徙於鄒遂爲鄒人其葬母于魯者蓋孟孫世爲魯卿則祖墓自當在魯太公子孫五世及葬于周孟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吳程乃据此以爲孟子魯人之證譚貞默編言更侈其說謂鄒爲魯下邑卽孔子鄉叔梁紇所治

近曹子升孟子年譜力主之其文繁不及詳辯今但以孟子兩處證之如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又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于門如謂鄒卽魯邑則祇有魯君而鄒君何爲者舉此則其他附會之說不待煩言而破矣

周烈王喜五年 魯共公 奮六年 庚戌二歲

六年 辛亥三歲

按三遷志父激卒母仇氏鞠之

又按春秋演孔圖孟子父激公宜 陳榕門日名 激字公宜

孟氏譜父曰激公宜一云名彥璞

按集韻孟子母爪氏錢竹汀曰說文反爪為爪與掌同音變隸為爪非從人從几也春秋傳黨氏先儒讀為掌出任姓孟母當是其族

周烈王喜七年魯共公奮八年壬子四歲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乃去舍市為賈街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也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

母曰此真可以居我子矣遂居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幼時東家殺豚孟子問殺豚何爲母
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褻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
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
以食之

廣輿記曰孟母故宅在太原榆次母弁人也其地有三
徙鄉

周顯王崩元年 魯共公
奮九年 癸丑五歲

二年

甲寅六歲

周顯王編三年

魯共公奮十一年

乙卯七歲

四年

丙辰八歲

五年

丁巳九歲

六年

戊午十歲

三遷志禮十年曰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子思時尚

幼則見子思疑在此歲乎

周顯王編七年

魯共公奮十五年

己未十有一歲

八年

庚申十有二歲

九年

辛酉十有三歲

周顯王扁十年

魯共公奮十五年

壬戌十有四歲

周顯王扁十一年

魯共公奮十六年

癸亥十有五歲

三遷志就學于魯歸家斷織以教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

又按孟子外書曼邱不擇問于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于孔子子思學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孫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學焉是以得聖

人之傳也

鄭氏禮記注子上孔子會孫子思彼之子名白

聖門志曰孟子十五歲就學於魯

謹按伯魚卒于敬王三十七年子思即以

是年生至烈王四年已百有十四年孟子始生安能親受業耶蔡介夫謂若親受業不應但云私淑諸人其學于子上信矣

林氏春溥曰本傳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此謂實

錄自漢藝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王劭遂謂史文衍一

人字孟子實親承子思之教趙岐亦云長師孔子之孫

子思而子思孔叢等書更附會為思孟問答之語並誤

按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時伯魚卒已五年而子

思爲喪主知其年已長矣孟子之生距伯魚卒蓋百十
一年安得與子思相及耶

周顯王扁十二年

魯共公奮
二十年

甲子十有六歲

十三年

乙丑十有七歲

十四年

丙寅十有八歲

十五年

魯康公
屯元年

丁卯十有九歲

十六年

戊辰二十歲

十七年

己巳二十一歲

十八年

庚午二十二歲

周顯王扁十九年

魯康公屯五年

辛未二十三歲

接任氏曰此孟子之所以不入秦也蓋秦未嘗不招賢然欲復井田興學校者孟子也開阡陌尚首功者商鞅也秦用鞅孟子必不入秦也

周顯王扁二十年

魯康公屯六年

壬申二十四歲

二十一年

癸酉二十五歲

二十二年

甲戌二十六歲

二十三年

乙亥二十七歲

二十四年

魯景公偃元年

丙子二十八歲

周顯王扁二十五年魯景公偃二年丁丑二十九歲

周顯王扁二十六年魯景公偃三年戊寅三十歲

林氏春溥曰孟子既娶見其婦田氏袒而在內不悅婦求去以母言留之當在此時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

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婦列女傳作祖

周顯王編二十七年魯景公偃四年己卯三十一歲

二十八歲 庚辰三十二歲

二十九歲 辛巳三十三歲

三十年 壬午三十四歲

三十一年 癸未三十五歲

三十二年 甲申三十六歲

周顯王編三十三年魯景公偃十年乙酉三十七歲

通鑑孟軻至魏 按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軻至梁是

爲顯王三十三年通鑑從之任鈞臺孟子考畧謂當在

顯王四十八年詳辯在後

周顯王扁三十四年魯景公偃丙戌三十八歲

紀年魏惠王改元年按三遷志註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立從史記誤

閻潛邱云孟子是年至齊

周顯王扁三十五年魯景公偃丁亥三十九歲

謹按惠王改元竹書作顯王三十四年丙戌而通鑑則

謂三十五年丁亥差互一年任鈞臺孟子攷畧從竹書

江慎修孟子舉要云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始稱王而

改元稱一年是為周顯王之三十五年丁亥也今並存

俟攷

按任氏兆麟時事畧謂是年孟子至齊為卿奉母居平

陸

周顯王扁三十六年魯景公偃十三年 戊子四十歲

三遷志按是年秦使犀首伐魏大敗擒將龍賈而孟子

不載籌策之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周顯王扁三十七年魯景公偃十四年 己丑四十一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客卿

周顯王扁三十八年

魯景公偃十五年

庚寅四十二歲

周顯王扁三十九年

魯景公偃十六年

辛卯四十三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由鄒之任見季子乃由任之

平陸

周顯王扁四十年

魯景公偃十七年

壬辰四十四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由平陸之齊王館之雪宮

周顯王扁四十一年

魯景公偃十八年

癸巳四十五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齊王以賓師禮孟子

周顯王扁四十二年

魯景公偃十九年

甲午四十六歲

周顯王扁四十四年 魯景公偃二十年 乙未四十七歲

皇極經世觀物篇載是年齊用孟軻為上卿陳士元從之三遷志不從

周顯王扁四十四年 魯景公偃二十一年 丙申四十八歲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貪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罍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

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
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
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
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皇極經世是年孟子去齊 時事畧云去齊退居平陸
陳士元云及魯居鄒三遷志不從

周顯王崩四十五年

魯景公偃二十二年

丁酉四十九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去齊居休及魯省母遂之宋
滕世子來見

周顯王扁四十六年

魯景公偃二十三年

戊戌五十歲

曹氏之升孟子年譜是年去宋之薛受問餽

周顯王扁四十七年

魯景公偃二十四年

己亥五十一歲

林氏春溥謂是年孟子至梁

按新論載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
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考是年秦伐魏取曲沃
平周去年楚昭陽破魏襄陵取八邑故有南辱于楚之
言又公孫衍張儀俱在魏二人互相傾軋故有論大丈
夫語史云惠王數困軍旅亦惟此時爲甚則孟子至梁

當在是年

按三遷志從通鑑謂孟子三十三年至梁者疑誤

王懋竑曰孟子至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曹之升孟子年譜是年自薛反鄒滕文公問喪禮遂聘問為國館于上宮

周顯王扁四十八年

魯景公偃二十五年

庚子五十二歲

謹按孟子外書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何以禦乎孟子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任氏啟運孟子考畧云此時在滕先是已如宋歸鄒而

後至梁至齊

又云時孟子年五十二矣故稱之曰叟史稱惠王三十五年
至梁誤也蓋史遷未攷惠王有後十七年遂以後

元卽屬之襄王若孟子至梁三年卽去時梁未嘗南辱

于楚喪地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按前孟子去齊當是去位退處平陸至是

由齊至梁故有不遠千里之言又劉彥和新論載秦攻梁孟子勸王去梁之語見上外書故竝錄之俟考

任氏兆麟孟子時事畧云是年至魏

應劭風俗通曰孟子去齊梁惠王聘之爲上卿

林氏春溥謂是年在梁

陳氏鳳石亦謂孟子至梁當在是年蓋以此時孟子年已五十二矣故王稱孟子曰叟趙注叟長老之稱猶父也若以三十三年乙酉計之孟子年僅三十七惠王年長以倍而父之乎若果孟子于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年卽去是時未嘗南辱于楚卽喪地于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如謂孟子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惠王問答止五章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况果如其說則齊人築薛時孟子在梁因何有與滕文公問答語蓋史遷不知惠王有後十七年而但繫

之惠王之前二年故誤也其說本之鈞臺

按顧氏日知錄江氏孟子

舉要亦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者非

按史記列傳言孟子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趙注孟子作題辭全主之以爲孟子遊歷先齊後
梁蘇氏古史亦然惟通鑑則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
竊以孟子本書觀之篇首卽載梁王諸章及見襄王有
出語人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
此其先梁後齊較然可知江慎修曰史記齊威王宣王
湣王之年皆有錯誤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

年故誤謂孟子先游齊洵不刊之論也

林氏春溥曰魏世家稱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今以七篇證之殊誤孟子時年三十七而惠王稱之曰叟不合一也惠王時未稱王而孟子稱之曰王不合二也時梁未南辱于楚卽喪地于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不合三也案竹書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自是又十七年乃薨據此則襄王九年獻上郡十五縣以謝秦者實惠王之後元八年所謂喪地七百里是也襄王十四年楚破魏襄陵得八邑實惠王之後元十三年所

謂南辱于楚是也其明年秦復伐魏取曲沃平周而新

論載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

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則孟子至梁當在是年時公孫衍

張儀俱在魏二人互相傾軋故有對景春大丈夫諱亦一證也又二年惠王卒襄王立

而孟子去梁此其確然可證者也史公未考惠王有政

元之事故不得不繫孟子至梁于三十五年致種種不

合通鑑既從竹書以正其失而仍從史至魏之年直至

襄王即位載孟子見魏襄王語竟似孟子在梁十八年

之久則猶未免襲誤耳顧炎武曰孟子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七篇中梁

事不多
是也

又按本傳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
趙岐從之云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也今考世
家既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計其年只三十七若果
先至齊則年更少何以有四十不動心之語且曰惡得
有其一以慢其二乎又時距燕噲子之事絕遠中隔二
十一年
蘇氏古史因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
齊湣王譚貞默謂孟子所見諸侯先孟子卒者齊宣梁
惠梁襄鄒穆魯平滕文書中皆稱謚後孟子卒者齊湣

宋偃故止稱王說似有据然以伐燕一事證之前問取

燕稱宣王後燕畔止稱王慙不得謂取者宣王而慙者

潛王也

林希元曰宣王以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所以

亦偶然致辭不

同耳說是也然則概指王卽潛王者誤矣蓋孟子仕

齊中以葬魯去位喪畢友齊此爲再至而皆在宣王時

故其去也王有今又棄寡人而歸之語萬斯同乃据此

爲再仕潛王之證愈失之矣大抵孟子生平以道自重

遲久未有所遇故當時有不見諸侯之疑其見惠宣滕

文皆在中年以後謂其有禮賢下士之雅欲以行道也

然一見惠襄命駕遂行崇之見退有去志難進易退未
嘗久淹故曰久于齊非我志也齊湣素非賢主孟子豈
有旣去復來之理乎今据竹書梁襄王三年當齊宣王
五年魯平公初立卽燕噲讓國子之之歲又二年而齊
取燕又二年而燕太子平立證之孟子之書先梁後齊
其事皆合故通鑑綱目于慎覲王二年魏襄王初立書孟軻
去魏適齊蓋得之矣

附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考 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
于齊前邳遷于薛薛已滅矣邳與薛皆任姓其遷邳或

使奉奚仲之祀也今又滅邳而封靖郭君洪容齋謂薛滅于宋王偃者蓋因國策占雀篇滅滕伐薛之誤按索隱引絕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止其後田文卒成之後漢書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文公安得不恐以經考之孟子是年在滕也由此推之孟子生于鄒鄒穆公悔過而行仁政故留事鄒自鄒如宋當在君偃初年已非剔成時鮑彪謂辟公時誤已孟子居宋

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勾踐言之什一去
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言之皆在是時滕文公爲世子將
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亦在此時楚地久廢至泗上滕南
與楚隣而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者以
孟子在宋故也迨孟子自宋歸鄒滕文公使然友兩番
就問其虛左以待者已非一日惟鄒穆公卒孟子乃應
聘之滕館之上宮百官有司總已以聽孟子乃修井地
君臣力行遠方之人皆願爲氓介弟如更方且受業卽
如許行陳相亦必爲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正之惜乎

滕君則誠賢君而所與為善者僅五十里耳于天下舉
安之志猶未逮焉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于是
孟子去滕之梁

周慎靚王定元年

魯景公偃二十六年

辛丑五十三歲

江慎修羣經補義云是年至梁

陳氏士元云是年梁襄王立孟子自任往見復適齊

曹氏之升謂是年去滕歸魯奉母之梁

林氏春溥謂是年在梁

周慎靚王定二年

魯景公偃二十七年

壬寅五十四歲

三遷志去魏適齊

任氏啟運孟子攷畧謂由鄒之任見季子在去梁後

曹氏之升云去梁自范之齊

任氏兆麟謂是年去魏之宋

按季彭山曰孟子聞宋王偃將行仁政乃適宋

按史記言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

据通鑑孟子見梁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之

且卽如史記以宣王立于顯王二十七年在位十九年

而卒則與本書伐燕時舛異之甚故不從史記而從通

鑑也林氏孟子年表亦謂是年見梁襄王遂去梁與三

遷志合至又謂去梁反鄒由鄒之任至平陸因由平陸之齊則更與陳鳳石之說相符矣

陳氏鳳石曰按孟子在梁正儀衍爲相與景春論大丈

夫當在梁時觀其問與周霄竝記可知

按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鄉故

梁惠王與周霄竝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

夫儀衍相而孟子尙可留乎

孟子去魏適齊何以知之据孟子自范之齊卽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魏趙齊三國之境孟子去梁之所經也大梁臨淄相距千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孟子亦曰千里而見王若以鄒而往僅得半耳所謂望見齊王之

子者季氏本謂疑卽王子塾郝氏謂湣王子法章總不

若趙注泛指王庶子爲合曰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此

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

任氏攷畧孟子去梁反於鄒其時有季任幣交之事者恐

非此亦陳鳳石從曹之升之說並存之以俟參攷

又按孟子至齊疑未卽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

小萬章亦以不見諸侯何義爲問孟子兩舉景公招虞

人不往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耳季氏本謂王疑其有

異使人瞞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王於

崇

任鈞臺云孟子見王於崇退卽之平陸者孔距心與孟

子有舊也處于平陸依距心也退卽有去志而猶處平

陸者一言而齊君臣皆知其罪爲發棠邑以賑民是言

將行其言爲之兆也諸子幣交當在此時繼有賓師之命館孟

子于雪宮于是孟子爲卿于齊列女傳所謂去梁適齊

齊王以爲上卿是也雪宮者館孟子而來就見者也趙邠

卿注孟子將朝王章曰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是宣王尊禮孟子不使儕子

稷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當時辯士見孟

子位賓師無責守綽綽然有裕故以嫂溺援手之喻諷

之 其出弔於滕者必是文公卒也季氏曰非大國之

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降其

禮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亡始終之大禮也考自臨淄抵滕

將五百里一往一還將千里朝暮未幾孟子母喪于齊

自齊歸葬于魯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既葬之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外書同

後曷為反于齊止于嬴蓋致其事於君也按家語孔子

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反哭而致事謂還政于君大夫三

月而葬五月而卒哭然則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

為卿之事于齊王故有此止禮亦宜然反齊之事說者紛紜郝氏謂拜

年表 三

賜在三月葬後禮文竝無此說顧氏謂改葬亦是臆度
 閻氏謂反葬在終三年喪後則本章首宜陳臻問曰之
 詞何必直從三年前追叙來歷毛氏以反為反哭之
 反竝言齊有家而魯無家孟子恐未必然尤非確論 **其**

仍歸終制而後復至齊可知也 閻百詩云郝氏解尹士

歸魯終喪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

也然且至見遷就顧望也余謂此為孟子復之齊之切

證聞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國被兵革不

可以請遂爾淹番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既而

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宣王就見孟

子之辭今又寡寡人而歸胡為乎又之哉

林氏春溥曰季彭山謂于崇見王在免喪再見時今以

退有去志之語推之良然其云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考此數年齊無被兵之事且即被兵與孟子之去何涉

考此數年齊無被兵之事且即被兵與孟子之去何涉

嘗從孟子疏以賓師之位者爲得祿孟子不受祿不敢
臣之尊以師禮故難固辭耳

又謂孟子居鄒季任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于平陸儲
子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
之齊不見儲子此事其在去梁適齊之間乎蓋由魏之
齊中可過鄒時孟母尚在無不歸省之理而任與鄒相
距僅百二十里許今濟南府東任城廢縣西北一宿卽
至平陸在任城之北今汶上縣去臨淄六百里此固中
間適齊之道也又孟子自范之齊据後魏書地形志范

司馬遷
年表
三五

平陸俱屬東平郡

四書釋地曰范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春秋半屬魯孟子時屬齊去齊都百

七八里二地相近當是由平陸而范而齊故創見王子而

歎異之耳

周慎覲王定三年

魯景公偃二十八年

癸卯五十五歲

林氏春溥曰是年孟子在齊迎母爪氏

曹氏之升云是年為卿弔滕文公之喪

譚貞默孟子編年是年受宋餽滕世子來見友鄒適薛

受餽復適齊任氏兆麟時事畧從之又云是年孟母卒

歸葬于魯較林表差早一年

周慎靚王定四年

魯景公偃二十九年

甲辰五十六歲

林氏春溥云是年孟母爪氏卒于齊孟子自齊葬於魯
與曹年譜合

謹按孟子外書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
季孫郊治車咸邱蒙治噐萬章治纒充虞治櫬公都或
治饌陳代治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孟子三日
不食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吾五
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齋子弔見之流涕自責
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見齊宣王

周慎親王定五年魯平公旅元年 乙巳五十七歲按時事暑旅作叔

林氏春溥云是年孟子在魯居喪

按孟子自齊葬于魯則孟母之卒于齊可知列女傳孟

子居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問之云云此其證也其

歸葬之年任氏兆麟謂在慎親王三年曹之升謂在慎

親王四年疑曹說得之至反齊止羸諸說不一惟閻潛

邱謂終三年喪復至齊為卿之說為得郝京山謂三月歸葬後反齊而

拜君賜顧亭林謂為改塋毛西河謂反于齊者反哭之

後季彭山謂在齊居憂者三年任鈞臺謂居羸地以終

喪居柩中謂卒哭之後反而致
 為卿之事于齊王竝屬臆說
 孟子葬母于魯自宜廬
 于魯以終喪
周廣業謂古無廬墓之說然孔子之喪子
 貢廬于冢上三年則古有行之者孟子斷
無妻母墓而
 歸鄉之理
 時魯平公初立而滅倉毀孟子後喪踰前
 喪當必指近事人人共見者而言則平公將見孟子即
 在孟子喪畢之後可知蓋魯平初政頗有穆公之風故
 樂正子見用其欲使為政亦當在此時惜皆慕其名而
 無其實自是而孟子反齊之志決矣後樂正子從子敖
 之齊則反齊後事也

周慎靚王定六年

魯平公
 旅二年

丙午五十八歲

林氏春溥曰是年孟子終喪魯平公將來見嬖人臧倉沮之不果遂反于齊 按臧倉毀孟子後喪逾前喪益

指近事而言則平公將見當在孟子居魯喪畢之後廣

文選所謂魯平公與齊宣王會鳧繹是其事也 按廣文選從外

書

謹按孟子外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樂正克道

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

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周赧王延元年 魯平公三年 丁未五十九歲

三遷志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齊宣王薨按宣王尊敬孟

子過于魏惠王故一時弟子皆有當路加卿相之語其

後以喪還魯切劇既疎小人乘間浸漬銷刻再見之後

禮意寢衰矣孟子書雖無次第然堯魯反齊之後即繼

以齊人伐燕燕人畔而繼以孟子歸自此至篇末皆論

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皆以

此為潛王事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斷以為宣王今從之

林氏春溥云是年在齊為客卿有答沈同燕可伐及與

宣王論勿取置君而後去等語時趙與楚魏俱欲伐齊

而存燕宣王所謂多謀伐寡人者也

通鑑綱目是年孟子去齊

大事記云自齊之宋自宋適滕

皇王大紀云去齊居于宋陳士元從大事記

陳氏鳳石考徵亦云時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
勿取等語與林氏合

闕潛邱曰史記與孟子不合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
潛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
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
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林氏辨之甚詳特列
于後

按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子潛王立而伐燕取燕俱闕

其見燕世家中以爲齊湣王事但稱燕噲立齊人殺蘓秦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云云明燕噲實直宣王時也至燕噲屬國于子之太子平謀攻子之乃突有諸將謂齊湣王云云又有孟軻謂齊王云云而質之湣王年中又全無之可知史記缺遺錯亂蓋有誤截前王年數屬後王者宜乎其與孟子不合也

又按國策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竝載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而章子與遊者也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也史記所以屬

之潛王者潛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伐燕而爲報想燕齊相報不應甚久而潛王在位二十九年故不得不以伐燕屬之潛王不知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爲燕所破者潛王國策原自分明蓋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卽卒潛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數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史遷特未深考耳若

以燕昭王卽位二十八年始報燕一語爲據則孟子所
記原是實事而史記移爲湣王之誤自不待言并無換
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林氏春溥曰本經與史記不合莫甚於伐燕一事後人
爲兩至齊之說皆史宣湣之年誤之案伐燕之役七篇
明繫之宣王國策正同惟史記謂在湣王十年遂爲千
古疑案通鑑則下減湣王十年上增威王十年以合孟
子考異不載其說朱子已疑其無據又燕人畔集註引
立太子平爲證依通鑑則在湣王二年仍與孟子不合

黃氏曰抄載蔣曉之說謂齊之伐燕有二齊宣因喪伐燕取十城卽梁惠篇所載問答是也孟子作于宣王旣沒之後故以謚稱後潛王因子之之亂伐燕取七十城是卽公孫丑篇所載是也作孟子時潛王尙在故不稱謚欲以合史孟爲一不知梁惠王篇明云今又倍地云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云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此豈區區取十城而已耶且十城之取以蘇秦說而復歸之何以諸侯將謀救燕乎至閻氏生卒考欲移燕之年數以就齊周廣業四考謂齊威宣乃係一人而複謚曹

之升年譜既從通鑑增威王十年又從大事記增宣王
十年以合燕畔之歲愈臆說無据今考史記索隱引紀
年以爲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
今本紀年在齊宣公四十七年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一世又云
紀年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弑其
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弑田侯及其
孺子喜是爲桓侯是田和之後有田剡一世而史皆遺
之又云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田午也十八年後
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又云紀年齊幽公之十

八年

史記齊康公卒無子田氏遂并齊而紀年又有幽公均是補史之缺

而威公立是史

記威王之二十三年乃紀年威王之元年也又云紀年

梁惠王後元十五年齊威王薨

史記威王在位三十六年紀年正同但先後異

耳是史記潛王之四年乃紀年宣王之元年也由是而

推之潛王十年伐燕實宣王之七年

通鑑在宣十九年

潛王十

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實宣王之九年

通鑑在潛二年

一一與孟

子合此其確然可据者也史記于威王以前脫悼子田

剡兩世於是威王之立移前二十餘年而伐燕之事不

得不屬之潛王矣通鑑但据孟子以正其誤而殊無他

据其意只疑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三當作四湣王在位

四十年四當作三

大事記威王之九年仍史記但增宣王十九年為二十九年亦無据

而

以孟子燕人畔一段統附于伐燕之年下即繫以宣王

薨痕跡顯然而朱子綱目更書孟軻去齊于是年則後

燕人之畔孟子何以有與陳賈問答之語與集註自相

刺謬安得起二賢于九原而以紀年之說質之

周赧王延二年

魯平公旅四年

戊申六十歲

林氏春溥謂是年孟子在齊

案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出弔于滕公行子之喪孟子

不與王驪言當在此時

三遷志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憂又爲齊卿則用樂正及欲見孟子在去齊歸魯之初以臧倉譖語徵之尤信

周赧王延三年魯平公已酉六十一歲

林氏春溥謂孟子是年在齊燕人畔王慙陳賈爲之文過孟子致爲臣而去適宋

案陳臻問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鑑而受于薛餽五十鑑而受而燕人之畔秦楚之構

兵皆在是年且石邱宋地見孟子疏是竝去齊去宋之
確證也又孟子去齊居休路史曰休在潁川屬宋境殆
亦一證云

皇王大經是年魯欲使慎子爲將軍魯平公將見孟子
曹氏之升謂是年孟子致爲臣而歸

集註考證云是年去齊歸鄒卽如宋

任氏考畧齊王知慙于孟子猶有悔心之萌陳賈復塞
之故遂去齊反鄒至魯不能用滕侯以禮聘之至滕反
鄒述孔子之意序詩書作孟子七篇外書四篇又漢書

藝文志曰孟子十一篇應仲遠亦曰孟子絕糧于鄒薛

作書中外十一篇

按孔疏云漢中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趙岐題辭亦云外書四篇性善

辨文說去經為正

閻潛邱云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

歸鄒二年即如宋有與宋人戴不勝語按繫如宋于去

齊後固是但即在元二間殊無据所可据者宋初稱王

于慎覲王二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為子之王不似在

滕謂畢戰為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

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

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又應爲
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于赧王之初亦有故云

按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
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云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
士孟子久遊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
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不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
君固未有愈于燕昭者也雖其志趨或殊然鄒衍自齊
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
孟子裹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

年表
三三

讐也復讐則于齊矣孟子曾爲齊卿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陳氏鳳石考徵按通鑑綱目書孟子去齊于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之下考孟子燕人畔注云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觀孟子與陳賈問答則後二年猶在齊也安得謂元年卽去乎故任氏攷畧亦屬之三年已酉

又按沈同問燕可伐及燕人畔二章括燕事首尾而繫

諸去齊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爾時齊王知
慙于孟子猶有悔心之萌而陳賈復塞之任聽細人強
詞求解則其怙過飾非不足有爲決矣此孟子所以去
齊歟

又按孟子不受兼金當在此時

三遷志同

有致爲臣而去五

章及答淳于髡名實未加語

閻潛邱云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孟子云辭十
萬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數也姑以孟子所云陳
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

之中使其祿同于陳戴耶則仕齊當十年矣倍于陳戴耶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于陳戴耶當亦不下六七年矣愚按孟子去梁適齊爲齊客卿當周慎靚王二年壬寅又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于齊而當齊人伐燕至周赧王三年己酉燕人畔而孟子去齊蓋自壬寅以迄己酉前後在齊者蓋闕七八年矣

江慎修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紂殷己卯距赧王

已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記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此本及歷譜作微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出奔虢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已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劉歆謂成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

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單三年耳而歷譜累推
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燭公卽位
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獻公
卽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燭公衍
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是成王元
年至厲王己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
于乙酉至厲王己未二百七十五年至承劉歆之誤也
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
今傳己卯者異厲王之十二年己未奔彘十三年庚申

王在逸共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卽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
 也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
 王已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
 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一
 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
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厲王十
 三年庚申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已卯至辛卯十二
 年今史鑑多于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已卯至
 赧王已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
 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然則皇極經世

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按去齊居休休屬潁川當在宋境孟子知道之不行也
聞宋王偃欲行王政故觀之大事記謂孟子去齊之宋
是也

又正義云石邱宋國地也赧王三年秦大敗楚于丹陽
又敗楚于藍田秦楚構兵莫此為甚而孟子適于是年
去齊之宋遇宋輕于石邱按宋輕即宋鉞齊宣王喜文
學游說之士宋鉞嘗至稷下
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
說齊宣王師古曰與宋鉞
俱游
稷下竊意孟子在齊與宋輕有舊別後忽遇呼以先生

請其何之殆非未同而言者之比也

季氏本謂告子之見當在孟子去齊之宋之時公孫丑
設爲當路于齊加齊卿相兩問明是去齊以後之辭觀
問仕而不受祿于居休可見孟子曰齊人有言論齊事
也曰無若宋人然時在宋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曰告
子未嘗知義則知其去齊之宋之日與告子辨義之
後季說是也

大事記謂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季氏謂孟子當偃王時
適宋已甚老矣豈復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其說是也

余故以爲自宋適滕當在未適梁之前至是復之宋與
戴不勝語稱宋王則在君偃僭王之後可知也不勝者
疑卽前所語之盈之也圖譜以什一去關市章爲前在
宋語誠然

去宋知其之薛者觀陳臻問答卻齊王之餽曰前日則
時已去齊也受宋薛之餽則曰今日時在薛也薛不知
何時見滅地入于齊始而遷邳繼而封嬰嬰傳子田文
卽所謂薛君也江慎修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金當
齊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但說大人章譚氏專屬之

田文安見是章必爲在薛之言耶然則孟子何爲之薛
曰孟子至宋見偃王不足有爲蓋由薛而友魯也

林氏春溥時事年表孟子所以去齊七篇無明文朱子
疑王驪以積憾去之然其故卻不止此郝仲輿曰取燕
一事猶不改與兵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
飾孟子知爲齊禍始此故致臣去閻潛邱曰繫致爲臣
章于燕畔王慙之後恐指燕人事所云王庶幾改之卽
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殊得之矣事在赧王三年
又孟子去齊有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之語案漢書律

歷志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由赧王三年己酉逆
數之當得八百十一年閻氏謂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
少言之也然考周本紀自武王至夸王本無年數班氏
徒据劉歆魯歷爲說而魯歷煬公六十年獻公五十年
證之魯世家則煬公止六年獻公止三十二年江永羣
經補義据世家謂歆誤衍七十二年經世諸書承之其
實武王克殷至赧王己酉止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
合也

竹書紀年以武王十二年辛卯周有
天下至隱王三年亦七百三十九年

又皇王大紀大事記竝于赧王元年書孟子去齊之宋

其年固誤而謂去齊之宋則確有明證據陳臻前日子

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

五十鎰而受證一也又赧王三年燕人立太子平是時

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藍田

通鑑載此事在燕平立之前然史表不著月日通鑑特以

意決之未能定其孰先孰後

宋輕所云秦楚構兵即此而孟子與宋

輕遇于石邱孟子疏石邱宋地證二也又孟子去齊居

休路史謂休在潁川屬宋境證三也

閻氏謂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

一十五里距孟子家約百里然未知所據

時宋偃稱王七年矣故孟子與戴

不勝語稱宋王而任政運考畧乃据通鑑顯王四十八

年齊封田嬰子薛靖郭君將城薛之文謂孟子是時在

滕蓋以齊人將築薛之語推之先是已如宋歸鄒蓋以滕世子過宋來見及然友之鄒

推而後至梁至齊不知其時宋未稱王季彭山謂孟子前後兩至宋亦

附會而靖郭君將城薛之文本于國策未嘗指定何年

通鑑特類附于封薛之下又是時以客海大魚之諫而

止則後日復城未始不可刻舟之見吾無取焉

周赧王魯平公四年歲六年庚戌六十二歲

林氏春溥云案滕世子過宋來見當在此時又有萬章

論宋不行王政及戴盈之戴不勝宋勾踐問答語滕世

子之楚往返兩見則孟子在宋必有數月之淹鹽鐵論
曰孟子困于梁宋此遠行受贖之說也風俗通曰孟子
去齊又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此聞戒受贖之說也以陳
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返鄒想皆此年事也
又皇王大紀赧王四年書滕世子宏過宋見孟子定公
麋麇宏糜二名本趙岐注文公聘問爲國案前年孟子至宋則過
宋之見當在此時蓋孟子之爲齊卿時嘗出弔于滕故
世子傾慕之如此後文公使然友問喪禮而孟子在鄒
今以陳臻之問推之意必由宋之薛由薛反鄒故風俗

通曰孟子去齊又絕糧于鄒薛困殆甚蓋與孔子陳蔡

之厄相類此其所以聞戒而設備也歟又是時奚仲之

薛已滅于齊因封田嬰

靖郭君

于此其子文

孟嘗君

說嬰以

散財養士嬰因使文主家待賓客所以有五十鎰之餽

歟若孟子至滕其去歸鄒時遠近不可知大紀謂即在

過宋之年未敢信其必然也

又任兆麟時事畧是年燕起金臺禮賢者使樂閒迎孟

子不往

謹按孟子外書孟子老子騶燕昭王使樂閒迎之孟子

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

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王天下之主也蒙按外書

燕昭王稱諡則其書出自門人所記可知昭王薨在赧王三十六年

周赧王五年魯平公旅七年辛亥六十三歲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與景春論公孫衍張儀按三遷志註通鑑載

景春問答語在四年庚戌與大紀差互一年

曹年譜謂是年歸魯樂正子為政平公將見孟子不果

陳鳳石考徵按閻氏孟子考謂平公欲見孟子當在慎

覲王甲辰後余竊以為不然平公欲見孟子疑在去齊

之宋過薛反魯之日觀臧倉言後喪踰前喪則在葬母
反齊之後可知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謂赧王四年卽
臧倉沮平公之年此又太泥鈞臺任氏謂在魯平公五
年以後者近是赧王三年爲魯平公五年蓋自赧王三年去齊之宋
見宋王偃不足與有爲故去之遂由薛而返魯聞樂正
子爲政喜而不寐者喜道之不行于身猶得見于及門
也迨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之沮又至焉蓋至是而卒
知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故以天也一呼終之因魯而
嘆其嘆不僅在魯也退而與萬章之徒辨疑問答乃著

孟子七篇其外書四篇則門人所記也

又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疑在此時正義慎子謂慎到史記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著書十二篇或曰孟子稷下之游曾與有舊故以當道志仁之言明喻之蓋距墨之旨矣

郝氏敬曰孟子自謂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七篇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

先名實者爲人此卽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卽楊
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事以至弑父弑
君莫不生于有所爲故夫楊墨之害非必二人害之歸
者共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詖行歸
之也如髡行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陣蒞惠之
悠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于爲我爲人其禍總底
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堯舜
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喻惻隱羞惡之端知
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畧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

夷之言厚葬子莫言執中而後謂距楊墨也哉以是知
闢許行譏仲子斥儀衍皆所以閑先聖之道卽皆所以
距楊墨者也郝氏此條統貫上下十四篇全旨亦云該
矣

周赧王延六年

魯平公
旅八年

壬子六十四歲

三遷志按滕亡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尚二十四或文
公之立疑在是時孟子明言然友之鄒則其不在齊魏
之可見 滕文公立問爲國諸事應在此時林氏春溥
亦謂滕文公使然友問喪禮已而聘問爲國當在此時

惟曹氏之升謂是年魯欲使慎子為將軍與陳鳳石差

互一年

周赧王延七年 魯平公九年 癸丑六十五歲

皇王大紀是年孟子與弟子講明道義作七篇

周赧王延八年 魯平公十年 甲寅六十六歲

九年 乙卯六十七歲

十年 丙辰六十八歲

十一年 丁巳六十九歲

十二年 戊午七十歲

周赧王延十三年

魯平公旅十五年

己未七十一歲

十四年

庚申七十二歲

十五年

辛酉七十三歲

十六年

壬戌七十四歲

十七年

癸亥七十五歲

十八年

魯平公旅二十年

甲子七十六歲

周赧王十九年

魯湣公賈元年

乙丑七十七歲

林氏春溥云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 案時魯平公魏襄王皆卒七篇中稱其謚則著

書當在此時

周赧王延二十年

魯潘公賈二年

丙寅七十八歲

二十一年

丁卯七十九歲

二十二年

戊辰八十歲

二十三年

己巳八十一歲

二十四年

庚午八十二歲

周赧王延二十五年

魯潘公賈七年

辛未八十三歲

三遷志按孟子之書或謂自作或謂門人所記迄未有定其疑非自作則以諸君皆稱謚不應盡先孟子卒

時未深考耳故今詳列諸王侯卒歲于前而斷以爲自著云

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十一篇今所存者中篇耳四篇亡此三遷志注語也陳鳳石亦謂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篇時合此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顧炎武亦云按楊子法言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引孟子曰今人

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註曰
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註中程子
所引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
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耶經國
謹按趙岐孟子題辭有曰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
爲正今考楊子法言所引夫有意而不至者云云此爲
正第三章語也周禮大行人註所引諸侯有王云云此
孝經第十六章語也顏氏家訓所引圖影失形云云此
孝經第九章語也梁書處士傳序所引今人之于爵祿

云云此爲正第十章語也程子所引荀子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云云此孝經第十一章語也河清頌引千載一
聖云云此性善辨第六章語也至若六十四黍爲一圭
云云亦已採入佚文條內而外書闕之經國自幼失學
淺見寡聞僅搜六十五章又五十九條此外佚者尙多
茲將稽有證據者錄之以竢宏博君子考核而增補焉
周赧王延二十六年魯潘公 賈三年壬申八十四歲卒于十一月
十五日古碑云孟子卒于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
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

林氏春溥云孟子以正月十五日卒生仲子舉嘗從公孫丑受詩于李克蓋以周正月今十一月也

譚梁生孟子編年畧曰孟子年八十四卒在赧王二十

六年

闕里志曰孟子墓在鄒縣生仲子舉嘗從學于公孫丑

陸元朗經典序錄曰李克傳詩于魯人孟仲子按毛詩故訓傳

引仲子說

經國謹按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氏譜云

仲子名舉孟子之子也本之闕里志郝氏解從之惟趙

岐則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僅見集註而未詳所本
乃鄭氏詩譜毛傳竝引孟仲子孔氏謂趙岐云孟子從
昆弟學于孟子意孟子之子自名舉師事公孫丑竝未
著詩傳其所稱孟仲子者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
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云云竝屬臆說不
足信也

按譜稱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四据君
薨然後稱謚魯平公卒于十八年甲子梁襄王卒于十
九年乙丑孟子猶及見之則譜稱孟子壽八十四之說

信也禮樂錄謂孟子卒年七十四廿馭麟謂生于安王
丙申卒于赧王壬申壽九十有七殊未足據今并錄之
俟考

閑道集卷四

裔孫經國敬輯

孟子註解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

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歷間北京國子監奉勅較刊

鄭亢註七卷

隋志亢作玄按後漢書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

歷而不言注孟子益亢字誤為玄也今依註疏正之

劉熙註七卷

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註中時引用之

秦母遂註九卷

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曰亡然北堂書鈔中猶引用之隋志又載遂嘗

注左思三都賦必晉以後人也

陸善經註七卷

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

七篇云

張季權音義三卷

唐中書侍郎崑山張鑑撰

丁平子手音一卷

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撰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

宋禮部尚書博平孫宣公爽著萬歷中北監較刊

蔣穎叔解六卷

宋觀文殿學士宜興蔣之奇撰

蘇明允批點孟子

相傳老泉先生蘇洵所為今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

伊川先生程頤撰宋史注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

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程子門人藍田呂大臨撰

蘓子由解一卷宋學士眉山蘇文定公澈撰凡五十四章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

尹彥明解十四卷宋程子門人洛人尹焞撰

龔深之解十卷宋待制遂昌龔原著王安石門人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宋禮部侍郎福州陳騭撰

游定夫解義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十四卷而楊文靖公墓志曰嘗著論孟雜解各一卷

游楊為同門友最厚善當以墓志為是

陳秀實傳宋右正言鄞人陳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禾本傳作十卷

王介甫解十四卷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崇寧大觀間塲屋驛子崇之

注解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 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 安石子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 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 宋寶文閣待制晉陵鄒忠公浩撰

羅仲素解 宋豫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彥撰見豫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 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 南宋侯官牖齋林之奇撰

王逢原解五卷 宋王令撰令嘉祜間人與王介甫善年二十八卒介甫題其後以傳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 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 宋國子司業 陳壽老撰

張敬夫詳說十七卷又解七卷 宋修撰南軒先生 廣漢張宣公拭撰

劉必明解 宋謙靖先生安鄉 令龍游劉愚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 宋朱文公熹撰先為辟義後乃 定為集註今士所習者是也 然

或問不復行獨 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 宋都昌 馮椅著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 宋藝 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 相傳為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人 所注晁氏曰旨意淺近益依託者

百家解十二卷 集古人諸儒自皮日休 至強至賈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

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

石經孟子十四卷

宋宣和中成都學宮旦刑于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宋戴溪撰溪為石鼓書院山長與諸生講說者也朱子嘗稱其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

唐咸通中人潢孟子之說而續之

翼孟

唐彭城劉軻撰軻本浮屠中歲慕孟子為人遂長髮以文各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事以傳凡三卷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

宋朝奉大夫臨川陸筠撰周文忠公必大為之序

救性七篇

宋光祿寺丞蒲城章望之撰望之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故著此書

尊孟辯七卷

宋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道太伯常語鄭厚叔藝圃折衷皆有非孟

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朱文公讀而斷之今見大全

中集

謹按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自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曾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推太常故首列之至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昔諸史皆然鄭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皆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晁氏馬氏從之于是孟子始與論語并稱經視諸子異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而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乏讚註然道統旣明推尊爲贅精

義已悉箋釋徒繁謹思力行足矣故凡後于是者概不錄焉

孟子年表跋後

經國七齡時學名繼文從塾師授 先亞聖書初聞講解
牽牛攘雞食李乞墦竊履饋魚射鴻搏虎諸章疑爲實有
其事也側耳傾聽不禁啞然失笑師詢之但覺心欲問難
而口不能答一日自塾歸告于母曰孟子之書似比論語
學庸易明母轉白之曾王父曾王父拍掌嘆曰嘻孺子果
能是他日必可以教矣乃詔母呼 經國至前撫背曰居吾
語汝汝知孟子爲何人乎蓋吾百世不遷之祖也三歲喪
父賴母仇氏三遷以教至十五歲失學歸母怒斷其織孟

子懼遂勤學通五經成亞聖留書七篇尙有外書四篇失而不傳惜哉初孟子心聖人之心學聖人之學實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所苦戰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言功利此誇富國彼圖強兵且有儀秦髡衍之徒紛紛獻策希取卿相之尊金玉錦繡之利日引其君爲桓文從未有正身修德望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孟子日擊七國時勢爭地爭城干戈擾攘民不聊生故歷勸齊梁滕宋諸君以行王道非大聲疾呼卽取譬警喻童稚讀之不特易于領會且能開豁性靈汝用心攻讀毋忘吾訓云云經國迄今轉憶五十

餘年覺愴恍如隔世也明年先君子見背母卽于燈下縫
紉督課稍長治制藝究心集註不過理會章節旨及句法
畧落聊爲行文認題之計而已而于此中精蘊究未深悉
也迨後家日益貧母常多病慮無菽水以養不獲已棄舉
業遊于公卿之門稟牘餘閒從新取題辭正義讀之逐層
體貼悉心揣摩始知趙太常爲章句之祖孫宣公爲註解
之宗復取國策史記竹書通鑑註疏大紀攷畧等書叅讀
更知戰國取士以權謀爲賢才以儒術爲迂濶先王大道
凌奪滅絕異端蠶起于時惑主者類皆縱橫之術楊墨之

言矣 先亞聖抱道自重則效宣尼具悲憫之懷值撻伐之日聞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遊于梁首言仁義以闢利再言省刑薄斂仁者無敵次遊齊首言保民而王以黜霸再言發政施仁不可嗜殺甚至農桑樹畜庠序孝悌語諸梁者更語諸齊及之鄒之宋所與言者莫不切中時弊至若滕世子來見先道性善更以畫井田設學校與告齊梁之君同其肫懇甚矣未嘗一日不望君爲堯舜也向使有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世不可再見于七雄爭勝之日哉奈何宿于畫留行非主至于魯沮見有

人吾道之窮至于此極爲之裔者反覆捧誦雖事經二千
餘年之久回思前人敬王之誠望王之切而竟未如所願
能無慨然歎泣然涕乎雖然非窮何以存七篇之作非窮
何以爲百世之師幸于杖鄉以外還轅息陬獲與章丑諸
人論孝親敬長之爲辨養氣知言之學別人禽分舜躋居
仁由義繼往開來使縱橫捭闔之流不敢放恣楊朱墨翟
之言于焉止息千古之風俗以端萬世之人心以正韓子
所謂功不在禹下其言豈河漢耶經國不敏向欲纂修家
乘恐世代有乖慮支派失次稽核未確停管多年嗣幸購

夔外書四卷採摘佚文五十九條以及先儒註解畧有端緒謹將自先亞聖誕降之日起至易簣之日止以及三遷母教十齡師授竝遊歷諸邦言歸著述先後凡八十四年彙叅諸說集以成表于舊志訛者正之畧者詳之俛凡讀吾先亞聖書者皆知畢生周流困苦無非心聖人之心學聖人之學日望唐虞三代之治而于七篇之外尙多遺書失傳云道光十有一年歲在辛卯祀龕日裔孫經國謹識于閩汀龍津官舍之翔集山房



孟子年表

周安王十七年孟子生

史記索隱謂孟子卒于周
赧王二十六年壬申與鄭
康成謂孟子當赧王之際
及七篇事蹟皆合關里志
從之而謂壽九十有七歲
逆推之當生于安王十七
年則至梁之年已六十六
歲宜稱叟矣惟近日索隱
本誤作生于周定王三十
一年則定王崩後三十餘
年孔子始生若以爲貞定
王則在位止二十一年且
去孟子卒時亦百有四十
歲皆必無之事其爲安定
字形近而訛無疑故以關
里志所據索隱原本校正

子友堂卜

卷二

距孔子卒九十二年時
子思年九十餘歲
趙岐注言孟子魯孟孫
氏後案孟孫氏自僖子
病不能相禮使其子說
與何忌學于孔子世能
尊師故孟子言孟獻子
百乘之家友德不挾比
于費惠公之事子思而
七篇中無一言及于三
桓皆其證也孟仲子孟
季子則孟子兄弟之見
于七篇者若父名激字
公宜母仇氏妻田氏仲
子名澤雜見他書姑存
備攷

一歲



之如此其餘山堂肆攷等
書所載年歲鑿空無稽不
復及之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歲

列女傳三歲喪父則前
喪皆孟母所治也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七歲

八歲

九歲

十歲

二十六年王崩

周烈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梁惠王瑩元年

史記書子瑩生于文侯二十五年必不可信已見後
攷蓋惠王稱孟子為叟其
年必不長于孟子則其與

禮內則十年出就外傳則
受業于思之門人當在此
後

十一歲

十二歲

十三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六歲

十七歲

十八歲

下從生三夕多冬二

公于緩爭立時諒不過十
餘歲然孟子此時正十六
歲亦僅長于惠王一二歲
耳

七年 梁惠王

周顯王元年 梁惠王

二年 梁惠王

三年 梁惠王

四年 梁惠王

五年 梁惠王

六年 梁惠王

七年 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
魏徙都大梁

十九歲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二十二歲

二十三歲

二十四歲

問氏若璩謂史記惠王去
 安邑徙都大梁在二十一
 年秦虜公子卬時而紀年
 書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
 彼時秦未徧公子未虜何
 遽徙都以避之源按史記
 魏世家惠王九年有與秦
 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之
 事而年表則又曰惠王九
 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蓋誤以是年虜公孫痤之
 事爲世家三十一秦虜
 公子卬之事因又誤以是
 年徙都大梁之事移于三
 十一年攷史記惠王二十
 八年馬陵之役齊使田忌
 將而直走大梁龐涓聞之
 去韓而歸此非國都已
 大梁之明證耶故知魏之
 徙都實實在九年秦虜公孫

子文官小長
 卷二

七

廩之時與世家三十一
年表誤彼為此而世家又
誤此為彼互相矛盾若謂
此時未受秦逼則戰國秦
及韓趙皆嘗遷都豈必有
所偏乎且史記秦本紀六
國表皆于秦孝公十年書
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正當惠王十九年都安邑
之時安邑既降則是國都
破惠王虜矣何至惠王三
十一年又書始去安邑耶
紀年書九年徙都大梁于
三十一一年但書為大溝于
北郭以行園田之水斯真
魏史實錄歟

八年
梁惠王
十年

二十五歲

九年 梁惠王

十年 梁惠王

十一年 梁惠王

十二年 梁惠王十四年卒子威

王嬰齊立。此據史記田敬仲世家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文史記作桓公六年卒誤又魏世家索隱作齊園公即桓公別謚也

十三年 梁惠王十五年

十四年 梁惠王十六年

十五年 秦敗魏師於元里取

二十六歲

二十七歲

二十八歲

二十九歲

三十歲

三十一歲

三十二歲

文獻通考卷之二

七

少梁史記梁惠王三十七年

十六年齊敗魏師于桂陵

史記梁惠王十八年邯鄲降齊敗我于桂陵紀年同
○齊威王四年

三十三歲

十七年梁惠王十九年

三十四歲

十八年梁惠王二十年

三十五歲

十九年梁惠王二十一年

三十六歲

二十年梁惠王二十二年

三十有七歲

二十一年梁惠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八歲

二十二年梁惠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九歲

二十三年 梁惠王二十一年 四十歲 孟子曰我四十不

二十四年 梁惠王二十六年 動心

二十五年 梁惠王二十七年 四十有二歲

二十六年 梁惠王二十八年 四十有二歲

孫臏田忌敗魏師于馬陵 四十有三歲

虜太子申殺龐涓 東敗

于齊長子死焉 史記六國

齊威王三十六年卒與紀年國策不合辨見後攷

二十七年 梁惠王二十九年 四十有四歲

二十八年 梁惠王三十年 四十有五歲

女 三 二 三

二十九年 梁惠王三十七年 四十有六歲

商鞅虜魏公子卬魏去安

邑徙都大梁

史記商君傳謂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按世家年表皆不書是年獻河元六年始入其地也又謂是年始去安邑徙都大梁辨見惠王九年下

三十年 梁惠王三十二年 四十有七歲

三十一年 梁惠王三十三年 四十有八歲

三十二年 梁惠王三十四年 四十有九歲

三十三年

年

梁惠王三十五年
齊威王二十五年

五十歲

案史記魏世家是年惠王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于是
孟子至梁六國年表亦于
是年書孟子來然即以其
記論惠王是年既未稱王
何孟子對詞無不曰王其
不可信一也西喪地于秦
七百里南辱于楚事皆在
後其明年尚改元稱王烏
遠有卑禮厚幣之事其不
可信二也人疑紀年後元
十五年者皆以孟子在梁
之年過久不知正由誤信
史記至梁之年過蚤使知
孟子至梁必在稱王之後
其稱卑必在六十之年則

古文全下

卷二

三

諸然矣其不可信三也且
是年為齊威王二十一年
而謂孟子先事齊宣後見
梁惠其不可信四也

三十四年梁惠王三十六年五十有一歲

改元稱一年齊威王二十二年

案魏世家崇隱引紀年云
改稱一年者謂即改本年
為一年與秦惠王以十四
年為元年同非若新君踰
年改元也史記是年惠王
卒而以後元十五年為襄
王之年大誤通鑑大事記
及近日顧炎武江永等並
謂紀年以魏史紀魏事與
孟子合其有惠王襄王而
無史記之哀王又與世本
合故以下並從紀年

三十五年梁惠王後二年會五十有二歲

諸侯於徐始稱王齊威王

年案史記作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追尊其父為惠王云云與孟子刺繆故魏世家年表兩述孟子對梁惠語皆曰君不可言利改王為君其誣約矣此從紀年

三十六年梁惠王後三年

三十七年梁惠王後四年

三十八年梁惠王後五年

三十九年梁惠王後六年

五十有三歲
五十有四歲
五十有五歲
五十有六歲

秦圍魏焦曲沃魏入河西

少梁地于秦

通鑑胡三省注云顯王二十九年已使使獻河西于秦以和今乃入其地史記正義云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北之地盡入秦也源案史記顯王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或謂少梁此方云入少梁地者或中間曾復歸魏或此時方盡入之與

四十年

梁惠王後七年齊威王二十八年

秦伐魏渡河取汾陰皮氏

史記紀年皆有此事

五十有七歲

四十一年 梁惠王後八年 齊威王二十九年

秦取魏蒲陽復以與魏魏五十有八歲

盡入上郡十五縣于秦以

謝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至此方足七百里之數集
注所謂後又數獻地于秦
者也如使惠王三十一年
即已喪地七百里則後此
河西少梁之入上郡十五
縣之入又倍于前魏其尚
能以國乎且魏安得有兩
河西也

四十二年 梁惠王後九年 齊威王三十年 五十有九歲

四十三年 梁惠王後十年 齊威王三十一年 六十歲

四十四年 梁惠王後十一年 六十有一歲

史記六國年表是年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大誤辨見後攷

四十五年 梁惠王後十二年 六十有二歲

楚將昭陽破魏于襄陵

得七邑南辱于楚

楚世家索隱云古本作七邑今亦作八城集注蓋用古本惠王叙南辱于楚在喪地于秦之後即此無疑

若三十五年以前方無喪地之數安有辱楚之事

四十六年

梁惠王後十三年齊威王三十四年

六十有三歲

年

四十七年

梁惠王後十四年齊威王三十五年

六十有四歲

年

四十八年王崩燕易王薨子六十有五歲孟子見梁惠

噲立齊威王三十六年薨

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

子辟疆立梁惠王後十五

來

年孟子至梁

案史記以是年為齊湣王四年固與孟子舛戾通鑑

案史記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知其不然者以不應在稱王喪地辱楚之先也且踰年

增威損濬而以此為宣王
 十三年以合孟子亦出
 昭度蓋由不見孟嘗君傳
 索隱引紀年此條故也至
 近日洪氏輯紀年本既據
 索隱補惠成王後十三年
 會齊威王于甄十五年齊
 威王薨兩條矣而乃先于
 十一年書會齊宣王于平
 阿反謂後此兩威皆當作
 宣無論其肌改無稽且與
 紀年終今王二十年宣王
 尚未卒故但稱齊王者顯
 相刺繆真買積還珠已

周慎靚王元年梁惠王卒惠六十六歲
 王在位五十有一年壽六十餘歲子嗣立是為襄王

而惠王即薨故一切不
 合今以後十五年不至梁
 亦踰年而惠王即薨則
 稱王稱叟與齊秦諸敗
 無往不合矣

孟子在梁值惠王之喪

案紀年此後皆作今王終
于二十年蓋襄王尙未謚
首書木出襄王者束哲傳
作魏安釐王者誤考世本
安釐王乃昭王子襄王孫
也史記以是年襄王卒子
哀王立蓋既誤以惠王後
十六年爲襄王事而襄哀
形近遂復增一哀王與世
本之有惠襄無哀者已大
相刺謬無論孟子矣

是時齊宣王元年燕王噲二

年宋君偃十一年稱王

二年梁襄王元年齊宣王二

年孟子去梁之齊

六十有七歲孟子見梁襄

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

或謂惠王去年卒安知孟子
策惠王薨天大雨雪至于
牛目且為棧道而葬羣臣
多諫太子云云則惠王嘗
卒于冬而孟子見梁襄王
章又明為踰年即位始見
新君之時知孟子斷以是
年法梁

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孟子自范之齊處於
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
既而由平陸之齊于崇
見宣王退而有去志

素范今曹州范縣趙注
謂齊王庶子所封食邑
也距臨淄七百餘里平
陸今汶上縣距臨淄五
百餘里而孟子謂儲子
得之平陸者史記秦相
穰侯東行縣邑至湖關
湖今閬鄉縣去咸陽亦
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
得周行其境內也孟子

三年

齊宣王三年。燕王噲四年。

六十有八歲孟子為卿子

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代並疑之故二章皆答以景公事以在齊故也既而由平陸之齊此必王求見甚誠而卒不往見儲子恥結其臣為先容也荀子云孟子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此亦初見齊宣王事

齊仕而不受祿奉母就

養于齊

見列女傳

與王驩出

弔于滕滕世子始聞其

賢

四年齊宣王四年○

五年齊宣王五年○

六年王崩齊宣王六年燕王燕王噲七年燕王

噲讓國于其相子之

史記在王噲六年此從紀年

周赧王元年紀年作隱王是

魯平公燕子之專國二年國

內大亂齊宣使章子將五

都之兵伐燕殺王噲醢子

之

六十有九歲孟母卒歸葬

于魯

七十歲孟子在魯居喪

七十有一歲孟子喪畢反

齊止于嬴荅充虞之問

沈同問伐燕

七十有二歲齊人伐燕勝

之孟子勸齊王勿取燕

齊人伐燕取之

案孟子言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蓋承喪畢初

至齊而言

此國策文也紀年是年其
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
殺子之隨其身與國策台
史記是年作潛王十年然
年表及齊世家又無一字
書潛王伐燕則亦自却其
外矣

二年齊宣王八年燕人立太

子平是為昭王

據史記及紀年是年上距
武王伐紂之歲辛卯凡七
百三十有九年故鄭康成
謂孟子當撥王之際與去
齊之語正合閻氏乃據劉
歆三統厯增衍之年數謂
孟子此時已卒何其繆與
辨詳後攷

七十有三歲燕人畔王曰

吾甚慚于孟子 孟子

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

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

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

棄寡人而歸 荅公孫

丑曰由周而來七百有

餘歲矣

案孟子初見齊王而有
 去志及母喪歸魯喪畢
 反齊即欲致仕值有師
 命不可以請及燕畔王
 慚之後君臣隙啟陳賈
 王廢居中薛間故有王
 如改之之言前日指在魯
 居喪言若闕氏以前日
 指孟子在梁時以得侍
 指初至齊時則孟子居
 喪究在何時且于致仕
 之後而尚追原未識面
 之始詞既不切且甫言
 得侍即言棄歸與七載
 聚處之情事尤為不倫
 七篇中紀齊事者四十一

三年齊宣王九年魯平公宋

輕將之楚孟子遇于石邱

曰吾聞秦楚搆兵

案是年為秦惠王十三年楚懷王十七年所謂搆兵者即韓世家正義引紀年楚景翠圍雍氏秦助韓敗楚將屈匄又楚世家及秦本紀云秦以商於誑楚楚戰敗之事也故知孟子以是年遇宋輕

萬章曰宋小國也今將行

王政齊楚惡而伐之

孟子卷下集注卷二十一

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可見居齊之久

七十有四歲孟子在宋有

荅宋輕萬章戴不勝戴

盈之諸問於宋餽七

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

鎰而受陳臻問曰前日

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

不受何也孟子曰當在

宋也予將有遠行當在

薛也予有戒心

三

案是年齊楚伐宋事無聞
或有是謀而不果也至王
偃四十七年為齊潛王所
滅則孟子不及見或據國
策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
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
齊因拔宋五城則在剔成
之世鮑彪注謂孟子所稱
皆剔成吳師道已譏其傳
台矣

四年齊宣王十年魯平公四
年宋王偃十九年

案以前日於齊證之知
在去齊之後也將有遠
行蓋自宋將歸鄒之事
有戒心者風俗通所謂
絕糧于鄒薛之間因殆
甚蓋歸鄒過薛之事國
策魯仲連云齊潛王將
之薛假途于鄒知薛地
近鄒魯也時薛為孟嘗
君田文好客故有聞戒
餽兵之事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
過宋而見孟子自楚反
復見孟子

七十有五歲孟子自宋反

鄒與魯問

案此事不見史傳以在孟子自宋反鄒之年故繫諸此

滕定公薨子文公立行三年之喪五月居廬使然友再之鄒問孟子

案滕無世家年不可攷以滕世子過宋見孟子推之其遭喪當在其後以然友之鄒推之當在孟子去宋反鄒之時

孟子卷之二十一

鄒有荅鄒穆公之問曹交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于門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孟子孟子之滕館于上宮滕文公問為國

公羊傳君存稱世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孟子書曰至于子之身而反之又答為國曰子力行之是君薨稱子之證也至踰年改元而後稱之

三

五年

齊宣王十一年魯平公五年宋王偃二十年

滕文公元年齊人將築薛

案孟嘗君列傳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此國策所謂靖郭君將城薛客

十有六歲孟子在滕

滕又公問築薛問事齊

楚以孟子答此兩問皆稱之為君知為踰年即位之後故此二章獨列于梁惠王下篇與對梁齊

為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于斯二者是也故知孟子至滕在文公未即位之前蓋文公既葬父即禮聘孟子而問國事故此數章皆不列于梁惠王篇以彼所列皆對君之詞此篇所列則皆為世子及未即位時事也

以海大魚諫者也及宣王立靖郭君辭而之薛又有受薛于先王之語是宣王時亦屬田嬰其重欲築之則必係孟嘗君立先王宗廟于薛而增城之也以孟子蒼滕文公問稱之為君知在踰年即位之後故係諸此

六年

齊宣王十二年魯平公六年宋王偃二十一年

魯使樂正子為政魯平公

將見孟子不果魯欲使

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一戰

左敬堂小義卷二

鄒諸君之詞竝列而不與滕文公篇對世子對畢戰對未即位稱子諸章竝列也

答陳相竝耕之問

許行自楚之滕日間君行仁政願受一廬云云知為元年行井地以後事

滕更受業于門

七十有七歲孟子自滕反

魯魯平公將見臧倉沮

之此為梁惠王篇之末

後是最晚年事蓋至是而知道決不行遂以終

三

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此事不見史傳以在孟子
反魯之年姑采于此

七年以後諸國事皆不見于
七篇不復紀之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有克告于君君為來見
之言知是魯使樂正子
為政時事劉節廣文選
謂魯平公與齊宣王會
于鳧繹山下樂正子備
道孟子于平公曰君何
不見乎

七十有八歲

七十有九歲

八十歲

八十有一歲

八十有二歲

八十有三歲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梁襄王二十年卒

紀年
王即襄王也時尚未證故
史臣止稱今王

齊宣王不知何年卒

紀年于是年尚稱齊王則
宣尚未卒也以後卒于何
年則竹書已終史記不可
據而孟子稱宣諡則潛王
已嗣立總率此數年間矣
蓋史記既上移威宣之年

八十有四歲

八十有五歲

八十有六歲

八十有七歲

于是以宣王在位年數併
歸滑王遂使暴君享國四
十年之久豈知是年宣尚
未卒則滑之在位僅十餘
年而滅亡耳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魯平公二十年卒

史記六國年表魯平公立
于周赧王元年卒于赧王
十九年魯世家則云平公
四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
公卒較年表多一年故索
隱引皇甫謐云魯平公元

八十有八歲

八十有九歲

九十歲

九十有一歲道不行退而

與萬章之徒叙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案赧王十六年齊宣王
尚存赧王二十年魯平

已巳終甲子是二十年也
今本世家四年誤作十二年
年又云三十二年平公卒
與皇甫謐及素隱所見本
不合其誤無疑

滕文公不知何年卒

史記年表序云滕薛鄒小
不足齒列弗論故其年無
攷杜氏釋例謂齊滅滕春
秋正義楚滅滕至索隱及
路史引紀年越王朱句二
年滅滕今本紀年晉烈公
五年於越滅滕此皆指黃
帝後之滕也文公有證非
亡國之君惟地理志沛郡
公邱故滕國周懿王子錯
叔繡所封三十世為齊
所滅王應麟通鑑荅問謂

公始卒而孟子著書並
稱其謚則必皆在其卒
後故知索隱謂孟子卒
于周赧王二十六年主
申必非無本以是後諸
君之年不復可紀故以
著書繫諸是年之下

文選下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下後生多考
卷二

勝以赧王二十九年為宋
滅庶近之趙注引世本勝
有考公麋值定公世元公
宏值文公世而諡不合姑
闕疑焉

二十一年

九十有二歲

二十二年

九十有三歲

二十三年

九十有四歲

二十四年

九十有五歲

二十五年

九十有六歲

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孟子

九十有七歲卒于鄒
本索及

卒

闕里志

孟子年表攷第一 適梁

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而尙論孟子之世則莫舛於史記所紀齊梁之年莫明于梁惠王上下篇歷見諸侯之次第失得之莫辨取舍之莫信宜乎積積禩禩千載莫是正也史記所述齊梁戰伐次第類本國策若無可疑乃其所載年號世系則不盡廢之卽經不明廢之將何徵曰在梁也七篇以爲主而紀年同世本同在齊也亦七篇以爲主而紀年同國策同史記則無一不繆其述梁事之繆三史記列傳曰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顯共本書公相偵

上卷之二
三
背而趙岐注及應劭風俗通皆承其誤蘇轍古史又文
以先游齊次至梁終復至齊之說但求合史不惜誣經
果爾史記年表世家何但于梁惠之年書孟子來而于
齊宣之年則不措一詞乎史記列傳述騶衍游說諸國
亦自齊而適梁及魏齊二世家則又謂衍至齊在至梁
之後亦何說解之乎金履祥四書考異引列女傳母儀
篇曰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
王以爲上卿此非劉向據孟子外書所述先梁後齊之
證而今本無之乎是以竹書紀年惠王三十五年爲齊
威王之二十六年又十五年惠王卒襄王立始爲齊宣

王元年無由先見齊宣也惟梁襄嗣位之後值齊宣新政之初孟子聞其足用爲善故自范之齊又云由平陸之齊范今曹州范縣平陸今汶上縣皆自梁至齊要道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孟子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至齊僅數百里耳七篇中更無自齊適梁之蹟繆一也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三十六年卒子襄王嗣元年與諸侯會于徐州相王也追尊其父爲梁惠王而紀年則謂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至後十六年而薨相戾若此以國策證之蘇子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

鄆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爲
秦說魏使先行王服以圖齊楚魏王說其言廣公宮置
丹衣柱建九游之旗于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
十萬之師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此惠王僭
號于秦孝公時之證故孟子對梁惠無不稱王其非死
後追王明甚且孟子始見卽稱王則其至于稱王以後
而非至于三十五年爲侯之時亦明甚史記旣以梁惠
爲卒于三十六年不得不以孟子爲至于三十五年旣
以孟子至梁時未稱王不得不改孟子對詞曰君不可
言利然王可改爲君而喪地七百里之在後此五年七

年南辱于楚之在後此十年者遂皆成襄王之事不能
改屬惠王故但云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繆二也史
記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
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按孟子止及襄王而紀
年終于今王二十年卽襄王未謚也世本惟有惠王襄
王昭王而並無哀王高誘注淮南亦云昭王襄王之子
則知史記分惠王後元之十六年以爲襄王卽分襄王之
二十年增哀王襄哀形近而亂正猶十二諸侯表以秦
哀公陳哀公爲襄者同一舛誤是以史記魏諸君名皆
可攷哀王名獨無聞其年歲旣乖於孟子紀年國策其

世次又乖于世本三占從二將何從焉繆三也

徐君有王日紀

年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五年齊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日

史記潘王封田嬰之非國策威王薨宣王立靖郭君日

受薛于先王雖惡于後王吾其謂先王何齊宣王日寡

人不佞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于薛馮諼

往見梁惠王云云此皆宣然人之執與紀以疑紀年者

則亦有三有謂依紀年後元十六年則孟子在梁不應

若是之久者是不察孟子至梁既在惠王卒之前一歲

則不當為三十五年而當在後十五年是在梁亦止一

年耳有謂秦漢前未必有改元之事者不知春秋改元

者三

鄭厲公衛獻公衛出公也

戰國改元者二其一即梁惠王其一

則秦惠文君改十四年為元年稱王與梁惠王同時同

事也又有謂喪地于秦七百里卽商鞅傳謂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卬使使獻河西之地以和者不知魏獻河西之事魏世家惠王時不書而于襄王五年書予秦河西之地秦本紀孝公時不書而于秦惠王八年書魏納河西地六國年表于周顯王二十九年不書而于三十九年書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是皆史記書在魏惠王秦孝公商鞅三人死後之明文烏得謂三十一年遂喪河西乎故胡三省謂顯王二十九年已使使獻河西于秦以和今乃入其地然則商鞅傳特自後追叙其功而魏世家所書襄王十六年之事則皆惠王事明矣至若南

下初生人少集卷二
三十一
辱于楚惠王三十五年以前更無可附會故趙注孫疏
閻氏釋地竝不能指實而或據戰國策魏圍邯鄲楚使
景舍救趙取睢濊之間與齊敗馬陵同時爲南辱于楚
之證者無論楚趙魏諸世家年表皆無其事是必微之
微者何足竝齊秦二敗且旣與馬陵之敗同時何反叙
諸喪地于秦之後其爲後元十二年楚將昭陽破魏七
邑事無疑然則敗齊辱楚喪秦之事莫備于國策蘇子
說齊閻王之言而後人強以惠王後元十餘年事屬之襄
王者雖雕龍之辨不能申也而閻氏若據孟子生卒攷
欲操集註之戈而惡紀年之害已則曲排之曰六國表

魏世家竝云子罃生于文侯二十五年辛巳惠王立時已三十歲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則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又加以後元十六年卒不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夫書子罃之生者史記而以之推紀年之年是甲代乙受責也且年歲不符正可證史記生年之謬而反據以詰紀年是以不狂爲狂也惠王稱孟子以叟必不年長于孟子以索隱孟子卒于赧王壬申推之則惠王立時孟子尙甫十餘歲惠王與孟子年數相當其稱叟者不過長於惠王一二歲也烏有惠王已三十五十之理乎且史記苟

可信則凡其所述孟子事一則曰由齊適梁二則曰梁
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居邠三則曰燕亂孟軻謂
齊王云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燕世家皆將舍孟
子書而信之乎棄經徇傳削趾適履違同軌之衢而入
必窮之轍可謂智乎杜預和嶠已謂史記誤分惠王之
世爲二王之年是西晉已有定論惟杜預謂紀年今王
爲哀王亦傳刻之譌
司馬溫公亦謂魏史所書必得其實敢引之以斷孟子
游梁之年

孟子年表攻第二

適齊

孟子在齊之年莫詳於孟子之自述一則曰宣王問取

燕再則曰宣王問諸侯多謀救燕三則曰燕人叛王甚
慙于孟子又莫明於索隱所引紀年之文其于周慎靚
王元年書齊威王薨子宣王立其明年魏惠成王薨其
明年爲今王元年又二年而燕噲讓國于其相子之又
二年爲赧王元年齊師殺子之醢其身且莫確鑿於戰
國策之所載曰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
曰孟軻謂齊宣王伐燕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
之皆與孟子若合符節是則史記湣王伐燕之繆尙何
待辨而至今聚証者約有三家一則知所信而未盡善
如司馬氏通鑑呂氏大事記是也亦知紀年之惠王後

元年與孟子合亦知國策之伐燕爲宣王與孟子合而
疑史記宣湣時代之繆于是上增威之十年下減湣之
十年爲宣王年數以合于孟子旣與國策威王三十六
年之語不合且宣王伐燕而遂卒亦與後二年燕人畔
王甚慚于孟子之文不合蓋惟不知索隱引記年齊威
王薨在梁惠王後十五年書齊伐燕正在宣王之七年
可正史記威宣卽位移前二紀之誤而顧承譌襲舊以
意增除無徵不信故曰是而未盡也二則舍經而信史
如鮑彪國策注蘇氏古史是也以孟子先游齊所見者
宣王去之梁乃再至齊則所見者湣王于是黃氏日鈔

謂兩次伐燕以梁惠王篇宣王問伐燕者爲燕易王初
立齊取其十城之事公孫丑篇稱宣王所載沈同問伐
燕但稱王者爲潛王伐燕噲子之之事然宣王伐燕明
言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孟子又勸其謀于燕衆置
君而後去之豈取十城之事耶齊人伐燕取之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故樂毅述燕報齊之役云故鼎反乎厯室
齊器設于靈臺正與孟子所言相應孰謂非滅燕之事
耶王氏懋竝白田雜著則直以梁惠王篇之宣王皆後人諱
孟子事潛王者所追改惟公孫丑篇但稱齊王者爲原
本而國策又因孟子而改是姑無論其信史疑經且史

記既以湣王分宣王之年而以伐燕屬之矣而齊世家
湣王四十餘年中有一字及伐燕者乎卽六國年表湣
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曾有一字乎甚至燕世家全錄
國策其所云燕噲立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者亦仍
其舊既與年表蘇秦列傳顯相牴牾而下文又突入諸
將謂齊湣王伐燕云云一篇之中忽宣忽湣或仍或改
竟不知燕噲果值何王之世而諸家尙欲執之以改孟
子吾不知其先何以通史記也推其所由蓋紀年載齊
田成子襄子莊子悼子太公和侯剡桓公威王宣王合
之湣王襄王王建凡十二代與莊子胠篋篇稱田恒弑

其君十二世而有齊國之說正合史記失載悼子侯剡
二代是以威宣之立皆移前二十二年而湣王增至四
十年遂使燕齊之事鑿不可理正與滅梁惠增襄哀同
一舛誤後人不知是正反改孟子以就之故曰舍經徇
史也若夫一誤再誤不可窮詰則閻氏孟子生卒攷是
也其言曰通鑑移伐燕事于宣王十九年值赧王元年
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見其取之復畔且上增下減遷
奏無稽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
從齊六國表燕王噲五年讓國子之七年噲及子之死
後二年燕立太子平爲昭王當湣王八年至十二年若

移此五年之事置于宣王八年則種種皆合閻氏之說
如此夫通鑑移宣王之十年誠未盡善然尙與孟子紀
年國策大致不牾今欲勝之則言必有稽絕無遷奏而
後可乃自潛王十二年上至宣王八年凡二十四年視
通鑑之僅十年者孰遷奏孰無稽且通鑑所移者不過
潛宣年數閻氏則旣屈其年并盡移其事不但世家本
紀簡帙任朮偵亂而且史記國策紀年何不謀同誤若
是且齊之年世不可屈而燕獨可屈鶴短鳧長妄分厚
薄又何理也謂伐燕之在赧王元年爲通鑑所繫則史
記竹書何獨不繫之赧王元年耶赧王元年齊滅燕又

二年而燕叛既叛而孟子去故鄭康成謂孟子當赧王

之際

禮記疏王制引

閻氏獨謂赧王元年孟子去齊已久甚謂

孟子已卒可謂果于憑肌者耶或曰孟子去齊時謂由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而漢書律厯志謂魯隱公元年上

距伐紂歲在己卯凡四百歲則至赧王元年已八百有

九歲故閻氏謂孟子去齊當在顯王未滿八百歲以前

其移伐燕之事蓋是之由曰是尤誤之誤者且經史之

疑案長厯之歲差不可不正太史公作十二諸侯年表

起自共和而共和以前無聞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

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十五年世本

及律歷志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慎公三十年

作微公慎公之十四年己未厲王奔彘其明年為共和元年庚

申自考公至慎公十四年凡百五十七年考公伯禽之

子也漢書律歷志謂成王元年為命魯公之歲魯公四

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然則成王元年至共和庚申

二百單四年耳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武王滅殷至幽

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新唐書歷志引紀年云武王十一

年庚寅周始伐商然則成王至共和亦止二百四年正

據魯世家之文合計武王辛卯至赧王元年己酉共七

百三十九年與孟子七百有餘歲合惟班固據劉歆三

統歷而作律歷志誤數魯煬公在位六年爲六十年獻
公在位三十二年爲五十年較魯世家兩公共衍七十
二年故以武王伐紂爲己卯而至共和庚申已二百八
十二年與世家紀年俱不合又百二十年而爲魯隱元
年入春秋又二百四十二年而春秋終又百六十七年
而爲赧王元年已酉則八百十有一年而與孟子不合
矣試除其所衍魯世家之七十二年則實得七百三十
九年卽與紀年世家孟子如一故三統增年後漢尙書
令忠早議之趙岐亦知厯志有誤衍之年而減之太過
故謂七百餘歲當溯之太王始興王迹乃有其數是亦

不據厯志也閻氏反盡改孟子事寔以就厯志謂孟子致仕去齊不獨不在赧王時并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未滿八百歲以前遂并紀年國策史紀所載燕齊交兵噲死昭立凡在赧王初年者一切奮肌移而上之首尾橫决幾無完筴孔子順之語公孫龍曰說將從其甚易而實是者乎將從其甚難而實非者乎今世家世本紀年國策孟子之無往不合如此閻氏所說之無往不舛如彼稽古求是之君子將何適從焉

孟子年表攷第三

齊宋薛鄒滕魯

孔子出處有春秋三傳及論語之明文史遷根柢以作

世家故大端不甚紕謬孟子出處則戰國短長旣不如
春秋經傳之詳信故自史記以來迄無定論然齊梁大
事與史傳表裏惟別史傳之得失而事自明去齊以後
與史無關惟據七篇之文爭相射覆無證之案人得一
喙故不難于辨衆說之非而難于求本書之是一是明
而羣疑息矣蓋嘗憤悱三復以經求經而豁然于梁惠
王上下篇之條理此二篇皆廷說諸侯之詞故以冒全
書而其先對梁惠王三章梁襄一章次齊宣十一章次
鄒穆一章次滕文一章次魯平一章如其一生見諸侯
之始終次第也宋薛僅游歷其國而未見其君故不見

于篇魯君將見故附載篇末蓋歸老于魯自是無諸侯之事矣至公孫丑上下篇則補記在齊事皆與及門諸

臣私議無與宣王言者

惟致仕就見數語雖述王言乃因時子陳子之問而連及者

滕文公上下篇則補記在滕及梁宋事亦大畧與諸臣

及門問答暨滕世子居憂未成爲君之時故止稱之爲

子非若梁惠王篇與滕文公言之兩稱爲君也

詳上文及年表

蓋孟子首游于梁而齊則孟子所臣者滕則所欲有爲

者故三篇分紀之而魯宋薛附見焉至以後四篇則雜

叙平生議論非復以時事次第矣

惟與宣王論舊君見離婁篇與宣王論卿

見萬章篇此則延對之詞偶爾散見者

本是以推則知孟子蓋以齊宣王

二年爲卿于齊明年迎母就養又明年孟子喪母葬于

魯明年在鄒居母喪又明年喪畢反齊又明年卽赧王

元年伐燕之歲以上與孟氏譜三遷志并同知孟譜確有所本又明年燕畔後

孟子致仕在齊宣王八年由是至宋過薛歸鄒而復自鄒之滕

卒反乎魯也何以明之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撫楹

而歎孟母見而問之此奉母就養之證而其自述曰于

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

命不可以請考孟子于齊自始見至伐燕閱歲以五宣王

七年至若非中有居喪反葬之三年則遷延卿位不爲

不久與退卽有去志之本心何其不符所云不欲變不

可以請者固如是乎故曰孟子爲卿不久卽喪母歸葬于魯也繼此反于齊止于嬴而充虞有問此三年喪畢反齊之事時爲宣王七年正值伐燕故有繼而有師命之語孟子致爲臣而歸而有王如改之之言此必燕畔王慚之後君臣疏離之事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所云前日正與充虞所問之前日皆指在魯居喪時言也得待同朝甚喜指喪畢至齊言今又棄寡人而歸承前日因喪去齊今又致仕言也

以上皆梁惠王篇次以齊宣王事之證

其明年齊宣王

九年當宋王偃十八年楚懷王與秦戰敗亡其將屈匄

正秦楚構兵之事孟子過宋輕必在是時故邢疏以石邱
爲宋地萬章問宋行王政亦在是時而陳臻于孟子受
宋薛之餽以前日于齊王餽兼金百鎰而不受爲問其
爲去齊之後明矣故曰自齊反魯而遂之宋也

宋未見其君故

不列于梁惠王篇

孟子在宋滕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及

滕定公薨而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孟子有答鄒穆公問
與魯閔之事則時已不在宋矣荅陳臻言在宋將有遠
行者蓋自宋將歸鄒之事言在薛有戒心者卽風俗通
所謂絕糧鄒薛之間困殆甚蓋歸鄒過薛之事國策言
齊潛王將之薛假塗于鄒則知歸鄒亦必由薛故曰自

宋過薛而歸鄒也

此梁惠王下篇載鄒穆事于第三之證

嗣是孟子至滕

館于上宮滕文公問為國則知文公葬父畢即禮聘孟

子至國故孟子初稱之為世子繼稱之為子至踰年改

元而始稱之為君

詳見年表

正與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

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之義合故曰復以滕文公初年自

鄒之滕也

此梁惠下篇載滕文公事于第四之證

劉節廣文選謂魯平公

與齊宣會于鳧繹山下樂正子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君

何不見乎云云此不知其所本

或出孟子外篇

至或據後喪踰

前喪之言謂魯平將見即在孟子居喪在魯之時者則

無論孟子居喪在伐燕之前三年魯平公尙未立

魯平公立

于報王元年今魯世家本誤與六國年表及索隱皇甫謐所見本皆不合辨見後而且臣有大

喪君三年不呼其門豈有與諸侯相見之禮樂正子從

孟子在齊豈有此時魯即使為政且孟子居憂聞之喜

而不寐之理惠王二篇述孟子廷說諸國先梁次鄒次

滕先後井然則知魯君將見一事叙于篇末者其在歷

說諸國之後明矣故曰自滕歸老于魯也此梁惠王下篇載魯平事

于末之證七篇之書孟子口授先後位置夫豈漫然惟知梁

惠王篇之統紀全書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凡元人程

復心之孟子年表明季本之孔孟事蹟圖譜以及衛氏

嵩謂孟子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

齊見日錄閻氏謂孟子去齊歸鄒又如宋如魯終之滕皆鄉壁虛造無煩迎刃矣又甚者毛奇齡氏至謂孟子葬魯卽反齊爲卿未嘗終喪閻氏又篤信馬端臨說謂滕文公未嘗行三年喪但守五月居廬之禮誣古害教迷岐益遠不經孰甚焉至齊梁之年顧氏炎武頗得其實但不知據索隱引紀年齊威王薨在惠成後元十五年故難之者以紀年但著魏惠襄之年而不著齊宣湣之年正與通鑑同失且以葬魯爲改葬尤與敦匠事嚴不敢請及棺槨衣衾之云不合而去齊以後之年又無聞皆由不悟首二篇之條理也立乎今日以攷往昔其得

要不得要蓋難易有如斯者

孟子年表攷第四

紀年孟子長麻

或曰孟子齊梁時事盡舍史記從紀年爲其魏史且與孟子合也外此尙有可徵者乎若史記與漢書律麻志孰優劣乎曰奚但齊梁事而已凡孟子書所述古人年歲以史記漢志核之不合者以紀年核之無不合蓋史記惟十二諸侯年表有春秋經傳爲之經緯至共和已前之年已無依據僅作世表而已而六國年表則惟周王之年本于古麻周譜其餘悉取諸世本國策而二書已糅亂于暴秦之餘

見劉向戰國策叙又是以慎倒失尙書正義顏氏家訓

次矛盾互出故譙周作古史攷二十五篇以糾之司馬彪又據紀年之文條古史攷中百二十事爲未當則紀年之勝史記明矣至若劉歆厯譜增減歲年註誤後世爲厯學之罪人而紀年則初出汲冢時束皙卽謂其與春秋相應杜預謂其與長厯皆合而且以建寅爲歲首符左氏晉用夏正之遺文東遷後特紀晉事起殤叔至晉滅獨紀魏事至今王得國史編年之正體是以荀勗杜預之博通古厯皆遵信推闡無有異議其高出劉歆之厯志又明矣請徵孟子紀年之合兼以長厯疏通而證明之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

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于陽城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考紀
年夏以前惟隋律厯志路史引帝堯元年丙子一條餘
皆明人僞撰不足徵信而自夏以後之年則夏本紀集
解引紀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
七十二年上距堯禪位舜受終之歲凡五百二十有二
年故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也若依律厯
志夏后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則舜至湯元年僅四

百八十有二載而與孟子不合矣殷本紀集解引紀年

云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七年蓋

自成湯十八年即位數至帝辛四十一年文王薨其年

如此其明年為武王元年紂尚未亡再今自成湯元年

數之則共五百十有四年而文王興故孟子曰由湯至

于文王五百有餘歲也依漢志謂湯伐桀至紂六百二

十有九歲文王卒于伐紂之前二年而與孟子及尙書

無逸無逸自殷三宗外嗣後之王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書序書大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史記并文王受

年偽古文泰誓皆不合矣周本紀集解引紀年云武王

襲之皆不足信

滅殷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新唐書歷志引紀年云
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以此計之則至幽王十一
年辛未滅于犬戎共二百八十一年疑裴所引年數字
有譌誤明年爲平王元年以後與史記皆同至公穀傳
魯襄二十一年孔子生當周靈王之二十年上距商紂
四十一年文王薨共五百一十年故孟子曰由文王至
于孔子五百有餘歲也孔子卒于敬王四十一年下至
赧王元二年孟子去齊共百六十有八年故孟子曰由
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又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若依漢志則伐殷至赧王元年已八百一十六年何

止七百皆不合矣詳前又左傳成王定鼎于郊廓卜年

七百攷自定鼎至鼎亡於泗水之年史記封禪書曰宋

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依紀年則七百餘年與所卜合

依漢志則八百餘年又不合矣觀劉歆及偽孔傳之無

往不舛則紀年之無往不合者其為魏史遺麻夫何疑

孟子年表攷第五 生卒著書

已定出處之梗概請更決疑義之數端一則史記列傳

言孟子鄒人而索隱謂鄒魯地名本邾人徙鄒元程復

心據之遂謂孟子之鄒卽孔子陬邑故自齊葬魯其稱

孟子鄒人者猶稱子路卞人也二則史記言受業子思

之門人而列女傳孟母篇則云孟子懼旦夕勤學師事
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孟軻子思弟子應
劭風俗通亦謂受業子思於是王劭據之而以史記人
字爲衍也三則史謂退而與萬章之徒叙詩書述仲尼
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謂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子難疑
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而唐林慎思續孟
子則謂七篇非孟子所自著乃其弟子萬章公孫丑所
述也四則孟子宋時始立學宮而趙岐叙則謂孝文皇
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其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云云其說不見于漢書也五則孟子有外書

四篇而趙岐刪之也小岐不杜大道易惑更鉤鈇而攘

剔之曹交欲受業孟子而云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

則非魯陬邑明矣閻氏辨程復心說雖是但止據孟子言吾不遇魯侯及近聖人之居二語

以為非本國臣民之詞則穆穆魯侯亦出魯頌而史記正義言夫子生陳長徙曲阜則即使孟子陬人亦何害為

近聖人之居至引太公五世反葬于周以證反葬于魯尤為不倫烏足以折程氏蓋鄒雖子國

而附庸于魯本在邦域之中而陬邑則又魯與鄒接壤

之地故史記之陬左傳作聊而春秋之邾公羊亦作邾

婁鄒陬聊婁地近音轉其後國邑遂同為鄒故今孟母

墓在鄒縣北二十五里距昌平防封僅三十餘里而正

義言今尼邱山在兗州鄒城是孟子所謂葬魯與史記

義言今尼邱山在兗州鄒城是孟子所謂葬魯與史記

所謂昌平鄉者本接壤相鄰故陸璣毛詩疏云李克授魯人孟仲子韓詩外傳載澹于髡曰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削此仍以魯爲父母之邦謂孟子七篇無一言譏三桓又屢引季孫費惠公孟獻子之言然則趙岐謂孟子本魯公族孟孫之後分適他國者實未遠離疆域之外矣何必以鄒爲陬邑而後爲近聖人之居乎此其可知者一至孟子之不能親受業子思則攷年而得之索隱謂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考紀年終于赧王十六年齊宣王尙未卒而孟子書稱宣王之謚則知又在其後孟子以梁惠王後元十五年至梁時惠王已立

五十年而稱孟子為叟其年必在六十以外然則闕里志據索隱赧王壬申之說謂九十有七者殆為可信以

九十有七逆推之當生于周安王十七年今索隱本安王誤作定王

此據闕里志所見索隱本辨詳年表則至梁在惠王後元十五年已六十

有五歲其稱叟宜矣安王十七年距孔子卒九十有二

年左傳正義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于宋拜官氏一歲

而生伯魚史記世家謂伯魚年五十顏淵之喪夫子曰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則尚在顏子之前然則伯魚卒時

夫子七十在哀公十二年逾四年而夫子卒即使中年

得子此時亦應二十餘歲以子思之高明親承祖訓何

以孔子之喪皆門人所治子貢築塲門人哭別不及子
思一字則是伯魚得子甚晚或四十方生子如商瞿之
類亦人事之常夫子沒時子思年十餘歲耳由穆公元
年逆數至魯平公元年又閱九十載然則史記謂受業
子思之門人良非無本豈必親承辟咄方爲美譚此其
可知者二至七篇中無述孟子容貌言動與論語爲弟
子記其師者不類當爲手著無疑又公都子屋廬子樂
正子徐子皆不書名而萬章公孫丑獨名史記謂退而
與萬章之徒作七篇者其爲二人親承口授而筆之書
甚明咸邱蒙浩生不害陳臻等
偶見或亦得預記述之列與論語成子有子曾子

門人故獨稱子者殆同一間此其可知者三至趙岐述文帝立孝經論語孟子爾雅博士後罷傳記獨立五經之說則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謂孝文皇帝之世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爲置博士又王制孝文令博士諸生作多采孟子之文此漢初孟子爾雅曾置博士之證其後罷廢則由武帝以仲舒對策凡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故止立五經博士并論語孝經等皆不在六藝之列罷之然兩漢論語雖不立學官蕭望之張禹包咸等猶以授皇太子博士弟子亦以射策和帝

未徐防始秦論語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專經云云而孟子亦得引以明事謂之

博文趙岐此其可知者四趙岐稱孟子又有外書四篇

一性善二辨文三說孝經四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似依託非本真故刪

而不錄攷荀子稱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法言述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

者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荀揚知道而近古故較意林

所引為典要其與韓詩外傳列女傳所述孟母三遷之

訓在齊倚楹之歎皆出孟子外書無疑豈非七篇孟子

所口授而外書四篇則弟子自述見聞故應劭風俗通

謂孟子退與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與藝文志正合洙

泗微言多出論語之外外篇苟在何至生卒如琴絲出
 處如聚訟與故曰與其過廢毋甯過存此又不可不知
 者五近日藝海珠塵中刻有孟子外書四篇劉貢父注乃明人姚士舜等所託若夫尙論而
 心知其意由博而反求諸約則以俟深造自得君子焉

論語三畏三戒九思箴

無三畏則無忌憚之心無三戒則無羞惡之心無九思
 之思聰思明思問則無是非之心無九思之思溫思恭
 思忠思敬則無戒懼之心無九思之思義思難則無惻
 隱之心此君子之所自治而小人之所大戒而小懲惟
 平日冰淵之永惕庶得免乎臨時之戰兢墨卿司訓戒



初安王二年 哀侯滅鄭 入于鄭 王于鄭 桓公二年 侯于鄭 初安王二年 王于鄭 十三年 初安王二年 王于鄭 吳六年 太君越 弒諸越 人諸越 枝立元 年越夫 寺區大 立初無 是爲莽 蓋即越 家于翳 侯也之

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

依狄氏編年從三選志 上距孔子之生一百八年

孟子年譜	周	歲	鄒魯	魏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	宋越
子顯王	烈王四年己酉	孟子年一	魯共公五	魏武侯 趙成 韓哀	威王	桓公	獻公十	肅王	任 衛聲公元伐 齊取薛陵 任薛同姓國	宋別成 中 山越
七年王崩	五年庚午	年二	魯共公六	魏取楚魯 魏武侯 魏武侯 魏武侯	威八	桓二	獻十四	肅九	衛聲公二	宋別成 五
子王崩	六年辛亥	年三	魯共公七	魏武侯 魏武侯 魏武侯	威九朝	桓三	獻十五	肅十	衛聲公三	宋別成 六
子顯王	七年壬子	年四	魯共公八	魏武侯 魏武侯 魏武侯	威十	桓四	獻十六	肅十一	衛聲公四	宋別成 七
是時本志	前何解侯	經後喪踰	歲喪父本	博孟子三	年三列女	年二	年一	年一	年一	年一

韓改稱鄭

凡與史記通鑑不合者多從紀年
 魏徒都梁
 在顯王二年
 十在顯王二年
 也九改號耶
 耶改號耶

癸丑	顯王九年	五年五	魯共九	魏惠三尊 魏三趙威十一 成七齊圍魏獻取魏觀 親以利趙韓攻津	韓趙分周為東西	威十二桓六	獻十八宣二	衛聲六	宋別成八 葬安八
寅	二年甲	年六	魯共十	魏伐韓魏師敗通 秦敗韓于洛陽 趙與齊戰于阿	下	威十三桓七	獻十九宣四	衛聲七	宋別成九 葬安九
卯	三年乙	年七	魯共十一	四月魏徒都大梁 發逢忌之以賜 民伐宋取儀嘉	趙攻衛取甄	威十四桓八	獻二十宣五	衛聲八 趙取我甄	宋別成十 葬安十
辰	四年丙	年八	魯共十二	秦攻魏韓與趙救 之秦敗三晉於石 門斬首六萬	秦救石	威十五桓九	獻二十一宣六	衛聲九	宋別成十一 葬安十一
巳	五年丁	年九	魯共十三	秦攻魏韓與趙救 之秦敗三晉於石 門斬首六萬	秦救石	威十五桓九	獻二十一宣六	衛聲九	宋別成十二 葬安十二
晉賜以	秦敗三	晉於石	門斬首六萬	秦救石	秦救石	威十五桓九	獻二十一宣六	衛聲九	宋別成十二 葬安十二

少梁古梁
國時魏全
有河西北
於此與秦
戰

孟子年譜	九年辛酉致胙	八年庚申	七年己未	六年戊午 齊雨黍于	緡散廬 碧于郢	周王
	年十三	年十二	年十一	年十		孟子歲
	魯共十七	魯共十六	魯共十五	魯共十四		鄒魯
	梁惠十一 趙成十五	魯公孫鞅 秦梁惠之悖	魏敗韓于滄取 牛與秦戰少梁虜 魏將公孫痤	梁惠八 韓懿八 趙成十三		魏趙韓
	威十九 文二	魏入威十八 文公元	威十七 桓十	威十六 桓十		齊燕
	孝公二 宣十	梁元 衛鞅來	戰魏少 宣八 梁虜公 孫痤 公立	獻二十 宣七	六萬天 子賀以 緡散廬 無疆 地故吳	秦獻
	成二	衛成侯 速元	十一 衛聲公 立	衛聲十		楚
	宋別成 十六越	宋別成 十五越 無顯四	宋別成 十四 越無顯 三	宋別成 十三 越無顯 二		任衛曹滕薛 宋越

乙丑 十三年 年十七	甲子 十二年 年十六	癸亥 十一年 年十五	戌 十年 年十四	于秦
魯共二十 韓魯衛宋朝魏 趙與齊宋會平陸 與燕會阿	魯共二十 魏與趙會 韓與宋會 取黃池 宋伐韓	魯共十九 韓昭侯元魏伐韓 魏與趙會 秦敗韓西山趙魏 遇葛孽	魯共三十 晉趙取晉君屯 楚出河水魏築長 城於西邊以水魏 長垣外	
威二十 三與趙 會平陸	威二十 二封魏 侯忌為成	威二十 文四	威二十 文三	
孝六	孝五	孝四 山敗韓西	以衛鞅宣 為左庶 長定變 法之令 魏以河水 垣外長水	胙
宣十 四	宣十 三	宣十 二	宣十 一	
成六 朝魏	成五	成四	成三	
無十 彊元	宋剔成 立次葵卒越十宋剔成 無九顯	宋剔成 越十無八顯	宋剔成 越十無七顯	無顯五

澤舜漁處

孟子年譜	十四年	丙寅	魯共二十二年	魏與齊會田於郊	會梁惠文七	梁惠杜五	趙伐衛取漆	魏侵宋
	十五年	丁卯	魯康公元	秦取魏少梁	伐魏戰文八	與魏戰宣十	成八	宋別成
	十六年	戊辰	魯康三年	韓朝魏伐東周	救趙大文九	孝九	宣十	衛成十
	十七年	己巳	魯康三年	魏元武獲澤二邑	魏敗趙大文九	魏自稱	王令天	下
	十八年	庚午	魯康三年	魏與齊會田於郊	會梁惠文七	梁惠杜五	趙伐衛取漆	魏侵宋
	十九年	辛未	魯康三年	秦取魏少梁	伐魏戰文八	與魏戰宣十	成八	宋別成
	二十年	壬申	魯康三年	魏與齊會田於郊	會梁惠文七	梁惠杜五	趙伐衛取漆	魏侵宋
	二十一年	癸酉	魯康三年	魏與齊會田於郊	會梁惠文七	梁惠杜五	趙伐衛取漆	魏侵宋
	二十二年	甲戌	魯康三年	魏與齊會田於郊	會梁惠文七	梁惠杜五	趙伐衛取漆	魏侵宋
	二十三年	乙亥	魯康三年	魏與齊會田於郊	會梁惠文七	梁惠杜五	趙伐衛取漆	魏侵宋

終身相子之
 五年治國
 兵強無侵
 韓者學本
 黃老主刑
 名善書二
 篇曰申子

二十二年 年甲戌	二十一年 年癸酉	二十年 年壬申	十九年 年辛未	十八年 年庚午	
二十六魯康	二十五魯康	二十四魯康	二十三魯康	二十二魯康	
趙魏侵楚入三戶鄆不勝	魏惠二十三年趙肅威三十一年 二伐燕韓昭十一 如秦	趙肅侯語元奪晉威三十一年 君端氏地徙處屯 留晉絕	魏與秦會彤惠王 如衛命公子南爲 肅侯立 侯趙成侯薨子	秦伐魏固陽攻趙 韓魏歸邯鄲盟 漳水上 韓相申不害	
威三十一年	威三十一年	威三十一年	威二十九年		
文十	文十	文十	文十	文十	鹿
季十五宣二	法更賦稅十二	季十三宣二	陽初縣十 一令廢 井田開 阡陌東 地渡洛	伐魏固宣十 陽攻趙九	魏安邑
宣二	宣二	宣二			
衛成十五	衛成十四	衛成十三	衛成十二	衛成十一	
宋剔成	宋剔成	宋剔成	宋剔成	宋剔成	四
二十九年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宋剔成	越無彊	越無彊	越無彊	越無彊	

稷
底
一作
直

孟子	秦致年二十六年戊寅	師侯秦會諸年二十五丁丑	周顯	年丙子二十四	年乙亥二十三
子	伯於	於京	孟子年二十九	年二十八	年二十七
年	魯景公元	立公侯	鄒魯	魯康	魯康
譜	魏伐趙濟救趙敗魏將陵	魏積底及韓孔夜	魏趙韓	魏敗韓馬陵	絳中地圻四絕於威三
	龐涓虜太子申	戰於梁赫韓師敗	齊	威三十文十	威三十文十
	九文十	齊不勝八	燕	四威三十文十	六文十
	伯致十九宣二	會諸侯十六	秦	季十七宣二	季十七宣二
	衛成十九	衛成十八	楚	十五	於邊澤州
	宋剔成	宋剔成	衛曹		衛成十六
	越無彊	越無彊	薛		號曰侯
	十三	十二	宋越	宋剔成	宋剔成
			山越	十一	越無彊
				越無彊	九

四

古薛侯國
在徐州除
縣左博
元年皇祖
奚仲唐薛
以爲夏車
正遷邳仲
虺居薛以
爲湯左相
則是邳先
遷薛後遷
邳至是父
遷薛受封
奚仲夏商
歷夏商及
周末始爲

年甲申	年癸未	年三十	年二十九	年二十八	年二十七
年三十六	年三十五	年三十四	年三十三	年三十二	年三十一
		魯景	魯景	魯景	魯景
	秦胡蘇伐韓敗胡 蘇于酸水		魏爲大溝於北郭 以行圃田之水獻 地於秦俱談	趙肅九 韓昭十 備齊息 城濟陽 魏北魏黑攻鞏 敗趙	齊田嬰及宋伐魏 東鄙圍平陽秦衛 魏伐魏西鄙趙伐 魏北魏黑攻鞏 敗趙
				八威三十一 十一	七史記三十文二
韓趙蜀	秦患文 滅其家	代後車 惠文王	孝公死威二	諸侯賀宣二	秦使賀宣十八
			楚威 商元熊	衛鞅破宣二	衛成二十一
				邳遷于薛	
				十五越無疆	宋別成 魏與齊伐四

滅亨國千
九百餘年
傳六十四
代

孟 子 年 譜	致胙于	三十五年 年丁亥	三十四年 年丙戌	三十三年 年乙酉	皆 朝
	周顯	三十五年 年丁亥	三十四年 年丙戌	三十三年 年乙酉	
	孟子年	三十五年 年丁亥	三十四年 年丙戌	三十三年 年乙酉	
	鄒魯	三十五年 年丁亥	三十四年 年丙戌	三十三年 年乙酉	
	魏紹韓	魏惠王三十六年 會諸侯於徐州以 相王乃改元稱一 年史記謂是年卒 脫去後元十七年 誤	魏惠王三十六年 會諸侯於徐州以 相王乃改元稱一 年史記謂是年卒 脫去後元十七年 誤	韓威七年與趙圍 襄陵	
	齊				
	燕				
	秦			秦天子賀	
	楚	楚伐 韓			
	衛曹滕薛				
宋越中		越無疆 伐齊 說使伐 楚	宋太邱 社亡		

邯鄲復臣
號曰趙

是歲以前
蓋皆居邯
答穆公問
當在此時

三十六年
戊子

二十七年
己丑

四十一

四十一

始客鄒譚
氏曰貞曰
孟子四
以前講學
設教六十
以後歸老
著書其
諸侯當
在四十以

晉景十

趙築長城
合從抗秦
侯薨子宣惠
位即威侯也

魏惠王後元四
陰晉和於秦韓宣
惠元

六國合從
韓昭王
秦威王
宣王立

易王元

秦合從

秦以公圍齊
孫衍為徐州
大良造遂伐
燕趙韓於越
魏齊楚殺無
合從抗秦
秦以蘇合從
秦為從
約長并
相六國

秦公孫威八
衍以齊
梁之師
伐趙蘇
去趙適

衛平侯元

楚伐無越
殺越無
吳越春
秋無玉
子玉尊
子親失
瑯琊為
楚所滅
勾踐後
歷入主
稱霸二
百四十二
年

由郟之任

孟子年譜

三十八年四十二魯景十
年庚寅三

外周氏廣業曰孟子
之遊自郟公始狄氏
子奇曰二者之言皆
無確據然以本經推
之當不其相遠今故
保之是年而以次排
纂焉

魏龍賈及秦師戰
於離陰魏師敗逃
陶焦曲沃予秦河
西之地蘇代曰龍
賈之戰岸門之戰
封陵之戰高商之
戰秦所殺三晉之
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

宣二

易二

惠文七
敗魏龍
賈軍四
萬于離
陰于焦
曲沃魏
地獻河
西

威九
衛平二

六

周顯
 孟子年
 鄒魯
 魏誼韓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
 山宋越中

周顯	三十九年辛卯	四十年壬辰
孟子年	四十四年	四十四年
鄒魯	魯景十四	
魏誼韓	魏惠後元六 秦宣三 伐魏渡河取河東 汾陰皮氏與王會 應圍焦降之 韓宣惠三	魏聞楚喪伐之取 陘山
齊	齊宣三	
燕	易三	
秦	惠文八	
楚	威十	卒威 懷王 立魏 聞之 伐陘 取楚 山楚 使景 經於 秦
衛曹滕薛任	衛平三	
山宋越中		

年癸巳	四十一	年四十五	秦魏魏魚曲沃張儀伐魏取蒲陽旋請歸之因說魏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	懷王熊元張儀伐魏魏說入盡郡儀相秦
四十二年甲午	四十六	魯景十七	魏惠後元九 韓宣六	秦義懷二渠義渠君爲臣
淵泗沒於	易六			
年乙未	四十七		趙肅侯薨子武靈宣七 易七	惠文十懷三 二初臘
年丙申	四十八		趙武靈元	秦初稱王 衛平侯薨子嗣

孟 子 年 譜 卷

七 二

南辱於楚

四十五年 丁酉 自鄒之膝	四十六年 戊戌 滕文公問 齊築薛	周顯	四十七年 庚子 居鄒
魏惠後元十二楚 使昭陽攻魏破之 於襄陵取八邑	韓稱王趙不肯稱 王令國人請已 君	鄒魯	魏謂韓 張儀相魏欲令魏 先事秦諸侯效 之魏不從魏韓太 子朝秦
宣九	封田嬰稱王 於薛城蘇秦畏 蘇秦曰齊欲 燕奔齊齊為 以爲客齊為 卿	齊	宣十一
易九	蘇秦畏 罪偽奔 齊欲敵 齊為燕 桑遠秦	燕	易十一
惠文後 元元	張儀會 齊楚大 齧	秦	元三 魏韓太 子朝秦
魏敗 於襄陵		楚	懷七
衛嗣君元	齊封田嬰于 薛是爲靖郭 君將築薛客 諫弗納客有 以海大魚譬 者乃止	衛曹賒薛任山	
宋越中			

漢史記作
哀誤
孟自范
之齊

孟 子 年 譜	四十八年五十一	年庚子居郟	王崩子 慎親王 定立	慎親五年五十三 元辛丑至梁	二年壬午五十四 去魏適齊	三年癸卯五十五 為客卿于 齊自請出 吊孫文公 之喪
	魏惠後元十五			魏惠數敗於軍旅 卑禮厚幣以招賢 香孟子至梁	魏惠王薨子襄王宣十四王噲二 赫即立 秦擊韓取鄢	魏襄元楚趙魏 韓燕齊伐秦攻函 谷秦崩關延敵六 國皆敗走
	易王薨 子王噲 即位			王噲元	宣十五合伐秦 蘇秦爭 龍使之 刺殺之	宣十五合伐秦 蘇秦爭 龍使之 刺殺之
					惠文後城陵 元六擊 韓取鄢	六國共合伐 攻函谷秦為 開關延從長 敵六國 皆敗走 義渠若 襲秦大
						九國 衛與伐秦共 宋與伐秦 宋偁王

八

<p>己五年乙 居魯</p>	<p>年五十七</p>		<p>公孫衍行三國相 宣十七</p>	<p>土喻以 國讓其 相子之</p>	<p>張儀欲 伐韓取 三川圖</p>	<p>陽中強秦蜀馬王三 安都取益取錯業川 邑西趙當之伐司圖</p>				<p>觀津敗宋 澤敗魏與 趙觀齊</p>
<p>辰五年甲</p>	<p>年五十六</p>		<p>張儀說魏倍從約 因儀講成於秦儀 復歸相秦公孫衍 相梁</p>	<p>與宋敗 魏觀津</p>	<p>張儀說 魏倍從 秦儀</p>	<p>復相秦</p>				<p>觀津敗宋 澤敗魏與 趙觀齊</p>
						<p>伯敗秦 下</p>				

田齊世家
宣十八年
莊文士如
駟衍清于
兗田際接
予慎到環
淵之徒七
十列人皆
賜大夫不
治而議論
是以前稷
學士後盛
且數百千
人宣史記
以宣王為
閔王誤為
諸侯將謀
救燕將謀
梁復國號
魏紀年是

孟子年譜	周王	六年丙午	隱王元年	丁未	史記作	赧王															
	孟子年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鄒魯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趙韓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齊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燕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秦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楚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衛曹滕薛任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宋越中山	魯景公	魯平元	韓宣惠	韓宣惠	韓宣惠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魏太子

九

年刻以
儀為相

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
齊往劇辛
自趙往士
爭拘燕昭

西三年己	申二年戊
自宋如薛	印宋經于石
秦王見魏襄于蒲 坂關試王使獻 舟三百箭五萬及 犀角象齒於魏 韓魏乘楚困襲之	魏秦會趙晉秦右閔元 夏病伐趙拔蘭
燕人立秦庶長 太子平章擊楚 是為昭斬甲七 王卑身八萬虜 厚幣以將出 招賢者向列侯	楚與齊 從親秦 欲伐齊 乃宣言 張儀免 相使說 楚絕齊 從儀西 取故秦 所分楚 商於地 六百里 既絕齊 而地不 可得遂 怒發兵 而西
薛孟嘗君	薛君田嬰卒 子文立齊號 為孟嘗君
越王使 獻舟三 百箭五 萬犀角 象齒於 魏	

王弼死問
孤與百姓
同甘苦國
嚴富士卒
秩輕戰

孟
子
年
譜

自築臺
郭黃師
陳金事

執珪七
十餘人
取漢中
楚復傾
國襲秦
又敗於
藍田韓
魏乘楚
困襲之
楚師還
以和二
秦和於
秦儀說
張儀齊
楚韓齊
趙燕連
橫以事
秦封事
儀武信
君諸侯
復合從
儀復相

十

紀年張儀
卒于五月
王儀

周隱	四年庚戌	五年辛亥
孟子年	年六十二 在薛	年六十三
鄒魯	魯平四	魯平又
魏趙韓	魏翟章伐衛敗 趙將韓舉 魏復相張儀 韓襄王倉元	張儀死於魏
齊		
燕	昭王元	
秦	伐楚取 惠文王 蕩子武 王蕩立 與張儀 有隙公 孫衍羣 欲窮儀 儀求入 魏	秦武元 犀首入 犀首相 國相印 犀首也 孫衍也
楚		
衛曹滕薛任山	魏伐衛	
宋越中		

胡服騎射
以教百姓
日驅世姓
以笑我胡
地中山吾
必有之

六年壬午六十四魯平六魏襄十韓襄

丑七年癸年六十五

寅八年甲年六十六

魏會秦于應秦攻
韓官陽魏翟章救
韓次於南屈

秦拔宜陽魏太子
朝秦秦伐魏皮氏
未拔而解趙武靈
十九年召樓緩謀
胡服羣臣皆不欲
公子成曰中國者
賢聖之所教仁義
之所施禮樂之所
用道方之所觀赴
常夷之義行也今
變中國逆人心王
田自請之乃陽胡
服前朝於是出胡
服令

右丞相

欲車通
三川關
向室遣
甘茂攻
韓宜陽

拔韓宜
陽以魏
冉為將
軍武王
與力士
舉大鼎
絕脈而
死無子
異母弟
稷質於
燕國
迎立之

趙北略
中山

孟
子
年
譜

十

周隱	九年乙卯	年六十七 年表是年 作孟子七 篇不知何 本	十年丙辰	孟子年	鄒魯
魏 趙 韓	趙略中山 韓與齊楚 從秦韓武 遂	以善韓 合齊之	趙伐中山 四邑以和 秦倍齊	齊	燕
秦	昭王稷 元楚不 合秦善 韓秦復 遂與韓武	照長壯秦厚 與大臣倍 諸公魏楚 作亂之秦 再誅之秦 及惠后 武后出 歸魏王 兄弟不 善者皆 殺之威 振秦國 王少太 后臨朝	秦倍齊	楚	衛 曹 滕 薛 任
宋 越 中	趙略中山 胡地	趙伐中山 四邑以和			

<p>孟 子 年 譜</p>	<p>十三 年 七十一 巳未</p>	<p>十二 年 七十 戊午</p>	<p>十一 年 六十九 丁巳</p>	
<p>臨晉主咸陽而歸</p>	<p>太子嬰與秦王會 蒲坂 韓襄十年 與秦會臨晉復魏 魏襄十七年朝秦</p>	<p>封陵復取韓武遂 之拔魏蒲坂晉陽 子橫質於秦秦救 齊韓魏伐楚楚太</p>	<p>見上</p>	
<p>十一</p>	<p>太子私 門殺 蔡大 夫亡</p>	<p>楚秦於橫太子 救秦質</p>	<p>齊魏伐韓 上與秦黃盟秦 肅楚復棘於楚</p>	<p>任政冉封為侯</p>

十四年七月

辛酉年七十二

秦韓魏齊伐楚殺合伐楚
其將唐昧取重邱見上
趙伐中山
君奔齊

薛侯來會魏君於
釜邱

秦伐楚
殺其將
楚使太
子橫質
齊以請
平

歸

魏齊
伐楚
殺唐
昧取
重邱

秦薛
君
伐楚
斬首
二萬
殺楚
將景
缺太
使橫
質於

薛侯晉魏君
子釜邱

趙伐中
山
君奔齊

孟子年譜	十七年 癸亥	三十四年 庚辰	周隱	孟子年	鄒魯	韓魏趙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趙惠文王何元封或說秦	韓魏公子為諸侯秦昭王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公子勝為平原君囚孟嘗	趙廢太子章傳聞齊孟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平原好士食客常欲殺之	國吳娃子何自營君賢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數千人	主父將兵徇胡地乃以涇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又詐為使者入觀陽君質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秦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齊田文頃襄	秦伐楚取八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逃歸楚	城遂誘楚君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秦伐楚	槐於武關執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斬首五	之以歸楚人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立太子橫是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為頃襄王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秦以齊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田文為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丞相	齊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山	宋越中					

抵昭王 幸姬求 解君願 得君時 白裘一 惟一裘 猷之王 容有能 爲狗盜 夜入藏 取獻爲 言釋孟 嘗急馳 去函半 至函谷 關法雞 鳴出客 客能爲 雞鳴雞 盡鳴雞 昭王傳 之使後 還出乃

六萬取十

孟子年譜	甲子	十八年	齊孟嘗君怒秦與 韓魏攻其軍於 函谷秦制河東三 城以講三國乃退	周隱	孟	子	年	七十六	
	乙丑	十九年	齊韓魏趙宋同伐 秦至鹽氏秦與魏 河外及封陵為和 秦韓河外及武遂 趙主父滅中山 魏襄蕘子咎立 韓襄蕘子昭王立	孟	子	年	七十七		
			齊	魏韓趙	齊	孟	子	年	七十八
			秦	齊	齊	孟	子	年	七十九
			燕	齊	齊	孟	子	年	八十
			秦	齊	齊	孟	子	年	八十一
			楚	齊	齊	孟	子	年	八十二
			衛曹滕薛任	齊	齊	孟	子	年	八十三
			宋越中	齊	齊	孟	子	年	八十四
			施于虜	齊	齊	孟	子	年	八十五

十四
二

二十八年七十八
丙寅

韓昭王元 韓宣惠王十九
王咎元 趙主父
遊沙耶異宮廢太
子作亂公子
李兌發兵攻殺章
大圍主父宮三月
餘主父餓死

樓緩免
穰侯魏
冉為相
子楚粟
五萬石

秦閻夫原汨
三大鄒投羅
時在

二十一年七十九
年丁卯

周隱

孟子年

孟子年譜

鄒魯

魏韓趙

魏昭二韓僖二趙

齊

昭二十
昭十八
昭十三
頃襄
五

燕

秦

楚

衛曹滕薛任

宋越中

孟嘗相齊其
舍人魏子為
收邑入三反
不致問之有
賢者魯假與
孟嘗怒退魏
子數年或毀
孟嘗將為亂
王疑孟嘗乃
奔所與粟賢
者聞之上書
孟嘗不作亂
請以身盟遂
自劉宮門王
驚驗無反謀
復召之因謝
病老于薛

十五

二十二年 戊辰

二十三年 己巳

二十四年 庚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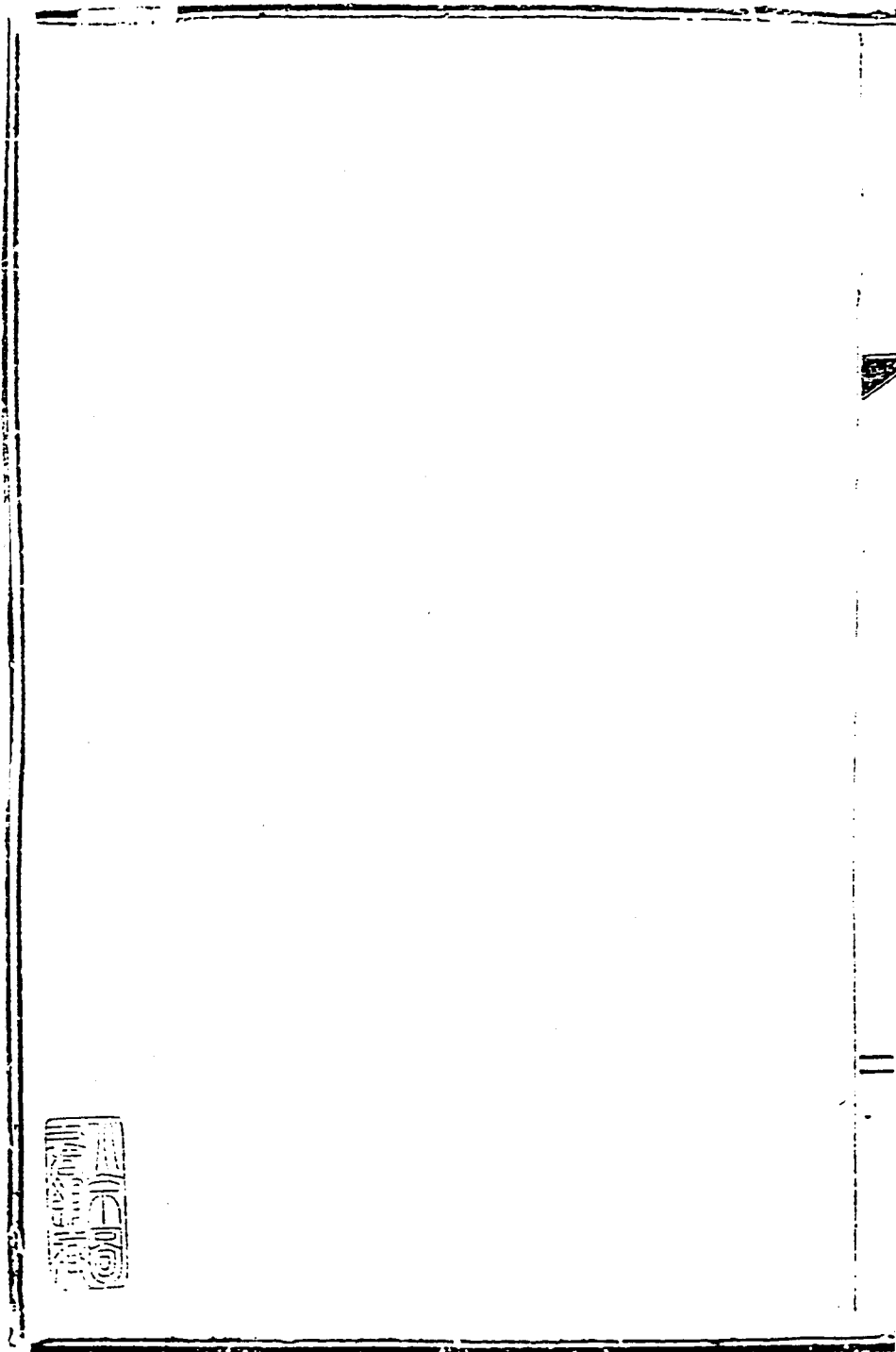
韓使公孫喜率周
魏攻秦左更白
起敗之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虜喜拔
五城

韓魏伐秦破
秦白起韓魏
敗之伊闕諸侯
闕斬首振恐
二萬虜乃遺
拔五城喜一書

樂戰
之王
與秦
和親

秦白起楚君
攻魏取如秦
垣攻韓
取宛

<p>二十五年八月十三 辛未 東周君 朝秦</p>	<p>二十六 年八月十四 壬申 周正月十四 五日卒</p>
<p>魏入河東四百里 韓入武遂二百里 于秦</p>	<p>秦白起司馬錯伐 魏至軹取城大小 六十一</p>
<p>明年秦 稱西帝 尊齊為 東帝 受而稱 帝之二日 去之</p>	<p>齊 不 肯 秦 亦 去 號</p>
<p>韓魏來 獻璫</p>	<p>伐魏至 軹取城 大小 六 大 一 明 年 稱 西 帝 尊 齊 為 東 帝 受 而 稱 帝 之二 日 去 之 號</p>
<p></p>	<p></p>



孟子年畧

易順豫述

前論

前人考孟子年代時事者自宋迄清不少數十家若史鰌三遷志程復心孟子年譜崔述孟子事實錄譚貞默孟子編年畧季本孟子事蹟圖譜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任啓運孟子考略任兆麟孟子時事略周廣業孟子四考狄子奇孟子編年曹之升孟子年譜則皆著有專書者也顧其誤皆不可勝言其蔽則皆由於不知以孟子證孟子不知據孟子以正史記之誤反據史記之誤以淆孟子之真若秦本紀國策汲冢紀年足以證明孟子者反置之於

不顧一言以蔽之曰不信七篇爲孟子之所自撰而已夫六國時
事明著於七篇確可徵信而又不可移易者莫如公孫丑篇燕噲
讓國一事據秦本紀惠文王十一年燕君讓其臣子之則孟子仕
齊之年自當據是以爲鐵證是年爲燕噲七年秦紀至是始書其
讓則七年以前初未讓國可知據燕策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是噲未
讓國以前當燕噲三年乃子之專國虐民非燕噲讓國可知則公
孫丑篇之伐燕以燕噲讓國梁惠王篇之伐燕以燕虐其民判然
爲兩時兩事又可知矣乃曾無一人見及於是夫又安得而不誤
也凡皆不信七篇爲孟子之所自撰有以蔽之也故始終不知孟

子之仕齊爲先仕宣而後仕濬始終不知孟子有王齊之一事蓋以仕齊之時與去齊之時皆爲一人則王齊之一事又安得而有也於崇見王退而有去志言初見濬王一見而即有去志也而竟以爲宣王曾不思王問齊桓晉文章爲宣王初見孟子時之問答孟子告之以保民而王亦可謂盡所欲言暢所欲言矣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宣王能爲是言而謂孟子退有去志是真讀如未讀矣此其可異者一也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去晝是何濡滯也此亦指濬王時言也而亦以爲宣王曾不思宣王伐燕燕民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孟子予之以征比之於湯征葛宣王復從孟子之言謀於燕衆置君而去而燕遂服於齊則宣王固已王矣而謂宣王不可以爲湯武是又讀如不讀矣此其可異者二也乃不以後之濬王爲宣王者則又以前之宣王爲濬王曾不思前一伐燕明明在梁惠王篇後一伐燕明明在公孫丑篇前皆書宣王後皆不書宣王前則勝之取之後則燕人畔前曰燕虐其民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前曰王往而征之後曰彼然而伐之前曰取之則武王是也不取則文王是也未聞以千里而畏人者也且引書言湯征葛之一事以勸之後曰惟天吏而後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吾何爲勸之哉孟子之言亦可謂大彰明較著

矣乃必合兩伐燕爲一伐燕改宣王作潛王不尤大可異乎是直不信孟子而已夫何一蔽至於如此始終不信紀年因不知孟子自齊至魏之年即齊威王卒之年自魏反齊之年即宣王之元年而已始終誤信史記以宣王在位之年爲十九年以威王後二十三年之事屬之宣王潛王而已曾不知七篇中之宣王史記乃無其人宣王之伐燕史記更無其事於是以潛王爲宣王者則執威王伐燕取十城之一役以實之改宣王作潛王者則執潛王伐燕殺子之之一役以實之曾不知齊之伐燕凡四伐燕一爲威王伐燕取十城在孟子未仕齊以前居齊時事一爲宣王伐燕爲謀衆置君而燕服於齊是爲孟子王齊時事一爲潛王伐燕而燕畔於

齊是爲孟子去齊時事一爲湣王伐燕噲與子之皆死而燕亡於齊則在孟子去齊後矣其後燕昭王立惡湣王以燕伐燕蓄報齊之志者二十餘年湣王終致亡國而殺身孟子曰以燕伐燕吾何爲勸之哉蓋早見之矣夫前人之不信紀年者以不知據秦本紀燕噲讓國之年以證孟子而據六國表燕噲讓國之年以說孟子也本紀爲惠文王十一年表作九年乃不從其不誤者而反從其誤者是亦自蔽而已於遷何責焉予故據秦本紀燕噲讓國之年證明是年爲孟子終喪反齊之年即宣卒湣立之年則在前三年爲孟子居喪去位自齊歸葬之年再前二年爲仕宣王齊之年皆一定而不可移矣因得證明紀年魏惠王三十七年改元後十五

年齊威王卒十六年惠王卒實爲孟子先仕梁後仕齊與其年之
確證然後本之以讀孟子不必更爲之注七篇大義已昭然若日
月之經天矣爰本斯義述爲此篇

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孟子生

孟子生卒年月始見於孟子譜闕里志三遷志禮樂志諸書或以
爲九十七歲或以爲九十四歲或以爲七十四歲惟孟子譜與三
遷志均以爲八十四歲或謂生於定王三十七年或謂生於安王
十七年惟三遷志謂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卒於周赧
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云得之孟子家世據梁惠王
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叟爲五十以後之稱據紀年孟子至梁

爲魏惠王改元後十五年正當周慎靚王元年據三遷志是年孟子年五十三與稱叟之年正合故特從之

史記以孟子至梁之年爲惠王三十五年當顯王三十三年時孟子年三十七王何得稱之曰叟若以是年孟子已在五十以後則孟子去齊之年當赧王二年前上踞顯王三十三年凡二十二年孟子且將八十矣何至三速去晝心猶以爲速也故欲考定孟子之年非據汲冢紀年不可

七年孟子四歲烈王崩顯王立

是歲魏惠公二十一年齊桓公十六年秦獻公十六年史記誤作齊威王十年

顯王元年孟子五歲

列女傳謂孟子三歲喪父狄子奇駁之謂孟子後喪踰前喪則非少孤明矣其說是也

三年孟子七歲齊桓公卒齊威立

十年孟子十五歲

孟子自鄒遷魯入魯國大學當在是年趙岐孟子題辭幼破慈母三遷之教事見劉向列女傳崔述孟子事實錄已詳辨之今案列女傳之言不可信三遷之教固可信也竊以爲三遷者一遷於魯再遷於平陸三遷於齊也遷魯者就大學於魯也遷平陸復遷齊者以友天下之善士且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離婁篇曰予未

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謂就學於魯之大學也告子篇孟子處於平陸此謂孟子遷於平陸也他日由平陸之齊此謂孟子自平陸遷於齊也三遷之教當以此爲最大也

滕文公篇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此可見孟子當時未有不由小學而入大學者蓋吾國自伏羲立教以來即有學校不自唐虞始也特洪水以前不可考耳書始唐虞則唐虞以前不得謂無學校堯舜禹皋陶契稷以至夔龍朱虎熊羆無不從學校而出下至三代之末在學校未廢以前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學之成未有不於學校者孔子七十子皆然孟子亦然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即就學於魯國大學之明證故雖未得爲孔子徒

而得私淑諸人也三代學校之制十五入大學孔子十五志學亦指入大學而言則孟子入大學當亦在是年矣

二十年孟子二十五歲

大學之教九年大成孟子奉母遷平陸設教講學當在是時父喪當在是年之前惟不可考耳平陸當齊魯宋三國之交盡心篇曰以友天下之善士又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蓋皆孟母三遷之教也孟子弟子皆齊人宋人魯人知必先設教於平陸然後乃之齊也告子篇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
享惟不役志於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曰季子不得
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據此可證明孟子始由鄒遷居平陸復由平
陸遷居於齊實在未仕齊之先已至齊也在未仕之先不往見儲
子故屋廬子疑孟子爲其爲相若仕齊之後則孟子居客卿之位
儲子居相位未有不相見者屋廬子何得以是爲疑耶

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是亦足爲孟子
自齊之梁之證蓋由鄒至梁不及千里自齊至梁始有千里也閻
若璩四書釋地已言之惟謂孟子先仕齊而後至梁則非

是歲梁惠二十二年齊威十七年秦孝公十三年

二十八年孟子三十一歲齊威王敗魏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其將龐涓

是歲梁惠三十年齊威二十五年孟子已奉母設教講學於齊矣盡心篇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據此是梁惠王馬陵之敗孟子已在齊此言之發即在其時問之者爲公孫丑則公孫丑已及門矣公孫丑齊人則孟子必設教於齊矣

三十一年孟子三十五歲秦孝公卒惠文君立殺衛鞅

三十二年秦惠文君元年孟子三十六歲蘇秦入秦說不行

三十三年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三十七歲蘇秦說六國約從

史記以是年為孟子至梁之年大謬

三十四年梁惠三十六年齊威三十一年孟子三十八歲梁惠齊威

始稱王

史記以是年為惠王卒襄王立之年

三十五年魏惠改元稱魏王元年齊威改元稱齊王元年秦惠文君

四年孟子三十八歲齊威王魏惠王會徐州相王是為六國稱王之

始

史記以是年為魏襄王元年以魏之稱王為自襄王始惠王之稱

王爲襄王所追尊大謬非得天下不能追王齊威王不聞追尊桓公秦惠文王不聞追尊孝公即其明證威王亦必於是年改元故秦本紀於是年書齊魏爲王史記威王二十六年稱王是年已爲宣王九年 大誤

三十七年燕易王元年孟子四十一歲齊威王伐燕取十城從蘇秦說復歸十城於燕孟子學孔子至是始不動心

公孫丑篇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蓋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不動心即不惑也四十不動心五十以後始敢自信而自言之也居齊最久當威王之世

始終不見威王雖貧不仕不憂所謂不動心也劉向列女傳孟子居齊擁楹而嘆有憂色孟母見之云云以孟子爲憂貧而嘆不惟不知孟子且誣孟子矣然可爲孟子奉母居齊之確證且可爲孟子四十不動心之反證

三十九年魏惠王改元後五年秦惠文君八年孟子四十三歲魏入少梁河西地七百里於秦

梁惠王篇梁惠王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指此而言史記誤屬之襄王而以是年爲襄王五年孟子所書惠王之言始不得其證孟子一書始不得而明矣後儒異說紛然皆不敢據孟子原文以正史記之誤孟子一書乃至今不明矣

四十一年秦惠文君十年孟子年四十五歲張儀始相秦宋君偃稱王

四十四年秦惠文君十三年孟子四十八歲四月戊午秦惠文君始稱王韓亦稱王

秦本紀作魏君爲王魏字後人所妄加

四十五年秦惠文君十四年齊威王改元後十一年孟子年四十八歲秦惠文王改元稱秦王元年

史記是年齊宣王卒湣王立

四十六年秦惠文王改元後二年齊威王改元後十二年魏惠王改元後十二年孟子年五十歲楚敗魏襄陵秦與齊楚大臣會於齧桑

燕始稱王

梁惠王南辱於楚即指襄陵之敗而言史記作襄王十二年齊湣王元年

四十七年魏惠王改元後十三年孟子年五十一歲張儀去秦相魏旋去魏

滕文公篇景春曰公孫衍張儀安居而天下息即指儀相魏而言四十八年齊威王改元後十四年孟子年五十二歲顯王卒慎靚王立齊威王封田嬰於薛

慎靚王元年齊威王改元後十五年魏惠王改元後十五年燕噲元年孟子年五十三歲惠王以禮聘孟子爲客卿孟子自齊至梁齊威

王卒宣王立

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時惠王稱王改元且十五年矣故孟子稱之曰王孟子年五十三故王稱之曰叟孟子自齊至梁故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亦然據四書釋地又續梁有河西河東河內此但云河內河東不云河西蓋河西已入於秦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彊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今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即馬陵之敗爲惠王二十八年齊威王時事史記作齊宣王二

年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入河西於秦爲惠王改元後五年秦惠文君八年事史記作魏襄王五年南辱於楚即襄陵之敗爲惠王改元後十二年楚懷王六年事史記作襄王十二年後儒信史記惠王之言始不得明矣

史記以是年爲襄王十五年齊湣王四年

滕文公篇景春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衍儀景春皆魏人此必孟子在魏時故景春舉魏人以自炫一怒而諸侯懼指相秦時安居而天下熄指相魏時是孟子至梁在張儀相魏之後張儀相魏在秦惠文王改元後五年安得云孟子至梁已爲惠王三十五年哉趙岐信史記不敢以景

春爲魏人亦不言何國人則其陋也

慎靚王二年魏惠王改元後十六年齊宣王元年孟子年五十四歲
惠王卒襄王立孟子去魏反齊齊宣王就見孟子聘爲客卿以師禮
事孟子時三年之喪久廢宣王欲爲期之喪聞孟子之言始行三年
之喪

盡心篇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不猶愈於已乎孟子
曰是猶或衿其兄之背而謂之曰姑徐徐云爾亦教之以孝弟而
已曰宣王欲短喪則宣王未短喪可知未短喪而曰欲短喪者蓋
戰國時三年之喪久廢而不行宣王以聞孟子之教始欲爲期之
喪而公孫丑以爲愈於已也孟子曰是猶或衿其兄之背而謂之

曰姑徐徐云爾者言衿兄之背即爲非禮更無可較量之餘地也不行三年之喪即爲非禮亦無可較量之餘地也故曰亦教之以孝弟而已言衿兄之背即爲不弟當教之以弟不行三年之喪即爲不孝當教之以孝不得以姑徐徐云語衿兄者使徐徐衿之不得以爲期之喪爲愈於已語不行三年之喪者使姑爲期之喪也蓋皆言無可較量之餘地所以諷宣王使知所以自盡也然意猶有未盡也故更假公孫丑之後問以明之王子有其母死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言不行三年之喪而但爲期之喪不得以爲愈於廢三年之喪而不行者是固然矣若王子有其母死據禮當爲數月之喪乃以喪禮久廢而不行王子欲

盡其禮而以父在不得自尊其傅乃爲之請行數月之喪是與不行一日之喪者不爲愈乎故曰若此者何如也孟子曰是又烏可同日而語也以父在不敢自尊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則雖加一日亦愈於已矣前曰爲期之喪不得以爲愈於已者謂能終之而自不欲終之是莫之禁而弗爲也莫之禁而弗爲則雖爲期之喪與不行三年之喪者又何異焉此更足以使宣王聞之而不能不求所以自盡矣論語宰我欲短喪子曰女安則爲之與此正同滕文公篇滕文公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是在世子而滕文公聞之輒悟曰是誠在我孟子稱之曰可謂曰知也亦與此正同書曰宣王欲短喪然則宣王聞孟子

二上二全 五十一
之言固已實行三年之喪矣宣王能行孟子之言蓋未有大於此者此孟子之所以得行其道於齊也

案宣王欲短喪章並足以證明孟子自梁反齊必爲宣王元年何以明之以宣王在新喪之中孟子方得以是諷之也若宣王已即位二年則期年即除喪矣成事不說尙何言乎然使非孟子先已設教講學於齊宣王得聞孟子之教則當喪禮久廢之時宣王將并此期喪而亦不爲矣是又可以證明孟子奉母設教居齊其年固甚久矣

又案宣王欲短喪章孟子實爲濬王短喪而發所以記去齊時與砥澶並諫濬王所諱而不言之一事也宣王欲短喪聞孟子之言

而終行三年之喪孟子之所以仕齊也濬王短喪受孟子之諫而終不行三年之喪孟子之所以去齊也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謂濬王也說并詳後去齊之年

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此章記宣王初見孟子問答之言所以爲萬世立言也而宣王爲初即位之新君可於是章考而得之宣王之尊禮孟子能行孟子之言與孟子能行道於齊亦可於是章考而得之此所謂因事立言即因言紀事也據初見梁惠王書曰孟子見梁惠王初見襄王書曰孟子見梁襄王此初見齊宣王乃不書曰孟子見齊宣王而以齊宣王問曰發端者記齊宣王就見孟子非孟子往見齊宣王也此所謂書法

也滕文公篇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此章孟子自稱曰臣則孟子蓋已就客卿之位矣而宣王稱孟子曰夫子則宣王師事孟子又可見矣田完世家宣王二年敗魏馬陵虜魏太子申殺魏將龐涓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八年與魏會徐州相王十二年伐燕取十城十八年文學游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十九年卒證之此章乃皆不合知皆爲威王之事矣則宣王元年爲梁惠王改元後十六年孟子一見襄王即去梁之齊即其年矣故以孟子至齊之年紀之於是年也

王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孟子言王之大欲欲闢土地朝秦楚曰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且曰後必有災此必宣王即位之初孟子乃得爲是言故知孟子至齊爲宣王元年也證之於紀年適合此紀年之所以爲可信也

慎靚王三年秦惠文王改元後七年魏襄王元年燕王噲三年齊宣王二年孟子五十五歲仕齊爲客卿之二年宣王館孟子於雪宮奉之以十萬之祿事之以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力行孟子之言齊國大治

梁惠王篇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館孟子於雪宮也說詳孟子考公孫丑篇公孫丑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孟子曰非也於崇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此記濬王時事也於崇見王見

潛王非宣王退而有去志一見即有去志是非宣王明矣宣王時受祿至潛王時始不受祿故公孫丑疑而問之孟子曰非古之道則宣王時必已受祿明矣七篇書法宣王皆稱謚潛王皆不稱謚凡稱王皆潛王非宣王以孟子先潛王而卒不及知其謚也說并詳孟子考

又公孫丑篇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曰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是孟子於宣王時實受十萬之祿至潛王時始不受故曰辭十萬也說并詳孟子考

又梁惠王篇魯平公章平公謂孟子後喪踰前喪爲衣衾棺槨之美樂正子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是孟子先貧後富也孟子

何以富以受宣王十萬之祿也前人乃謂孟子不受宣王之祿然則孟子何由而富耶

又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路問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言既受十萬之祿不得更儉其親也

滕文公篇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傳食謂食客卿之祿也客卿者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者也如傳舍然故曰傳食傳即客之謂也前人謂傳食諸侯爲游說諸侯始失其義矣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皆宣王以之事孟子於雪宮者孟子以宣王能行其言故受之而不以爲泰也

公孫丑篇公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又曰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

必倍之惟此時爲然皆孟子當時之實錄也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蓋其時宣王固已力行孟子保民而王之言齊國固已大治矣故公孫丑以爲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興也自趙岐謂爲設問之辭孟子行道於齊之事實始爲之盡晦矣蓋皆因史記之言而誤也

梁惠王篇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在右而言他此非宣王聞孟子之言而不顧也蓋孟子之言爲齊相而發也宣王心知之故顧左右而言他所謂言近而指遠也

慎觀王四年齊宣王三年孟子五十六歲仕齊爲客卿之二年燕噲授國政於子之子之專國虐民燕大亂百姓恫恐宣王問交鄰之道

孟子告之以文王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蓋宣王以燕虐其民己有伐燕之志矣故孟子告之以事大事小及王自言好勇孟子乃更進之以大勇舉文王遏莒武王伐紂之事引詩引書以對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不啻隱指燕虐其民勸宣王往而征之蓋其時齊己大治民己可用孟子始得爲此言也梁惠王篇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

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可與此章互證使宣王不行孟子之言不行仁政不足與言仁者無敵孟子安得與之言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隱示以燕之可伐哉

燕世家燕噲三年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又曰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案此即燕虐其民之事實也據其文是燕噲初未以國讓子之但屬於子之故曰子之行王政曰噲老不聽政顧爲臣曰國事皆決於子之則子之不過專國檀權而已曰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則必子之專國虐民

已三年之久又可知矣此下復續言護國之事而即接書將軍市被太子平謀攻子之則必有脫簡明矣然據此已足證明孟子燕虐其民之一語且爲宣王伐燕張本故特節引其文而爲之說明於此

慎觀王五年齊宣王四年燕噲五年孟子五十七歲仕齊爲客卿之四年宣王以燕虐其民遣師伐之五旬舉之燕民箠食壺漿以迎齊師入燕欲滅燕宣王從孟子之言謀衆置君而去燕服於齊

梁惠王篇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

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讀孟子此言是以宣王伐燕取之不失爲武王不取亦不失爲文王也非齊宣王能以齊王孟子能以是予之乎又曰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則燕人之視齊師直以爲王者之師矣宣王曰人力不至於此是宣王亦以爲仁者無敵矣其取之也必以燕民悅而後取之也乃齊師取之欲遂滅之幾動諸侯之兵孟子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言若是是如水益深如大益熱非所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又曰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告王奪子之政還之燕贖使毋再虐民也蓋不獨爲宣王止諸侯之兵雖由此羈

王不異矣宣王從孟子之言與否孟子不復言齊史記亦焚事不可得而詳然齊不聞滅燕諸侯不聞伐齊據公孫丑篇潛王伐燕而燕人畔燕必於是時已服於齊矣是宣王必已從孟子之言而實行之固可斷言也是役也宣王以燕虐其民而伐之則固戰國二百數十年中所未有之師也孟子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據盡心篇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宣王伐燕而孟子竟以上伐下之辭予之所謂一字之褒春秋之書法也非孟子之私於宣王也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固出之於燕民也故孟子得引書湯一征自葛始之文以證之也嗚呼以齊王由反手之言固非孟子之空言也更非孟子之好爲大言也讀此章可以見矣

當是時天下皆以孟子爲得行道於齊雖由此霸王不異曰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公孫丑篇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得行道焉兩言即當是時天下所言而公孫丑述之者也

滕文公篇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大則以王兩言亦當時天下所言而陳代述之者也皆天下之公言也非二子之私言也皆當時之實錄也非二子之設辭也故公孫丑述其言而曰如此陳代述其言更引志曰而曰且也如此則動心否乎宜若可爲也乃

爲二子之間辭讀其文而即可知其義者也孟子曰以齊王由反
手也蓋非徒託之空言固已見之行事矣

是年秋孟母卒孟子居喪去位

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是孟子母喪在齊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以孟子反齊之日計之孟母之卒蓋在是年秋七月也梁惠
王篇宣王伐燕之後不再記宣王問答之言知孟母之喪即在其
後故紀之於此

慎觀王六年齊宣王五年孟子五十八歲在齊居喪命充虞治槨是
年慎觀王卒赧王立

公孫丑篇孟子自齊

句

葬

句

於魯

句

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路問曰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句嚴句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此孟子補記在齊居喪命充虞治槨之一大事也治木治槨也非治棺也前日指居喪之二年未奉喪歸葬之前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居其鄉其國則然若客於他國則不然孟子爲客卿於齊自不得以三月而葬宋人疑孟子於葬母之後即反齊謂孟子不行三年之喪蓋執三月而葬之禮以繩孟子也郝京山辨之於前闔若璩辨之於後費辭強解終不得明以仍據三月而葬之禮言也不知孟子奉喪歸葬實已在小祥之後先治槨而後奉喪以歸也故於其間得命充虞治槨而務盡其美也葬即於魯者以葬畢而三年之喪亦終也於魯反於齊者以先適魯聞宣王

之喪而後反齊也故反齊之時濬王即已立於崇見王退而有去志見濬王也故紀充虞治槨於此年

赧王元年齊宣王六年秦惠文王改元後十一年魯平公元年孟子五十九歲自齊奉母喪歸葬於鄒

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書孟子自齊奉母喪歸葬於鄒也葬一字爲一旬猶曰母之葬也喪葬皆人之大事喪即親之喪葬即親之葬不得曰喪親葬親故孟母之葬孟子但書曰葬不書葬母亦不書葬於鄒也下文於魯乃葬畢終喪而後於魯非葬母於魯也今孟母墓在鄒可證自此義不明誤讀葬於魯爲句前人始滋葬鄒葬魯之異議且疑孟子爲不行三年之喪矣命充虞治槨且極其

美必非初喪之時可知槨治而後可以奉喪歸葬故必非三月而葬可知故紀奉喪歸葬於此時蓋在是年之春孟母之喪已十有八月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日故葬畢而喪亦終也說並詳大義篇秋八月終喪始於魯魯平公就見孟子嬖人沮之

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已見前

梁惠王篇魯平公將出就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謂孟子後喪踰前喪是孟子已葬母於鄒矣六國表魯平公元年當秦惠文王改元後十一年故紀平公就見孟子於是時

又案臧倉不以短喪議孟子而但曰後喪踰前喪是孟子葬畢已終喪矣

又案魯平公就見孟子或更在其後亦未可知然孟子實無再至魯之文故紀之於是時

冬十月宣王卒潛王立孟子自魯反齊於崇見王以王但爲期之喪退而有去志

公孫丑篇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孟子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於崇見王見潛王也退而有去志以潛王但爲期之喪也久於齊欲諫潛王改行三年之喪也以欲諫王改行三年之喪始復就客卿之位入朝朝王

公孫丑篇孟子將朝王此孟子本欲朝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適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此
湯王本欲就見孟子也乃以寒疾不來就見而欲召孟子往朝孟
子遂亦不往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並命醫來視疾孟
仲子使人要於路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子不得已而之景丑氏
宿焉者以明日朝王也孟子不再書朝王以無可紀之言也非始
終未朝王也時孟子固仍居於雪宮也故使人問疾醫來孟子出
弔於東郭氏皆在明日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請以明日造朝無
歸雪宮也孟子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以復歸雪宮則明日不得
朝王也使孟子非於明日朝王則逕歸雪宮矣是知孟子之必朝
王也故紀朝王於是時

又察景春曰吾見王之敬子也未見子之敬王也是濬王之敬孟子禮貌固未少衰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是孟子於崇見王已教之以孝弟使改行三年之喪矣以有去志始不受祿

說見前

王餽兼金一百亦不受

說見後

王見亦罕王又不悟乃去之宋王餽臠七十鑄受之

子篇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

如有萌焉何哉王濬王也吾見亦罕指朝王之後而言此孟子之
所以去而之宋也又公孫丑篇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皆濬王餽之也以皆王之所
餽而有受有不受故陳臻疑而問之也於齊猶曰在齊在齊而王
餽以兼金一百者以孟子不受祿也故孟子曰是貨之也於宋言
自齊之宋也故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辭曰餽贖予何爲
不受於薛亦自齊之薛也故孟子曰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
戒予何爲不受據此是孟子至宋在王餽兼金一百之後故紀至
宋於是時

是時燕噲始讓國於之子

秦本紀惠文王改元後十一年燕君讓其臣之子蓋宣王伐燕奪
子之之權還之燕噲至是宣王卒燕噲乃始讓國於子之也秦記
書之於是年史遷因之未改不啻爲孟子留此一孤證以證明孟
子仕齊與去齊之年不可謂非天也六國表載之惠文改元後九
年本書自相矛盾其誤顯然不待言矣宣王卒噲始讓故紀之於
是時以爲明年湣王伐燕張本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滕文公篇文公自宋之楚復至楚反宋爲孟子居宋之時時萬章
方仕於宋爲王偃稱王之時萬章篇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
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蓋在此時孟子以萬章仕宋故至

宋一行初未一見王偃與居齊不見威王至魯不見平公事同安得有宋王餽贐之事耶

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孟子六十歲春正月孟子自宋歸鄒滕定公卒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告文公行三年之喪三月葬齊宣王孟子自鄒反齊

滕文公篇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是孟子已自宋歸鄒矣然友反命復之鄒問孟子是孟子猶未反齊也然湣王伐燕時孟子已在齊則孟子自鄒反齊必在二月矣何以明之以孟子之復反齊也爲葬齊宣王也宣王卒於去年十月以諸侯五月而葬計之則是年二月爲宣王葬期故孟子以三月復反於齊也

三十一
溥王助燕太子平攻子之

公孫丑篇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是溥王伐燕爲燕噲讓國與梁惠王篇
伐燕爲燕虐其民判然爲兩役燕噲讓國在前年冬則伐燕必在
此年矣沈同先問然後溥王伐燕則必在宣王既葬之後爲此年
夏矣燕世家王噲三年以國授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其下
脫簡即宣王伐燕之事脫簡後文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
蓋宣王卒後燕噲以國讓子之子之受之太子平始謀攻之也諸
將謂溥王曰因而伐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云云孟
子所謂以燕伐燕也故紀溥王伐燕於是時

夏五月葬滕定公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
行文公盡禮盡哀四方弔者大悅

公孫丑篇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據
滕文公篇滕定公薨自屬定公之喪狄子奇孟子編年乃以爲文
公之喪可云大謬孟子去齊之後至滕在文公即位之後文公稱
謚固先孟子而卒孟子仕齊之年文公尙爲世子安得謂文公之
卒即在其年知必不然也孟子仕宣之時無之宋之事文公爲世
子過宋見孟子明明在宋則非仕宣之時更可知仕宣之時尙未
與文公相見文公尙爲世子出弔於滕更非其時之事可知此曰
爲卿於齊出弔於滕必爲弔定公其時必湣王固一定而不可移

矣故紀甲滕於是時

滕文公篇滕定公薨在文公見孟子之後文公見孟子於宋爲孟子至宋之時孟子自齊之宋濬王餽以七十鑑則孟子至宋爲仕濬之年是皆一定而不可移者又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是孟子至宋在王偃稱王之後六國表宋君偃自立爲王當秦惠文王改元後七年正齊宣王二年則孟子至宋必在宣王二年之後又一定而不可移矣宣王二年三年正孟子行道於齊之時四年孟母卒皆無之宋之時又一定而不可移者至宋而後見文公文公反國而後定公薨孟子反齊而後弔於滕謂非弔定公而何孟子編年之謬蓋未有甚於此者故特舉而辨之

滕文公篇文公葬定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六月孟子自滕反齊潛王助燕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死之稱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燕始怨齊太子平出奔於趙燕畔於齊王慙於孟子

燕世家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此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之事實也故燕人怨齊而遂畔於齊也宣王伐燕而燕服潛王伐燕而燕畔此王之所以甚慙於孟子也

軾鼃從孟子之言諫王改行三年之喪王不聽致爲臣而去

公孫丑篇孟子謂軾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是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猶未可以言與軾鼃諫於王而不聽致爲臣而去軾鼃所諫與孟子所諫皆不明書其事以濬王短喪宜爲中國諱也爲中國諱者不欲中國而有夷狄之行也數月而尙可言數月尙可不言以爲期之喪改行三年之喪在期之中皆可徐俟其悟也此孟子久於齊濬之時所爲至一年之久也

齊人疑孟子勸王伐燕孟子聞戒之薛王餽五十鎰受之

據公孫丑篇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是必濬王伐燕燕畔之時齊人疑孟子勸王伐燕孟子聞之因避之於薛也自齊之薛

故王餽之以五十鎰也

或問孟子知無勸王伐燕之事孟子始復反齊

公孫丑篇齊人伐燕或問勸王伐燕有諸孟子曰否彼然而伐之也又曰今以燕伐燕吾何爲勸之哉至是齊人始知孟子無勸王伐燕之事孟子始復反齊

以王期喪將畢復諫王請改行三年之喪王不聽乃致爲臣而歸

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孟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三宿而後去畫

公孫丑篇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去畫是何濡滯也士則滋不悅蓋尹士亦疑孟子勸王伐燕也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謂王伐燕而燕畔也千里而見王謂孟子旣去而之宋乃復反齊以欲勸王伐燕而干澤也自宋至齊故曰千里孟子終喪自魯反齊不得曰千里知必指自宋而言矣孟子曰三宿而去畫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冀王所改何事初不明言之知必指三年之喪而言矣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言王能改之則孝弟之心生矣孝弟之心生則對於先王

所師事之舊臣未有不迎之使反者知亦必指三年之喪而言矣
又曰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夫孟子果以何道
使王用之其效乃如是之大知亦必指三年之喪而言矣蓋王知
孝弟則齊民皆知孝弟矣齊民知孝弟則天下之民皆知孝弟矣
離婁篇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曰天下之民舉安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蓋聞孟子之言始知孟子之反齊與久
於齊與去齊與三宿而後去齊始終皆欲格王心之非使改行三
年之喪離婁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尹士至是始知孟
子之爲大人而因自謂爲小人也嗚呼是則孟子之微意也夫又
案孟子去晝之時而猶冀王之悟是潛王是時猶在小祥之前宣

王卒於上年冬十月則孟子去齊蓋在赧王二十一年秋八月也去齊之後當即至滕而以滕王事在滕文公篇自是以後二十餘年皆往來於滕鄒兩國七篇之撰當在其時至七篇之成則滕文公鄒穆公且皆卒矣故得並稱其諡獨潛王不書諡以其亡國殺身在孟子卒後三年也本篇止於是年以六十一歲至八十四歲皆在滕在鄒不必更紀其年也

莊子年表

杭縣馬叙倫

史記莊子列傳曰。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又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尋梁惠王九年。齊宣王始立。又三年。為楚威王元年。威王立十一年卒。其聘周不知在何年。傳言周卻聘。而韓非喻老篇曰。楚威王欲伐越。威字原作莊。顧廣圻引史記西南夷列傳及高誘

呂氏春秋介立篇注證為威字是也莊子諫曰。臣患智之如目也。是

莊子於威王時嘗至楚。其能致楚聘。必已三四十歲。本書於魏文侯

武侯皆稱諡。田子方徐無鬼而於惠王初稱其名。則陽又稱為王。道

遙遊山木是周之生。或在魏文侯武侯之世。外物莊周家貧貸粟於

監河侯音義引說苑作魏文侯最晚當在惠王初年。本書稱宋桓侯者再。史記宋史家索隱及太平御覽四八八引今佚稱宋王者亦再。

列御寇尋桓侯即君偃之父。史記宋世家作辟公索隱引紀年作桓

侯與本書合君偃以十一年自立爲王。宋世家當魏襄王元年楚懷

王之十一年齊湣王之六年韓惠王之十五年秦惠文王之更七年

趙武靈王之八年燕王噲之三年。本書載之噲讓國事。秋水燕噲讓

國之子在五年。國絕在八九年。當宋已稱王之後六七年矣。本書又

有公孫龍。秋水龍爲平原君客。平原君爲趙相在惠文王時。本書亦

有周見趙文王。說劍是周於惠文王時猶存。然前儒謂讓王至說劍

四篇皆僞作。然本書載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徐無鬼惠子以梁襄

王十三年失相之楚。

楚策及六國表今表內書哀王十三年者司馬

遷誤以惠王三十六年更元爲卒而以更元年至十六年爲襄王多

哀王一世前儒依竹書紀年及世本正之是也當趙武靈王之二十

年施未即死假令死於十歲內卽當趙武靈惠文之間是周得見趙

文與公孫龍也。又史記本傳載楚威王聘莊子莊子答使者之辭與

本書列御寇篇載莊子答或聘之辭相同。然本書不言是楚聘秋水

篇載楚王使二大夫聘莊子莊子答使者之辭又不與史記本傳同。

執文類聚八三三初學記二七文選月賦注鮑照擬古詩注並引韓

詩外傳謂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許以爲相莊

子不許。今外傳無此文御覽四七四引外傳文較詳載莊子答辭與

本書列御寇及史記本傳略同。依外傳則聘莊子者爲楚頃襄王。又御覽四〇九引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爲白璧所迴。似杜所見本書秋水篇楚王聘莊子文亦有白璧之辭。或本是一事而傳譌爲二事。或楚之威襄先後致聘歟。楚頃襄王與趙惠文王同年而立。本書載事無後於見趙惠文王與公孫龍者。使周生梁惠王之初年。至趙惠文之初年。已八九十歲。略與孟軻荀卿之年相若矣。本書載宋王事。皆在其國疆暴甚之際。亦適當趙文王時。意周不及見宋之亡者。故表以齊滅宋而止。周宋人而生梁惠王之初年。故表始宋剔成元年。其楚齊梁韓趙秦燕並以本書所及而復當周之世者登焉。若周則雖弱。猶其共主也。大略如左。以俟博雅君子。

復能詳之。

周

宋

楚

齊

魏

韓

趙

秦

燕

烈王
七年

剔成
五年

宣王
元年

威王
十年

惠王
二年

莊侯
二年

成侯
六年

獻公
六年

桓公
四年

顯王
元年

二

二

一一

三

三

七

一七

五

二

三

三

一二

四

四

八

一八

六

三

四

四

一三

五

五

九

一九

七

四

五

五

一四

六

六

一〇

二〇

八

五

六

六

一五

七

七

一一

二一

九

六

七

七

一六

八

八

一二

二二

一〇

七

八

八

一七

九

九

一三

二三

一一

莊表

三

八 九 九 一八 一〇 一〇 一四 元孝公 元文公

九 一〇 一〇 一九 一一 一一 一五 二 二

一〇 一一 一一 二〇 一二 一二 一六 三 三

一一 一二 一二 二一 一三 昭侯元年 一七 四 四

讓王篇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案呂氏春秋
任數篇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申不害聞之高誘注
申不害昭釐侯之相也史記韓世家申不害為韓昭侯相則昭釐
侯即昭侯此作昭僖侯者古書僖釐二字通用詩蟋蟀序刺晉僖
公也史記作釐侯是其例證

一二 一三 一三 二二 一四 二 一八 五 五

一三	一四	一四	一三	一五	三	一九	六	六
一四	一五	一五	二四	一六	四	二〇	七	七
一五	一六	一六	二五	一七	五	二一	八	八
一六	一七	一七	二六	一八	六	二二	九	九

則陽篇魏瑩與田侯牟釋文魏瑩郭本作瑩今本多作帶司馬云

帶魏惠王也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田侯齊威王也名牟

桓公子案史記威王名因不名牟俞樾曰田齊諸君無名牟者惟

桓公名午與牟字相似或午字之誤然齊桓公午與梁惠王又不

相值也案陸本無牟字司馬說不知何據或誤以桓公名為威王

名轉寫復譌為牟邪若是則一本作田侯牟者牟字是後人加矣

莊表

四

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君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案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從之。其後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騶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騶忌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爲王。是此云忌也。出走，謂騶忌也。

本書成玄

英疏曰姓田名忌齊將也非是知者田忌將在外不得云拔其國
忌也出走稱田侯者齊未王也則陽篇又曰惠子聞之而見戴晉
人釋文惠子惠施也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於魏王秋水篇惠
子相梁釋文曰相梁惠王呂氏春秋淫辭篇惠子爲魏惠王爲法
高誘注曰惠子惠施宋人仕魏爲惠王相也不屈篇惠王謂惠子
曰上世之世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開春
紀魏惠王死將葬天大雨雪羣臣欲緩葬太子不肯群臣莫敢諫
而告犀首犀首曰請告惠公高注惠公惠王相惠施也魏策惠施
爲齊韓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事在惠王末楚策張儀逐惠施
於魏惠子之楚案儀相魏在襄王十三年則惠子相梁惠王襄王

在魏三十餘年。

一七	一八	一八	一八	二七	一九	七	二三	一〇	一〇
一八	一九	一九	二八	二〇	八	二四	二一	二一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九	二一	九	二五	一二	一二	
二〇	二一	二一	三〇	二二	一〇	<small>元</small> <small>蕭</small> <small>年</small> <small>侯</small>	一三	一三	
二一	二二	二二	三一	二三	一一	二	一四	一四	
二二	二三	二三	三二	二四	一二	三	一五	一五	
二三	二四	二四	三三	二五	一三	四	一六	一六	
二四	二五	二五	三四	二六	一四	五	一七	一七	
二五	二六	二六	三五	二七	一五	六	一八	一八	

二六 二七 二七 三六 二八 一六 七 一九 一九
 二七 二八 二八 元宣 二九 一七 八 二〇 二〇
元王

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釋文引司馬彪曰龍趙人牟魏之公
 子讓王篇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釋文引司馬彪曰魏之公子封
 中山名牟案史記六國年表魏惠王二十九年中山君爲相魏世

家在二十八年疑卽牟也又天下篇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
 之案漢書藝文志注田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史記田敬仲完
 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千百人是田駢慎到皆齊宣王時人淮南子人間

註表

六

訓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案史記孟嘗君傳。田文代立於薛。在濬王時。濬王乃威王孫也。或誤以濬王爲威王邪。則駢又下及濬王時矣。天下篇宋鉞尹文聞其風而說之。案漢志注。尹文說齊宣王。顏師古引劉向曰。與宋鉞俱遊稷下。則宋鉞亦宣王時人。呂氏春秋正名篇齊濬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則尹文亦下及濬王時矣。

二八	二九	二九	二	三〇	一八	九	二一	二一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	三一	一九	一〇	二二	二二
三〇	三一	元威王 年	四	三二	二〇	一一	二三	二三

秋水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矣。列御寇篇或聘於莊子。案史記本傳合二事爲一，而以楚王爲楚威王。故本傳又曰：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三一	三二	二	五	三三	二一	一二	二四	二四
三二	三三	三	六	三四	二二	一三	<small>惠文王元年</small>	二五
三三	三四	四	七	三五	二三	一四	二	二六
三四	三五	五	八	三六	二四	一五	三	二七
三五	三六	六	九	<small>襄王元年</small>	二五	一六	四	二八

山木篇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廩係履而過魏王。案釋文引司馬彪曰：魏王，惠王也。依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則莊子或以

是時見魏王正惠王也。然史記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魏之稱王自襄王始。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爲一年。又十六年卒。子今王立。其叙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諡。蓋惠成王卽惠王。今王卽襄王也。又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無哀王。前賢以二書相證。知史記誤以惠王三十六年更元爲卒。而以後元十六年爲襄王之世。增哀王一世。其說極是。蓋哀王卽襄王。字形相近。司馬遷所見世本等書或有誤襄爲哀者。因之兩出耳。然則莊子所見爲惠王亦明矣。今表本史記而箸其說如此。

三六 三七 七 一〇 二 二六 一七 五 二九

三七	三八	八	一一	三	宣惠王元年	一八	六	易王元年
三八	三九	九	一二	四		一九	七	二
三九	四〇	一〇	一三	五		二〇	八	三
四〇	四一	一一	一四	六		二一	九	四
四一	<small>君假元年 即康王元年</small>	懷王元年	一五	七		二二	一〇	五
四二	二	二	一六	八		二三	一一	六
四三	三	三	一七	九		二四	一二	七
四四	四	四	一八	一〇		<small>武靈王元年</small>	一三	八
四五	五	五	一九	一一		二	<small>初更元年</small>	九
四六	六	六	<small>潞王元年</small>	一二		三	二	一〇

注表

八

一

四七 七 七 二 一三 一一 四 三 一一
四八 八 八 三 一四 一二 五 四 一二

慎觀王元年

九 九 四 一五 一三 六 五

王喻元年

二 一〇 一〇 五 一六 一四 七 六 二

列御寇篇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又莊子曰秦王有病又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案史記宋世家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年自立為王四十七年六國表作四十三年是

梁玉繩謂宋之滅在康王六十一年見史記志疑此本史記齊湣

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此書稱宋王者再己是王偃十一年後也又稱秦王者則惠文王也惠文稱王在楚懷

王元年亦君假元年也。

三

一一 一一 六

哀王元年

一五 八 七 三

四

一二 一二 七 二 一六 九 八 四

五

一三 一三 八 三 一七 一〇 九 五

秋水篇之噲讓而絕。案史記六國年表燕王噲五年讓其臣子之國。七年君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九年燕人共立公子平。燕世家係讓國於三年後。不云五年。然云三年國大亂。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表係讓國於五年不誤。

六

一四 一四 九 四 一八 一一 一〇 六

燕元年

一五 一五 一〇 五 一九 一二 一一 七

莊表

九

二 一六一六一一六 二〇 一三 一二 八
 三 一七一七 一二七 二一 一四 一三 九

天下篇宋鈡尹文聞其風而說之。案宋鈡卽孟子之宋磬。孟子載宋磬將見秦楚之王。說以罷兵。是時楚爲懷王。秦爲惠文王。依史記楚世家懷王元年。秦惠文王初稱王。六國年表楚懷王元年。秦惠文君十年也。宋磬並稱秦楚之王。當在惠文君稱王後。楚世家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秦本紀惠文王更十三年。楚懷王十七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宋磬說秦楚當在是時。

四	一八	一八	一三	八	元襄王	一五	一四	元昭王
五	一九	一九	一四	九	二	一六	元武王	二
六	二〇	二〇	一五	一〇	三	一七	二	三
七	二一	二一	一六	一一	四	一八	三	四
八	二二	二二	一七	一二	五	一九	四	五
九	二三	二三	一八	一三	六	二〇	元昭王	六
一〇	二四	二四	一九	一四	七	二一	二	七
一一	二五	二五	二〇	一五	八	二二	三	八
一二	二六	二六	二一	一六	九	二三	四	九
一三	二七	二七	二二	一七	一〇	二四	五	一〇

柱表

十

一七	三一	<small>頃襄王元年</small>	二六	二一	一四	<small>惠文王元年</small>	九	一四
一六	三〇	三〇	二五	二〇	一三	二七	八	一三
一五	二九	二九	二四	一九	一二	二六	七	一二
一四	二八	二八	二三	一八	一一	二五	六	一一

說劍篇趙文王喜劍國衰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左右曰莊子當能釋文引司馬彪曰趙文王惠文君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三百五十年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悝苦回反太子名案秋水篇公孫龍問於魏牟曰據呂氏春秋審應覽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又淫辭篇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龍

與惠文王同時。本書載公孫龍則莊子與惠文王正相值。然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三十三年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則不名悝。俞樾謂此是不得立者。或然與。或即長安君魏策有太子鳴而魏世

家惠王子惟太子申及太子赫名亦其例

一八	三二	二	二七	二二	一五	二	一〇	一五
一九	三三	三	二八	二三	一六	三	一一	一六
二〇	三四	四	二九	<small>昭王元年</small>	<small>釐王元年</small>	四	一二	一七
二一	三五	五	三〇	二	二	五	一三	一八
二二	三六	六	三一	三	三	六	一四	一九
二三	三七	七	三二	四	四	七	一五	二〇

莊表

十一

二四	三八	八	三三	五	五	八	一六	二一
二五	三九	九	三四	六	六	九	一七	二二
二六	四〇	一	三五	七	七	一〇	一八	二三
二七	四一	一一	三六	八	八	一一	一九	二四
二八	四二	一二	三七	九	九	一二	二〇	二五
二九	四三	一三	三八	一〇	一〇	一三	二一	二六

附莊子宋人考

史記莊子列傳曰。莊子蒙人也。索隱引劉向別錄曰。宋之蒙人也。

高誘淮南鴻烈解修務訓注亦曰。宋蒙縣人也。張衡闕賦曰。吾

宋人也。姓莊名周。是漢人。皆以莊子爲宋人。惟史記集解引地理

志曰蒙縣屬梁國。經典釋文莊子音義序錄因之曰。梁國蒙縣人也。尋春秋莊十一年左傳。宋萬弑閔公於蒙澤。賈逵注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注曰。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蓋杜以蒙於戰國時爲宋地。於漢晉爲梁國蒙縣。漢書地理志梁國領縣八。其三曰蒙。獲水受留獲渠。東北至彭城入泗。說文解字水部。汭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獲水。東入於泗。水經汭水入陰溝於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獲水。餘波入於睢陽城中。漢書地理志梁國領縣其八曰睢陽。故宋微子所封。蓋漢之睢陽。即春秋之商邱。宋都也。蒙與商丘其地相比。故史記宋世家謂濬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萬遂以局殺濬公於蒙澤。蓋獵於蒙澤也。又史記宋世家索隱

引本書曰。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爲狂也。司馬彪注曰。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蒙爲宋地。此亦一證。又淮南齊俗訓曰。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高誘注曰。孟諸。宋澤。尋孟諸即盟緒。書禹貢被孟緒。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漢書地理志作盟緒。其證也。漢書地理志梁國睢陽下曰。盟諸澤在東北。此與水經汭水東至梁郡蒙縣爲獲水。餘波入於睢陽城中者合。則孟諸即蒙澤。然則莊子又家於蒙澤者也。太平寰宇記曰。楚有蒙縣。俗謂之小蒙城也。莊周之本邑。尋水經曰。汭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酈道元曰。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在汭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此則漢

之蒙縣其城稍遷故曰故城非別有小蒙爲楚縣知者寰宇記又謂今復有大蒙城在縣北四十一里尋水經汭水又東徑大蒙城北酈道元曰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卽蒙亳也蒙亳蓋卽左傳所謂公子禦說奔亳之亳杜預謂蒙縣西北有亳城是也以此相證小蒙卽左傳之蒙澤大蒙卽左傳之亳矣惟宋亡後魏楚與齊爭宋地或蒙入於楚楚置爲蒙縣漢則屬於梁國歟莊子之卒蓋在宋之將亡詳年表則當爲宋人也

莊子年表竟

前二九六	前二九三	前二九二	前二九一
報三一九	報三一三	報三一三	報三一三
頃襄王三	頃襄王七	頃襄王七	頃襄王三
四七歲	五十一歲	六四歲	六五歲
懷王卒於秦始葬	庚王迎婦於秦	秦趙會於范池	白起拔鄢 楚徙
	放逐 漢北	逃歸旋復東遊	至夏浦 轉赴 兩
作 姑 魂	作 怨 回 風 惜 蕭	作 依 倚 涉 江	難 豎 坤 沙

荀卿子年表

趙

惠文王元年

以公子勝為相
封平原君

二年

三年

齊

湣王二十六年
昭王九年

秦

十年

十年

楚

頃襄王元年

二年

三年

本書
列傳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九年

八年

五年

六年

秦圍邯鄲魏信
陵君奪晉鄴兵
平原君求救於
楚楚使春申君
與魏救趙卻秦
存邯鄲

十年
秦兵罷

九年

五年

七年

十年

十年

五年

八年

楚世家六年秦議兵韓之上
圍邯鄲趙告急地方數百里完
于楚楚遣將軍全富足而趨趙
景陽救趙七年越不能凝也故
至新中秦兵去秦奪之
春申君傳四年臣道篇平原君
秦破趙之長平之於趙也可謂
軍四十餘萬五輔矣信陵君之
年圍邯鄲邯鄲於魏也可謂弼
告急於楚楚使疾又爭然後善
春申君將兵往戾然後出死
救之秦兵亦去無私致忠而公
案六年圍邯鄲者是之謂通忠
傳作五年誤之順信陵君似
之矣

以荀卿為蔭陵令

列傳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

十六年						十五年 平原君卒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二年	襄王立	日辛丑卒于莊	月己亥即位三十	子孝文王立十	年秋昭襄王卒	秦本紀五十六	莊襄王元年	孝文王元年					
三年												徙於鉅陽	
													楚而春申君以 為蘭陵令

五年	三	九年	王東徙壽春	
六年	三	十年	三	
七年	三	十一年	三	
			李園殺春申君	
			列傳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卒葬蘭陵	

謹據本書及史記劉向敘攷定其文曰荀子趙人名況年五十始游學來齊則當湣王之季故傳云田駢之屬皆已死也又云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蓋復國之後康莊舊人惟卿在也襄王之十八年當秦昭王四十一年秦封范雎為應侯儒效疆國篇有昭王應侯荅問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荀卿去齊游秦也其明年趙孝成王元年本書荀卿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則荀子入秦不遇復歸趙也後十一年當齊王建十年為楚考烈王八年楚相黃歇以荀卿為蘭陵令本傳云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則當

王建初年荀卿復自趙來齊故曰三爲祭酒是時春申君封于淮北蘭陵乃其屬邑故以卿爲令後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吳而荀卿爲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園殺春申君盡滅其族本傳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之卒不知何年堯問篇云孫卿迫于亂世鱗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過暴秦鹽鐵論毀學篇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觀其懼不測之禍也據李斯傳斯之相在秦并天下之後距春申君之死十八年距齊湣王之死六十四年是時荀卿蓋百餘歲矣荀卿生于趙游于齊嘗一入秦而仕于楚卒葬于楚故以四國爲經託始于趙惠文王楚頃襄王之元終于春申君之死凡六十年庶論世之君子得其梗概云爾

劉向敘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

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餘歲何獨於卿而疑之

荀子歸趙疑當孝成王九年十年時故臣道篇亟稱平原信陵之功是時信陵故在趙也以信陵君之好士得之於毛公薛公而失之于荀卿惜夫

韓非子難四篇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故身死爲僂荀子游燕在游齊之前事僅見此

本書疆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鯁吾後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耳其言正當湣王之世湣王再攻破燕魏留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故荀卿爲是言其後五國伐齊燕入臨菑楚魏共取淮北卒如荀卿言荀子之爲齊與樂毅之爲燕謀伐齊所見正同豈可謂儒者無益於人國乎此齊相爲薛公田文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王伯篇云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荀

卿之爲是言者疾田文之不能用士也

附錄

韓非子年表

韓紀年	秦紀年	西歷前	韓非及和他有關的事蹟	附記
韓桓惠王元年	秦昭王三十五年	前272		史記韓世家說這年韓伐燕。楚世家說這年楚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六國表說這年魏擊燕。燕召公世家說這年韓魏楚共伐燕。
九年	四三年	前264		韓世家說秦拔韓陘城汾旁。 (六國表同) 秦本紀說這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十年	四四年	前263		韓世家說這年秦擊韓于太行。秦本紀說這年秦攻南郡，取之。韓世家又說韓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

一二年	四五年	前262		荀卿至齊，最為老師，而三為祭酒。疑在這年之後。秦本紀說這年秦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春申君列傳說這年楚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
一四年	四八年	前259		秦本紀說這年十月韓獻垣雍與秦。
一七年	五一年	前256		秦本紀說這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
一八年	五二年	前255		孟子荀卿列傳說，『齊人或說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疑在這年左右。
一九年	五三年	前254		秦本紀說這年韓王入朝。
二〇年	五四年	前253		秦本紀說這年昭襄王卒，孝文王立，韓王衰經入弔祠。

二四年	莊襄王 元年	前 2 4 9		秦本紀說秦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鞏。韓世家及六國表說，秦拔韓成臯鞏陽。
二六年	三年	前 2 4 7	史記李斯傳說，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	秦本紀說，王龔攻上黨。（正義云：「上黨又反秦，故攻之。」）韓世家說：這年秦悉拔韓上黨。案韓桓惠王十年，上黨郡太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正義所謂上黨反秦，蓋歸韓也。故韓世家說秦悉拔韓上黨。
附錄			又老莊申韓列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與斯俱事荀卿，當在這年以前。	魏世家說這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秦本紀說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卻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正義以五國爲燕趙韓楚魏。

<p>二九年</p>	<p>三二年</p>	<p>王安元年</p>
<p>始皇帝 三年</p>	<p>六年</p>	<p>九年</p>
<p>前244</p>	<p>前241</p>	<p>前238</p>
<p>秦始皇本紀說這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韓世家六國表同。）</p>	<p>秦始皇本紀說這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p>	<p>老莊申韓列傳說：『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索隱說『韓王安也。』）韓非著書疑在這年。</p>
<p>六國表說這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子荀卿列傳說『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p>	<p>六國表說這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子荀卿列傳說『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p>	<p>六國表說這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子荀卿列傳說『春申君死，荀卿廢，因家蘭陵。』</p>

二年

十年

前237

秦始皇本紀說：『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

李斯傳說：『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
正義說：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鄠鄠口爲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

六年

一四年

前233

秦紀說：「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老莊申韓列傳說：一人或傳其書（非所著書）至秦，秦王見之，憤五刑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遣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疑其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非已死矣。」非上書言存韓，亦在這年。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說，「史記秦本紀，六國表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安宜安，而後從事于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
 肇祖案黃式三周季編略卷九自注云：「策吳注云：「始皇十三年上書，次年見殺。今從吳，分編二年。」疑不可從。今從王先慎說。」

八年	九年
一六年	一七年
前 2 3 1	前 2 3 0
<p>秦始皇本紀說，這年九月，秦發卒受地韓南陽。</p>	<p>秦始皇本紀說這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韓世家說：『韓遂亡。』</p>

伏象卷一

淮陳蜚聲纂

先儒年表

先儒伏子生卒年月史傳無徵後生學子徑欲從二千餘年後確指為先儒生某年卒某年非僭則妄疇敢冒此不韙耶顧余讀史記云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生能治欲召之是時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漢書儒林傳同據馬班說先儒當係周末人唯授書時年逾九十畸零幾何錯受書在何年仍難臆斷按王益之漢帝年紀稱錯受書在文帝前十年是文帝前十年先儒已九十餘歲縱餘僅一齡以麻推之先儒當生於周赧王五十五年辛丑駁者云餘也者約略之辭或二三四五不等何從知先儒授錯經時年甫逾九十也曰王益之之說信允矣間嘗閱洪邁容齋四筆彭乘續墨客揮犀皆稱梁顛八十二歲於雍熙二年及第其

謝啟有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大公之二年顓所稱引當指文帝欲召先儒之時先儒適當敷教之日年屆九十老不能行則後此之奉詔授書度不過次年耳年適九十有一逾年錯受書還由掌故遽官家令先儒又加長一歲可懸揣知之也駁者又云顓謝啟乃宋永亨搜采異聞錄推行之辭奚足徵信盧萬之鯉化軒雜錄引朝野梁內翰顓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年二十三歲及第國史云梁顓字大壽雍熙二年廷試第一人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三子固亦進士甲辰相去二十年合二十三為四十三不誣也如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相去二十年合二十三為四十三不誣也如遷齊閱覽以顓八十二中狀元卒景德元年壽九十二未為可據即如所言其年應一百零二歲矣至皓首窮經等語乃宋永亨搜采異聞錄不足信也則應之曰顓之謝啟固妄矣第彼所稱引先儒年歲證諸史漢則無不脗合要亦非不學者所能向壁虛造也故先儒之受書石室為秦博士遇亂棄官藏書逃匿暨歸里求書教授齊魯胥可於文帝前十年之先推測知之茲列表百年自周赧王五十五年辛丑起至漢文帝後元三年庚辰止略為逐年附注先儒行實俾治樸學者有所考鏡

至逐年下不徑注以先儒若干歲者闕疑也亦示慎也其附以歷代時事者以有關於先儒出處時地不能略也並以質博雅君子誤正焉

辛丑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

壬寅周赧王五十六年秦昭襄王四十八年

癸卯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昭襄王四十九年

甲辰周赧王五十八年秦昭襄王五十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五十一年

史記乙巳赧王卒

丙午秦昭襄王五十二年

史記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

丁未秦昭襄王五十三年

戊申秦昭襄王五十四年

己酉秦昭襄王五十五年

三

三

十笏園叢刊

庚戌

秦昭襄王三十五年
齊王建十四年

史記是年秋秦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索隱曰立一年卒子莊襄王立

先儒受經石室當在是年按郭子橫洞冥記云李克馮翊人自言三百歲少好學為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十歲就克受尚書乃以口授伏生四代之事略無遺脫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季充稱負圖先生秦博士伏生十歲就充石室中受尚書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讀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又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注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先儒受經石室或即在是年歟考克於魏文侯十八年至二十五年此八年中曾受尚書於子夏先儒為克弟子為子夏再傳弟子無疑矣乃陸德明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李克據陸說是克為子夏再傳弟子至先儒已歷三傳竊以為兩說皆通按梁明經玉繩古今人表考李克始見呂覽

或作里克又作季充里李古通用作季充者形近而訛子夏弟子
又史記六國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二十年卜相李克翟璜
爭是克與子夏同時在魏廷之確證陳玉澍卜子年譜云克既與
子夏同時居魏必親受經子夏之門何待曾申之轉相傳授說極
是然克為子夏再傳弟子亦非臆說蓋子夏習詩盡人知之不知
其尤長於書尚書略說云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
於書對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
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云云此
子夏習尚書之確證略說又云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此又子夏授尚書於文侯之確證也古人治一經有一經師承容
克受詩曾申在文侯十八年前爾時子夏尚未至魏暨為文侯師
授以尚書克因之從受歟然則克治詩為子夏再傳弟子治尚書
則為子夏弟子兩說何柘鑿之有

馬國翰輯李克書序克先從曾申文詩為子夏再傳弟子後子

夏居魏親從問業故班固以為于夏弟子也先儒治尚書者也故斷以先儒為子夏再

傳弟子至克魏人也洞冥記云馮翊人酉陽雜俎又曰先儒受書

石室中亦非無據按漢左馮翊地戰國時屬魏鄴道元水經注細

水東流注於岨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東面有二石

室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于夏教授西

河疑即此又樂史太平寰宇記同州韓城縣隋文帝分郃陽縣置

子夏石室存焉故胡明經渭禹貢錐指謂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

界郃陽北面韓城龍門山在其北漢書地理志曰龍門山在馮翊

夏陽縣北夏陽即今韓城為魏少梁邑然則馮翊人即魏人克授

先儒書之石室亦即西河之石室何也子夏卒於魏文侯二十五

年克授書在魏安釐王二十六年其間相距一百四十餘年矣水

經注徐水逕劉仲城北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

夏石室東南北有二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按漢之劉仲城後

夏石室東南北有二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按漢之劉仲城後

改為郃陽今屬陝西同州府據鄜說是子夏祠墓與設教之石室
 皆在西河即謂克於子夏卒後獨居石室為師守冢並傳師說當
 無不可唯先儒以十齡學童由齊至西河往返二千里懇懇受經
 斯道仔肩謂非自髫年即基之哉

亥辛 秦孝文王十五年

子壬 秦莊襄王十六年

丑癸 秦莊襄王十七年

寅甲 秦莊襄王十八年

卯乙 秦王政十九年

史記秦莊襄王四年五月丙午卒子政立是為始皇帝

辰丙 秦王政二十年

巳丁 秦王政二十一年

午戊 秦王政二十二年

未辛	午庚	巳己	辰戊	卯丁	寅丙	丑乙	子甲	亥癸	戌壬	酉辛	申庚	未己	七 三 八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齊秦 王王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建政	
三十 七年 五年	三十 六年 四年	三十 五年 三年	三十 四年 二年	三十 三年 一年	三十 二年	二十 一年 九年	二十 年 八年	二十 九年 七年	二十 八年 六年	二十 七年 五年	二十 六年 四年	二十 五年 三年	

壬申	齊王政三十八年
癸酉	齊王政三十九年
甲戌	齊王政三十七年
乙亥	齊王政三十八年
丙子	齊王政三十九年
丁丑	齊王政四十年
戊寅	齊王政四十一年
己卯	齊王政四十二年
庚辰	齊王政四十三年
辰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齊王建四十四年

史記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

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

先儒是年年當四十歲國滅矣適富禮經強仕之年為秦博士或

即在是年後歟自是年遞推至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禁書凡九年

先儒歸里藏書度即在禁書令下之後駁者云必秦并天下始立
博士則李克授先儒尚書時年已近三百歲設克與先儒同時充
博士是克年三百三十歲矣有是理乎是又不然應劭漢官儀曰
博士秦官也博者通於古今士者辨於然否並錄漢舉博士狀曰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躬微闡奧隱
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
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又杜佑通典引漢書
云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沈約宋書引同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為魯
博士此即孟堅說之所本也竊以為先儒為博士在秦并天下以
後克為博士在石室授經以前度克於秦并天下時已前卒矣且
克授書時西河已為秦有師與弟為秦博士自必相距三四十
何也年齡有符有不符也先儒年四十八秦嚴挾書律是年博士
七十人宴咸陽宮先儒或與焉及淳于越議封子弟功臣俾作枝

輔見駁於李斯而燔書之禍遂烈故斷以為先儒充秦博士在四十歲後棄博士歸里藏書在五十歲前其師李克充博士則在秦昭襄王時

己辛 秦始皇帝二十七年

史記是年秦滅齊

壬午 秦始皇帝二十八年

癸未 秦始皇帝二十九年

甲申 秦始皇帝三十年

乙酉 秦始皇帝三十一年

丙戌 秦始皇帝三十二年

丁亥 秦始皇帝三十三年

戊子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

先儒棄博士竄匿陽穀縣之宓城集當自是年始按史記是年李

斯馭瀉于越議因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
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是
先儒棄職歸里藏書屋壁流亡異鄉胥在是年矣年祇四十八歲
未望五也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
改更諸儒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阮谷中
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
賢儒皆至馬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
聲顏師古漢書注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
里有馬谷西岸有阮相傳為秦阮儒處再證以資治通鑑始皇阮
盧生事是阮儒距焚書祇一年耳又漢書稱先儒藏書後大兵起
流亡云云據此尤足糾正鄒平志之失史記田儋列傳項王北伐
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之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

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徐廣注以為事在漢三年資治通鑑隸之
二年漢四年始盡定齊地徵諸史鑑是二世滅亡後齊亂更劇先
儒流離播遷當即在漢四年前齊楚構兵時至流亡何所史雖無
徵考李吉甫元和郡國志陽穀縣故城在縣東南二里蓋伏生所
居因名之太平寰宇記同惟二字作三按宋時陽穀縣理移置上
巡鎮去隋時故城三十里山東通志亦云古伏城在今陽穀縣東
北三十里相傳為漢伏生所居即今宓城集是也班氏所稱流亡
在外當即指此鄒平志泥於高帝入關除秦苛法句斷以為自秦
焚書之年至漢元年藏書求書得書咸在此數年內自漢元年至
文帝前元年皆先儒教於齊魯之時殊不知漢未定齊地以前皆
先儒避匿之日及高祖定鼎歸里容有之而求書得書尚遲遲在
十年後也何也惠帝四年始除挾書律也故斷以為先儒得書教
於齊魯自惠帝四年始彼時先儒年已七十矣

巳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寅秦始皇帝三十六年

卯秦始皇帝三十七年

史記是年七月丙寅始皇崩太子胡亥襲帝位

辰秦二世元年

按史記田儋列傳秦楚之際月表高祖本紀自是年田儋自立為齊王至漢四年韓信平齊此七年中齊地兵亂無歲無之先儒竄匿異鄉何暇求書更何暇設教鄒平志誤

巳秦二世二年

午秦二世三年

史記是年八月趙高弒二世九月立子嬰為王十二月項羽至關中誅秦王子嬰秦亡

未漢元年

史記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

丙漢二年

丁漢三年

戊漢四年

通鑑漢盡定齊地

亥漢高祖五年

史記正月甲午高祖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天下大定自是年至
惠帝四年凡十二年先儒由陽穀歸里當在此數年中

子漢高祖六年

丑漢高祖七年

寅漢高祖八年

卯漢高祖九年

辰漢高祖十年

乙漢高祖十一年

丙漢高祖十二年

漢書是年夏四月帝崩五月丙寅太子盈即帝位

丁漢惠帝元年

戊漢惠帝二年

己漢惠帝三年

庚漢惠帝四年

漢書是年三月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張晏注秦律敢有挾書者族據此則先儒之求書得書教於齊魯當自是年三月以後始漢元年入關之諭祇慰撫關中諸縣豪傑耳彼時齊地正所謂大兵起時也又儒林傳叙稱高帝時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則先儒傳漢定二字當指劉除陳豨盧綰韓信黥布等以後而言傳又云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王先謙漢書補注曰此藝文志

所云經二十九卷也今文本有泰誓董仲舒司馬相如所引是也馬鄭諸人以為民間後得泰誓者非以教於齊魯

之間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按藝文志尚書二十九卷顏師古注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又傳四十一篇即先儒所撰之大傳也自王充論衡創為取象二十八宿之說以淆亂之東晉梅賾遂沿襲孔安國書序舜典合堯典益稷合皋陶謨盤庚三篇合一康王之誥合顧命之文云先儒只傳二十八篇加以河內女子所得偽泰誓一篇始符二十九篇之數嗣後孔穎達陸德明諸家皆依據孔氏成學博瓘援洪适隸釋所載東漢石經殘刻訂正為先儒所求得之書原係二十九篇論極確見

別卷

亥漢惠帝五年

壬漢惠帝六年

癸漢惠帝七年

漢書是年秋八月戊寅帝崩先是后無子呂太后取後宮美人子
冒為太子至是立焉帝幼太后臨朝稱制

寅漢高后元年

卯漢高后二年

辰漢高后三年

巳漢高后四年

午漢高后五年

未漢高后六年

申漢高后七年

酉漢高后八年

漢書是年秋七月太后崩大臣協謀迎立高祖中子代王恆為帝

壬漢文帝前元年

癸漢文帝二年

甲漢文帝三年

子漢文帝四年

丑漢文帝五年

丙漢文帝六年

卯漢文帝七年

辰漢文帝八年

巳漢文帝九年

午漢文帝十年

漢帝年紀以鼂錯受書在是年是時先儒年適九十餘歲水經注云漂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為秦博士秦阮儒士隱焉漢興教於齊魯之間撰五經尚書大傳文帝安車徵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徵君按先儒未嘗編撰五經傳說其尚書大傳五行傳略說三書或合或分皆弟子張

生歐陽生及再傳弟子夏侯氏等所裒輯而成者歐陽生世傳伏氏學非奉詔受經者也鄭氏誤至衛宏稱伏女傳言教錯詳見後列女列傳

中漢文帝十一年

漢書錯受書伏生所還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尋拜為太子家令當在是年

西漢文帝十二年

鄭玄尚書大傳序云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徧檢諸書未有云先儒年近百齡者然則考終之年雖無從考稽度不過自是年至後元二三年此七八年間耳故是表祇列以百年至先儒所撰著之書鄭序云生終後張生歐陽生等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選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是先儒卒後大傳始有定本也又漢書藝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

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許商五行傳記
一篇皆先儒弟子及再傳弟子推行師說所纂述者書久佚其輯
本見馬國翰玉函山房叢書中

甲漢文帝十三年

亥漢文帝十四年

子漢文帝十五年

丑漢文帝十六年

寅漢文帝後元年

卯漢文帝二年

辰漢文帝三年

七
考

賈太傅年表

江都汪中容甫

紀年

時政

出處

高帝

生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孝惠

卷一

一

二年	元年	高后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元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十八歲		以能誦詩書屬爰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六年	十九歲		
七年	二十歲		
八年	二十一歲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孝文元年	二十二歲	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徵召爲博士超遷大中大夫
二年	二十三歲	帝親耕藉曰賜天下田租之半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按文三王之立紀表在二年傳在三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表在三年傳在四年紀表據下詔之日傳據到國之日也	爲長沙王傳爲賦弔屈原

卷一

八

三年	二十四歲	淮陽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 濟北王興居反 代王武徙為淮陽王太原王參徙為 代王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四年	二十五歲	絳侯周勃逮詣廷尉詔獄卒復爵邑 御史大夫張蒼為丞相	
五年	二十六歲	除盜鑄錢令	作服烏賦
六年	二十七歲	梁懷王入朝	徵拜梁懷王太傅 諫使民放鑄
七年	二十八歲		
八年	二十九歲	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諫接王淮南諸子
九年	三十歲		
十年	三十一歲		
十一年	三十二歲	六月梁懷王入朝墜馬死	

十二年

三十三歲

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徙城陽王喜爲淮墮卒

右按本傳云梁王勝墜馬死誼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云十年參其前後以紀爲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文帝初立以吳公爲廷尉吳公薦誼爲博士是時生年二十二故傳云年二十餘也經典序錄云左氏傳陽武張蒼授洛陽賈誼據百官公卿表蒼於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爲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卽位賈生受學於蒼必在其時矣傳云誼爲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

舍其賦曰單闕之歲按史記歷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五年是爲昭陽單闕賈生以孝文元年爲博士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旋出爲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傳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爲梁懷王太傅則當爲六年事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五年以後皆在梁其陳政事及諫王淮南王諸子竝當此時哀帝紀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懷王朝則賈生當從至京師王薨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賈生方上書請益封梁淮陽則

是以故二千石留長安也

董子年表

紀年

文帝元年

時政

出處

著述

二年
三年
四年

刑月為歲首

帝以十史記

弟本傳下帷講史記儒林傳序言

刑名之言

受業或莫見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史記相受業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為漢興至孝文二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十餘年天下和洽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宜改正朔易服色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法制度定官名與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禮樂孝文初即位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謙讓未遑也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詔舉賢良方正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直言極諫者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灌嬰為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丞相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丞相灌嬰薨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勃建詣詔獄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周

董仲舒其生於趙自董仲舒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帝親耕蠶
除祕祝

百四十引鄒子云傳子壽至漢景帝
董仲舒三年不窺時壽乃共弟子齊
園嘗乘馬不覺此人胡母子都著於
壯志在經傳也又竹帛與董仲舒皆
九百七十六引桓見於圖讖疏又引
諱新論云董仲舒孝經說云子夏傳
專精於述古年至與公羊氏五世乃
六十餘不窺園中至胡母生董仲舒
茶論衛儒增篇是董與胡母同為
云儒書言董仲舒子夏六傳弟子秦
讀春秋專精一思二世時已有人臣
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叔孫通傳又公
窺園菜也言三年羊傳成於秦前之
增之也廣與記證宣十二年傳疏
董家景州廣川以公羊子為景帝
鎮仲舒下帷於此時人誤矣論衡
御覽九百一十案書云仲舒之書
二引幽明錄云董不違儒家不反孔
仲舒嘗下帷獨詠子又超奇篇云孔

十五年

十六年

後元年

黃龍見成紀詔議有客來詣語遂移子曰文王既沒文
 郊祀公孫臣明服日仲舒知其非常不在茲乎文王之
 色新垣平設五廟客又日欲雨仲舒文在孔子孔子之
 幸雍始郊見五帝因此戲之日巢居文在仲舒晉書
 詔諸侯王公卿知風穴居知雨卿荀崧傳公羊高親
 郡守舉賢良能直非狐狸則是鼯鼠受子夏立於漢朝
 言極諫者客聞此言色動形辭董仲舒之所善
 上親策之壞化此言狐狸也案漢書本傳
 郊祀五帝於渭陽附存於此
 獻新垣平許令人以廣鞅聞
 延壽令天下大醮
 明年改元案書
 中有玉杯篇疑是
 紀論此事今所輯
 則與玉杯無涉不
 敢臆說附
 著於此
 誅新
 垣平

儒者皆習道家如
 賈誼司馬談父子
 五經又案漢初
 林傳云董仲舒通
 秋為歸宿者故儒
 兼通羣經而以春
 經論語是董子又
 前而考其書所引
 兼及詩書禮易孝
 舒治春秋在景帝
 云少治春秋知仲
 也案漢書本傳
 也

三才圖會卷之四十四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景帝元年

二年

劉向
列傳

民得

賣爵

帝崩令吏民出臨

三日釋服已下服

大紅十五日小紅

十四日繼七日釋

服

易王非立

為汝南王

膠西于

王端立

史記本傳云以治以前約為幼壯修
春秋孝景時為博學時以後則仕朝
士漢儒林傳胡母之年始有
生治公羊春秋為獻替矣

皆然以實太后好
尚為巨子者固當
講求董子詩統一
儒術而其初固亦
兼習道家書中保
權位立元神諸篇
有道家學循天之
道篇明引道家語
是其證矣程朱惡
佛而其初由佛人
風會所趨未容全
不鑽研貿然闢拒
也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中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易王非
徙江都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按為博士不知何年故通著於景帝然仲舒至元狩間即以老病致仕則其為博士時雖不如平津六十之冠之比矣御覽七百二十四引神仙傳云李少君與議郎董仲舒相親見仲舒病有固疾體枯氣少云云仲舒為議郎史傳不見抱朴子論仙篇亦引董仲舒李少君家錄漢武內傳亦有東方朔董仲舒侍之文蓋並

卷之八

後元年

令士贊算
四得官

二年

三年

武帝建元

元年

董仲君之謫董仲君為方士見廣弘明集王應麟困學紀聞十疑仲舒儒者不肯為方士家錄斷為依託不知是誤文也

附志於此

江都王史記本傳以春秋詔舉賢良方正直以對策為江都王史記本傳以春秋言極諫之士丞相班書述董仲舒所以錯行故求雨衛綰奏所舉賢良舒云讜言訪對為所以錯行故求雨或治申韓蘇張之世純儒王應麟閉諸陽縱諸陰其言亂國政請皆罷通鑑答問四云武止雨反是行之一奏可議明堂徵帝雖因仲舒之對國未嘗不得所欲申公史記史公興學校之官然而繁露中所著求雨自序自孔子卒京皇建有極是彝是止兩及言陰陽五師莫崇庠序唯建訓以盡君師之責行諸篇皆元元狩之間文辭者帝未之知也儻當在此時也

能以仲舒為三公俾之師保萬民用

二年

竇太后治黃老言申公轅固為太常
不好儒術非薄五以明師道於朝廷
經以事下趙綰王則四方風動化行
臧獄鹽鐵論襄俗美漢其三代矣
賢篇趙綰王臧之惜也帝不用仲舒
徒以儒術擢為上之真儒而勸學之
卿

三年

議乃發於公孫弘
帝之好龍與又云諸
侯相之疏遠不若
中朝臣
之親近

四年

置五經博士

竇太后崩 遼東
高廟災 通夜郎

以遼東高廟災居五行志云景武之
舍著災異之記主世董仲舒治公羊
父偃上其書下吏春秋始推陰陽為

志 案劉向傳上行儒者宗據史云自
變事云董仲舒坐志載所推事應當

季火客居

十

私為災異書主父在此前
 偃取奏之下吏罪
 至不道幸蒙不誅
 復為大中大夫膠
 西相以老病免歸
 漢有所欲興嘗有
 詔問仲舒為世儒
 宗定議有益天下
 是傳所云廢為中
 大夫當在此時
 洪邁云以武帝之
 嗜殺臨御方數歲
 可與為善廟殿之
 災豈無他說仲舒
 首勸其殺骨肉大
 臣與平生學術大
 為乖刺馴至淮南
 衡山二獄死者數
 萬人然則下吏幾
 死非不幸也輿案

元光元年

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復徵賢良

仲舒此書因時之論使武帝早從其言何至興彼大獄仲舒學術尚仁而大儒也洪論失之有時主刑所以為漢書吾丘壽王傳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

七月京師雹鮑敞問仲舒雹何物仲舒答之見西京雜記五

二年

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見

三年

四年

公孫弘復徵以博士為左內史江

都王上書願擊匈奴

五年

六年

元朔元年

江都王薨 定
不舉孝廉罪

二年

三年

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張湯為廷尉

四年
五年

公孫弘代薛
澤為丞相

儒林傳仲舒與韓
嬰論於武帝前當
在此數
公孫弘以仲舒嫉
其從諛言於上徒
相膠西王王亦善
待之馮衍傳云
仲舒言道德見嫉
於公孫弘此忠臣
所為流淚也
應麟通鑑答問四
云春秋之學所以
明王道辨是非也
弘不能勝利欲之
心舍所學以求詭

遇之獲宰相封侯
 人以爲榮識者則
 曰儒之辱也太史
 公自序云公孫弘
 以儒顯其意微矣
 正誼不謀利明道
 不計功若董子可
 以爲儒矣而武帝
 不能用弘不能容
 也儒林傳云公孫
 弘以春秋白衣爲
 天子三公天下學
 士靡然鄉風夫弘
 以佞諛致斯位猶
 翰音之登天梯稗
 之有秋而學者爲
 之風動明經志青
 紫稽古矜車馬慕
 人爵之勢榮忘天
 爵之良貴弘實啟

六年

元狩元年

二年
三年

公孫弘請為博

士置弟子員

立皇太子 五行

志云淮南王安衡

山王賜謀反伏誅

上思仲舒前言使

仲舒弟子呂步舒

持斧鉞治淮南獄

以春秋義顛斷於

外還奏上皆是之

公孫

弘薨

廷尉張湯遷

御史大夫

之

免歸家朝廷遣廷
尉張湯就問蓋自
是不復出矣

三

儒林傳江公受穀

梁春秋上使與仲

舒議不如仲舒公

孫弘本為公羊學

比輯其議卒用董

子於是上尊公羊

家詔太子受公羊

興春秋由是公羊大

後漢書應劭傳云

故膠東相董仲舒

老病致仕朝廷每

有政議數遣廷尉

張湯親至陋巷問

其得失於是作春

秋決獄二百三十

二事動以經對言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鼎元年

二年

張湯有罪自殺

八月甲申朔丙午
告內史中尉陰雨
太久恐傷五
穀趣止雨

之詳矣案決獄書
今亡東晉咸和間
賀喬妻于氏上表
引仲舒所斷疑獄
二事當出此書二
事引見卷三注又
宋王楙野客叢
書亦引其文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元封元年

二年

天子郊雍詔司馬

談等議立后土祠

于汾陰唯上封

祀

立泰時甘泉天子親郊見拜貺于郊

登封泰山桑宏通典十載武帝時

羊為治粟都尉領

大農盡管仲舒說上曰鹽鐵

天下鹽鐵
人必病之當在此
時或家居
所條奏耶

作明堂于泰山下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太初元年

膠西于
王薨

上幸河東

廟后土

十一月甲子朔旦仲舒卒葬長安下仲舒著書皆未改
 令禮上帝于明堂馬陵 陝西通志正朔以前事則其
 正歷以正月為歲引馬谿田集墓在卒於太初前可知
 首色尚黃數用五長安故城二十里故斷自是年止
 案三代時子丑寅武帝幸芙蓉園過宣帝時魏相數條
 三正迭建秦改用此下馬一時文士漢興以來國家便
 亥違天道矣武帝莫不下馬故名今宜行事及賢臣賈
 尊孔子改用夏正在西安府城內騰謚晁錯董仲舒所
 建寅至今不變則脂坡下又李肇國言奏請施行之
 賈董諸人之力也 史補董仲舒墓在玉海五十五周太

苑至此下馬時謂論衡云案古太公
 長安武帝幸宜春公金版玉匱條引

太初元年

一

之下馬陵歲遠
為輟墓陵也
元
至順元年從
祀孔子廟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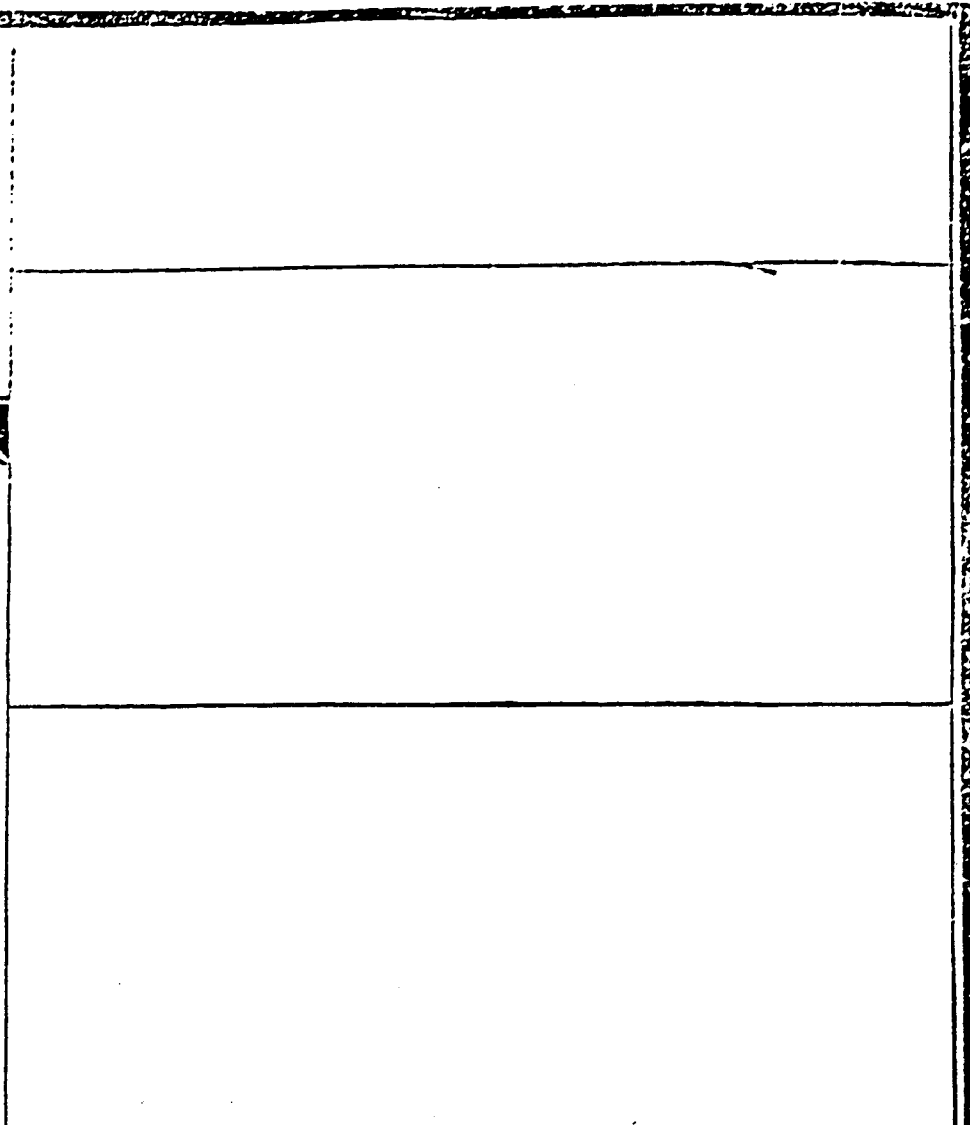
口

望近世董仲舒造
傳作書百有餘
文選北山移文註
引董仲舒集七言
琴歌二首辨命論
注仲舒集有士不
遇賦論衡別通
篇董仲舒賈重常
之鳥劉子政曉貳
負之尸皆見山海
經又云董劉不讀
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又超奇篇云陸
賈董仲舒論說世
事由意而出不假
取於外又案書篇
董仲舒著書不稱
子者意殆自謂過
諸子也又引識書
云董仲舒亂我書

三

蓋孔子言也 案
 程子許自漢以來
 有儒者氣象者三
 人大毛公董仲舒
 揚雄然於雄頗議
 其行已無間然者
 獨毛董耳又云毛
 萇董仲舒最得聖
 賢之意朱子則云
 漢儒惟董仲舒純
 粹其學甚正又云
 仲舒識得本原如
 云正心修身可以
 治國平天下如云
 仁義禮樂皆其具
 此等說話皆好若
 陸宣公論事卻精
 密第恐本原處不
 如仲舒又答沈晦
 叔云近日一派流

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
 猛又答陳正己云董仲舒所立甚高
 恐未易以世儒詆之又云仲舒本領
 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
 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
 儒極是其推崇者至矣又陸隴其論
 賈董優劣云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
 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
 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
 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本於



莊敬誠恪之餘涉
 於利害者與世運
 爭勝負而一害去
 未必無一害興主
 於義理者與性情
 為流通而義中自
 有利義中自無害
 又曰賈以才勝董
 以學勝以聖門言
 之董生狷者也賈
 生狂者也又曰學
 董生而不得猶不
 失為迂闊之儒學
 賈生而不得則功
 利誇詐而已與案
 後世以訓詁義理
 分漢宋學派不知
 董君書實為言義
 理之宗故余以為
 漢儒經學當首董

三

次鄭則知說經有
 體不必別標門戶
 矣王西莊十七史
 商榷云學者若能
 識得康成深處方
 知程朱義理之學
 漢儒已見及程朱
 研精義理仍即漢
 儒意趣吾於董生
 則云又案兩漢
 多用董學魏晉南
 北朝多用鄭學宋
 以後多用朱學董
 學在春秋鄭學在
 禮朱學在四書近
 人調和漢宋專取
 鄭朱語句相同者
 牽合比附用心學
 勤亦失所宗矣

董子生卒年月無可考要生於景帝前至武帝朝以老壽終無疑
桓譚新論言生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知年過六十司馬遷生
於景帝後元年而尊之曰董生知年輩遠在遷前本書止兩篇有
二十一年之文知元狩四年尚存也茲參考傳記略為表其出處
觀其時以討論其學讀其書可以得所用心已對策之年今據史
記列之建元元年漢書武紀在元光元年洪邁容齋讀筆六云漢
武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
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為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
良於是董仲舒出焉資治通鑑書仲舒所對為建元元年案策問
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
卽位之始年也齊召南云策中有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之
文漢初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若在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餘歲
因定為建元五年與案洪氏所舉不足為非元光元年之證至齊
所說近似矣然疑冊中語有衍字其文當云古人有言臨淵羨魚
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皆古語也淺人妄加數
字則不成文理彌驕臆且上窮祖宗而今臨政而願治亦復不
詞又與上文漢自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
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語意重複幸年數錯繆痕迹顯然次風



不據以糾正文本反遷就對策之年則其失矣定為五年尤無據
 也史公學於董生記事必確史傳云今上即位為江都相是為相
 在建元元年對策即於其時審矣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生且下
 吏若如武紀在對策前則名尚未顯主父偃何自嫉之而兩史並
 云不敢復言災異對策推災異乃甚切冊中又有敬聞高誼之語
 若曾受拘繫不合為此言斯明徵也劉向傳又言仲舒坐私為災
 異書下吏復為大中大夫膠西相不云下吏後對策為江都相尤
 其較然無疑者通鑑考異云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舉孝廉在元光
 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紀誤又王
 楸野客叢書卷二十一云武帝即位凡兩開賢良科一在建元元
 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
 賢良之舉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即位之言推
 之合是建元元年漢書武帝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
 氏失于併書耳蓋弘之出正係元光元年仲舒之出又在其先考
 元光元年賢良制正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
 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重九日蘇輿記於京師寓廬
 通鑑據史記云宣統元年重九日蘇輿記於京師寓廬

二